

3228

岡果旅行

安得烈·紀德原著
綺文譯



長風書店發行

MG

I 565.65

2

3228

著德紀·烈得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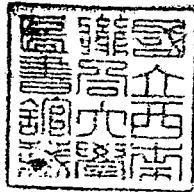
行 旅 果 剛

錄 隨 途 旅

VOYAGE AU CONGO

ANDRÉ GIDE

譯 統 綺



店 書 風 長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3 1764 4260 0

身爲新張康場之靈

目次

第一章	沿路泊船處——布拉薩城	一
第二章	慢慢沿河上駛	一一
第三章	在汽車上	四五
附錄		六八
第四章	邦季和諾拉間的大森林	七五
第五章	從諾拉到波宗	一〇二
第六章	從波宗到福阿參波	一五五
第七章	福阿參波，福拉彌	一七六
附錄		二二八

第一章 沿路泊船處——布拉薩城

七月二十一日——航海第三日

說不出的無聊。一點鐘一點鐘的時間，沒有內函也沒有外延。

兩日惡劣的天氣之後，今天晴朗了，海平靜了，空氣溫和了。一羣燕子跟在船後飛着。

小孩子自最幼小時候起，從未被好好地搖過。我也是贊成人家使用搖動得最厲害的機關，來止息小兒底啼哭，來使小兒入睡。我自己小時是依照合理的方法養大的，由於母親底命令我祇睡過固定的牀；爲這原故，我今日特別容易暈船。

然而我支持得好；我努力剋制暈眩，反而覺得我比好多乘客更能支持些。以前六次航海（摩洛哥，科西嘉，突尼斯）之回憶令我放心。

同船伴侶：行政人員和商人。我相信，惟有我們是『爲娛樂』而旅行的。

『您去那兒找尋甚麼物事？』

『到了那兒我纔知道哩。』

我自投於這個旅行，好像寇秀斯自投於深洞。●我已經不覺得是我要做這旅行了（雖然這幾個月來，我的意志緊緊趨向於這旅行）反而覺得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命運迫得我非做這旅行不可——我的一生，一切重大的事件都是這樣的。我差不多忘記了：這不過是『老年時實現的一種青年時的計劃；』我立志做這岡果旅行，不止有二十年長久，而且有三十年長久了。我很愜意，重讀拉風登底一切寓言，從第一則讀起。我不明白人家如何能說他粗淺。凡有眼光的人，可以在其中發現各式各樣的痕跡；但需要一種敏慧的眼光，因為其中的筆觸常是輕微的。這是一種文化上的奇蹟。明哲如蒙田，敏感如馬薩爾。

昨天黎明洗甲板時，我的艙裏遭了洪水。一股污水，凱斯勒伯爵贈我的那本美麗的小巧的哥德 *letherbound*（我在其中重讀了 *les Affinités*）就在那上面漂着。

七月二十五日

天一律是灰色的；一種異樣的溫柔，這樣緩慢而不變地向南方行駛，我們今晚就可以開到

●譯者按——古代羅馬傳說，某大地震裂開一個深洞，神巫說把羅馬至寶投進去可以合攏的。寇秀斯於是攜帶武器騎馬墮入洞內，洞果然合了。

達加。

昨天有些飛魚。今天有幾羣海豚。船長在扶梯上射擊海豚，其中一隻翻了白肚，一股血從肚裏湧出來。

看得見非洲海岸。今天早晨一隻海燕飛到船上來。我喜歡牠的小蹼足和牠的奇異的嘴。我捉牠起來，牠並不掙扎。我把牠放在張開的手掌上，玩了一個時候；以後牠飛起來，消失在船底那一邊去了。

七月二十六日

在達加，夜裏街道筆直的，沒有人。陰鬱的城在睡覺。不能想像比這更少異樣景物的了，比這更加醜陋的了。旅館前稍微有點生氣。咖啡館前人行道上燈火很明亮。鄙俗的笑聲。我們沿着一條蔭路走，不久就出了法國城界。很快活來到黑人羣中。一條橫街上有個露天小電影院，我們走進去看。銀幕背後，一些黑人小孩子躺在地上，在一株大樹下，——無疑是一株木棉樹。我們坐下，在二等座第一排。我背後一個大黑人高聲念着銀幕上的字句。我們又出去。我們還躍宕了好久，以後疲倦得祇想睡覺。我們本在『主國旅館』開了一個房間，窗子下面卻喧鬧得像夜間祝會一樣，使得我們好久不能睡覺。

六點鐘，我們回亞細亞號一次，來拿一個照相機。一輛馬車拖我們到市場來。瘦骨嶙嶙的馬匹，肋膀都磨破了，流血，人家用普魯士藍塗抹傷處。我們離開這愁慘的車輛，換乘汽車，駛往離城六公里處去，中間穿過一些荒地，幾羣烏鴉在那裏飛來飛去。有幾隻棲息在車頂上，好像脫了毛的大鴿。

『實驗園。』不知名的樹木。開着花的荆棘。我們鑽進小徑去，爲的先嘗一點熱帶森林底滋味。若干美麗的蝴蝶，很像大燕尾蝶，但翅膀反面有個閃光的大斑紋。不知名的鳥兒歌唱着，我在濃密的葉叢中找尋不到。一條黑蛇，很細，頗長，蜿蜒着，逃走了。

我們設法到海濱沙上一個土著村莊去；但一灣海水橫阻着，不能過去。

七月二十七日

雨天，不斷地落雨。海頗動盪。好多人病了。兩個老於殖民地生活的人，埋怨道：『可怕的天氣，再不會比這更壞了！』……然而我支持得頗好。天熱，暴風雨性，潮濕；但我覺得在巴黎曾見過比這更壞的天氣；我很驚訝，並沒有流更多的汗。

二十九日到了康那克黎對面。原定於七點鐘下船；但天一亮，就有濃霧把船迷着。人家迷失了方向。人家摸索着，測錘探了又探。很少探到底；珊瑚礁和沙帶之間很少距離。雨下得很大，我們

已經不願下船了，但船長邀我們坐他的汽油船去。

從船到碼頭，很長一段路，但這時候霧消散了，雨也止了。

送我們上岸去的辦事員，通知我們祇能玩半個鐘頭，人家不等待我們的。我們跳上一輛人力車，一個青年黑人，「瘦而有力」拉着我們。美麗的樹，一些孩子，上身赤裸着，笑着。眼光沒有神氣。天宇很低。空氣非常寧靜與柔和。此地一切好像預許給人以幸福、快樂和遺忘的。

七月三十一日

在塔布——一個矮燈塔，好像輪船底煙囪。幾座屋頂散失在綠葉叢中。船停在離岸二公里之處。沒有停多少時候，不能上岸；但從岸上開來兩隻小艇，裝滿了克倫門人。亞細亞號雇下七十個，補充水手底力量——船回頭時仍舊送還的。大部分是強壯的人，但穿的衣服是看不得的。在一隻小獨木舟中，一個孤單的黑人，在用脚划出那流進來的水。

八月一日

舊時畫報上的圖畫：大巴參底長堤。全體風景是長形的。茶色的海，上面漂着舊泡沫構成的淡黃色長帶。這海差不多是平靜的，但一陣有力的波浪把許多泡沫送到沙灘上來。一排樹做背

景，很稀疏，很簡單，好像小孩子畫的一樣。多雲的天色。

碼頭上，黑人擁擠着，推着小車。碼頭背後，一些廠棚。後面，右邊和左邊，常有房屋間斷那排樹林，——都是一些低矮的扁平的，房屋蓋着紅瓦。這城夾在大海和淺灣中間。怎麼想像近旁淺灣後面不遠，就有廣大的原始森林，那真正的樹林……

到碼頭上去時，我們五個人或六個人一起，乘着一隻救生艇，這艇用個鈎子掛在一條起重機繩上，起重機一開就可以在空轉中轉移下降，而重重掉落於海面上。一隻大獨木舟中。

不由人想起了小孩子玩翻船時用的玩具：鯊魚水上漂流的雜物之類。赤裸的黑人叫喊着，笑着，互相爭吵着，露出吃人肉的牙齒。救生艇在茶色水上浮動着，鴨掌一般的小槳，紅的和綠的，也在那水面上抓着爬着，好像我們在遊戲場所見的一些潛水者，嘴裏噙着藏着人家從亞細亞號甲板上丟下給他們的小錢幣。須得等待獨木舟坐滿了人，須得等待大巴參醫生來發給甚麼證明書；等待得很長久，以致太早下小舟來的乘客，以及太熱心來迎接他們的大巴參官吏，都因搖動得厲害而生病了。人家看見他們斜靠右邊或左邊，在嘔吐。

在大巴參——一條大蔭道，中央鋪士敏土，兩旁有些疏疏落落的矮房子。好多灰色大蜥蜴，在我們的脚步前逃跑，爬上最近的樹幹，好像做『四角遊戲』時候一般。各種不知名的樹葉子

寬闊，足令遊客驚異。一種山羊，很小，腿很短；公的，不過比獵狗大一點罷了；人家要說這是一些幼羊，但已經生了角。

橫街是從大海到淺灣的；淺灣在此處不甚寬闊，有一道橋跨過去，這橋有點日本款式。對岸草木繁盛，吸引我們過去，但時間不夠。街道底另一端，消失在沙灘裏面；一羣油棕欄樹，後面是大海，看不見，但一隻大船底桅桿告訴你那是大海。

在羅默八月二日

醒來時，大雨的天氣，但不；太陽昇上來了；整個灰色的天都變白了，直到成爲一種蔚藍而帶牛奶色的天色；這種銀裝的天，說不出地柔和。這種障幕的天底明朗，可以比擬音樂合奏中的極緩慢的情調。

在苦同努八月二日

一個蜥蜴和一條蛇戰鬥，這蛇有一公尺長，黑底白斑，極細而輕捷，專心一意，在戰鬥，不願我們在很近地方觀察牠。蜥蜴抵抗，居然逃脫了，但放棄了牠的尾巴，尾巴還長久在蠕動着。

乘客間的談話。

我要學日報，在這筆記簿裏特闢一欄曰「真的麼……」

一家美國公司，設在大巴參，收買當地的桃花心木，然後冒充「閩都拉斯底紅木」賣給我們，——真的麼？

法國賣三十五蘇的玉蜀黍，不過值……——真的麼？

在里布爾城（八月六日）在傳客室（八月七日）

在里布爾城，在這迷人的地土，

『天產奇樹和甘果，』

人則沒有飯吃。人家不知道如何對付饑荒纔好。據說，在內地，饑荒還更可怕些。

亞細亞號起重機，從船底起出一些箱子，用一張大眼的網網着，然後傾卸在駁船上。那些土人收受了，手忙脚亂，大聲叫喊。箱子，被人撞，投擲，到時若是沒有損傷，那真是奇蹟。人家看見有些箱子裂開了，如硬果殼一般，其中的罐頭散出來好像小粒種子。我拾得一個。F是一家食物公司底重要推銷員，我拿給他看，他認得商標，對我說：這是彼爾多市場上賣不掉的有毛病的物品。

八月八日

在梅庸巴。——船夫底詩意，在經過危險的堤口時候。他們唱的有韻的歌。歌詞和疊句互相錯綜着。●每逢插入水中時，槳柄都要靠在赤裸的大腿上。這半愁苦的歌曲底質樸美；筋肉的愉快；狂野的熱情。有三次，小船矗立起來，一半立在水上；當牠再落下去時，一大股水衝向我們身上，但太陽和風不久又把我們衣服弄乾了。

我們兩人徒步向森林走去。一條遮蔭的小路深入林中。異樣的情景，林中空地散布着幾座茅屋。行政官坐『代步』來招呼我們，而且很客氣地帶兩乘『代步』●來給我們坐。我們已經踏上歸途了，他再帶我們去玩；我們又進森林去了。二十歲時，我沒有感到比今更快活。轎夫底叫喊和縱跳。我們從海濱回來。在海灘上，幾羣螃蟹狂亂奔逃，高撐着腿，好像一些大蜘蛛。

八月九日 七時

●後來我在乍德一帶的歌曲中，也發現了這種錯綜唱法。
●譯者按——這是 *trone* 的音譯。*trone* 形狀見第四卷註。

八月九日曉五時

在盤努亞。——在幼稚期中的城市，好像還是在地面下的。

● 布拉薩城通海鐵路，即擬以此地為終點；這是我們的殖民地求得出口之唯一手段。阿果河應當是內地財富之自然的出路；但離海岸不遠之處，這河須得流過一個山嶽地帶，從馬塔底起便不能通航，直至斯壇來普爾（布拉薩城——京沙薩）始復能通航。馬塔底到京沙薩，有條鐵路聯着，那是在底斯上校指示和領導之下，由雷奧波王命令在比爾岡建築的。這條路於一九〇〇年開車，經過的區域，約瑟·唐拉一八九〇年時還是徒步走過的，他在黑暗之心，中說起了這些地方，——這本值得讚美的書，至今還是深合於真實的，我能親身證實，我將常常徵引書中文字。他的描寫沒有絲毫過火，都是無情地恰合事實；但使這些描寫減色的，乃是這個他書中認為徒勞無功的計劃，居然成了功。這條鐵路之築成，雖然損耗了許多的金錢和人命，現在卻是比利時殖民地以及我們的殖民地之巨大的利益。但今後，這條鐵路不敷用了；到了甚麼地步，我們可以從京沙薩「比利時商會」會長這封信看出來：

「由裝箱商品的觀點來看，情形是比前更加紊亂的。一九二六年一月，馬塔底，馬努岡果貨棧有六·〇八九·二〇〇公斤貨物無法運輸。其中有六九四噸是十月間羅吉爾裝來的。這輪船來馬塔底已有七十日了，當我在馬塔底時還未曾看見運去一包貨物。

四隻法國輪船，阿爾巴號，歐羅巴號，乍德號，亞細亞號，一共運來將近八萬噸的酒，還有不少的箱裝的酒，但都呆在馬努岡果貨棧裏面。」

我們進入岡果河內。我們乘坐船長底小艇來到巴蘭。凡有機會上岸，我們纔準備好上岸的。回來時天黑了。

快活程度也許是一個樣的；但我感覺得比前少些；在我的心中激起了較不響亮的回音。啊，但願能不曉得，生命減少了許給我的東西……我的心跳躍得，仍然同二十歲時那樣厲害。

夜裏，慢慢地逆流而上。在左岸，遠處，有些燈光；地平線上有一處繞野火；在你們的脚下則是嚇人的深水。

八月十日

一件荒唐的意外事，阻止我，於經過波馬（比屬岡果）時去拜會總督。我還不甚明白，一負使命，我就代表了甚麼，而從今我就是一個公務人員了。這是最大的不幸，壓迫我，直至演完了這個脚色。

在馬塔底（八月十日）晚六時

十二日晨六時動身——晚六時半到底斯城。

我們又於晨七時動身，至黑夜始到京沙薩。
次日在斯壇來普爾渡河，十四日星期五晨九時到布拉薩城。

在布拉薩城

奇異的國土，那裏沒有熱到出汗的程度。

追捕不知名的飛蟲時，我又感到兒時的快樂。我至今還惋惜着放走了一隻草綠色的美麗的長鬚蟲，這蟲底甲翅有閃爍的斑點，長形的條紋，以及濃淡不一的彎曲線，大小如金龜蟲，頭很闊，生有鉗狀的鉤牙。我從頗遠地方捕了來，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牠的腰，正要放進甌瓶裏去時，牠

●「這個城之所以存在，唯一由於牠在航路終點和鐵路起點之地位。匆匆忙忙建築起來，在巖石中間，在最少衛生的條件之下，這城留給所有必須逗留此地的法國人以最可厭惡的印象，不管比利時鐵路人員是如何殷勤的。」

見塞華里耶：法屬中非第三頁。

●「鐵路（從塔塔底到京沙薩）有四百公里長，穿過名實相符的非洲「瑞士」，自然需要好多種技巧的工作和耗費七千萬左右。這完全是底斯上校底工程，早於一八八七年他就提出計劃。最初的土方工程開始於一八九〇年三月，但八年後，即一八九八年三月，才有機車開到斯壇來普爾。現在公司每月收入一百萬以上。這鐵路不僅運出比屬岡果內部所有的貨物，現在而且是進入中岡果，上哈烏，邦季流域以及乍德區域之唯一可行的道路。」

見同書同頁

掙脫我的手，立刻飛走了。

我捕着了一些美麗的燕尾蝶，硫磺色夾有黑斑，那裏常見這類的蝴蝶；還有一隻較少見的，更大些，黃底之上有黑條（我在達加的『實驗園』裏也見過的）。

今天早晨，我們回到岡果河與耶河聯流處，離布拉薩城約六公里（昨天日落時我們在那裏經過。）捕魚人底小村子。怪異的乾河牀，是由一種差不多黑色的『漂石』之難以理解的路徑，差不多靠近河岸；有遮蔭的小水灣，其中繫着一隻大獨木舟。蝴蝶多得很，種類也很繁複；但我祇有一把無柄的網，最美麗的都放過了。我們走到樹木較多的一個地方，恰在支流岸上，支流之水清得多了。一株大木棉樹，根擴張得很，樹幹下湧出一股泉水。木棉樹附近有一朵紫紅色的 *amorphopholus* 花，開在一公尺多長的有刺莖上。我扯破這花，發現雌蕊底部有些小蛆在蠕蠕動着。有幾株樹，經土人放了火的，從根基上漸漸枯萎了。

我寫這筆記時，是在代理大總督阿發薩先生借給我們用的那個很舒適的小屋底小花園裏面。夜是溫和的；沒有一絲風。蟋蟀和蝦蟆不停息地合奏着音樂。

八月二十三日

第三次遊覽岡果河急流。但這次遊得更好；我們以及幾個其他的人，由蕭美爾先生和他的夫人嚮導着，坐獨木再渡過宙耶河底一個分流，直至大河之岸，那裏浪高和流急特別可觀。晴朗的天使這景象更加好看，使得莊嚴過於浪漫。有時一陣激浪掣出一條深溝，一排泡沫跳了起來。沒有一點韻律；我不甚明白水流底這個不均衡性。

『這樣的景致還沒有人畫出來哩！』一位客人望着我說。我卻不接受這個邀請。藝術愛好搏節而厭惡極端。一種描寫，以十代一，並不變為更能動人些。有人責備約瑟·康拉說他在颶風之中沒有描寫大風暴最猛烈的情景。我卻佩服他的敘述恰恰終止於最可怕的情景開始之處。引導讀者至於好似不能更加恐怖的地步，而讓他們自由想像其餘的一切。但那是一種淺顯的錯誤，即以為繪畫底崇高是由於對象底巨大。我在『岡果研究會』會報（第二號）中讀到如下一段：

『這種非常猛烈的旋風，我認為是熱帶最美麗的自然情景。結束時，我要表示這種惋惜，即是在往殖民地去的人中，沒有一位音樂家能夠將此情景譜入音樂。』

這個惋惜，我們是不敢苟同的。

八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

麥布利案。

白種人愈無智識，他就愈覺得黑人是愚蠢的。

人家審判一個不幸的官員；他年紀太輕，又沒有受過充分的教育，就被派遣至太僻遠的地方服務。這種位置需要相當的魄力，相當的道德和智慧，而他都沒有。沒有這些而要管理土人，祇好求助於暴力了。他害怕，他糊塗；因為缺乏自然的權威，他便以恐怖手段來統治。他沒有了辦法；不久，甚麼都不夠來消除土人底與日俱增的怨望了；——土人本是十分柔順的，但種種不平，虐待和殘忍的事實，激惱了他們，迫得他們走到極端。

從這案看出來的，特別是監察不充分。應當能够祇派遣那確有才幹的人員去充任僻遠的官職。若沒有成績表現，一個年輕的官吏是需要嚴密監察的。

被告律師利用這事件來攻擊一般的行政，用的是道彌耶式的口才和姿勢，容易發生效力，但我希望這手段已不當用了。普魯鐸先生，總督府祕書長，預感到要受人攻擊，為對付這攻擊，他很大方地坐在檢察官位置旁邊，自然有些人認為他『坐錯了』的。

兩個翻譯員底駭人的不盡職；他們完全不明白法官提出的問題，但仍舊是很快地胡亂翻譯一陣，以此造成可笑的誤會。人家叫他們兩人宣誓，他們莫名其妙地重覆道：「說呀，我宣誓！」引得轟堂大笑。他們翻譯證人供辭時，總是說「差不多。」

被告祇判了一年徒刑，而且得享受貝倫則法。

我不能知道旁聽這案辨論和宣判的許多土人，對此有何感想。參布里之判罪，不知能滿足他們的正義觀念否……

這可悲的案件，開審第三庭，即最後一庭時，一隻最美麗的蝴蝶在公堂上飛來飛去，公堂底窗子都是開的。轉了好多圈子之後，想不到牠停在我面前桌子上，因此我能沒有傷憤而捉着牠。

第二日，陪審官之一，又先生，來拜訪我。

「你要知道這案底祕密麼？」他對我說。「參布里同他部下所有警兵底女人都睡過覺。再沒有比這更糊塗了。人家一經管不住他們，這些士兵就成了可怕的人物。參布里被告犯的暴行，差不多都是他們做的。但大家都來作證，反對他，你看見了。」

我寫這段筆記，太『爲了我自己』。我覺得了還未曾描寫布拉薩城起初一切都迷了我氣，光色，樹葉，香氣以及鳥底歌聲，都是新的，在這中間連我自己也是新的，爲了過於驚奇，我遂無話可說。我不知道怎樣說纔好。我毫無辨別地讚美着，在陶醉之中是不能寫甚麼的。而我是陶醉了。

以後，最初的驚訝過去了，我又沒有興趣來說這我已經要離開的城市。這個城，範圍很寬大，其迷入處就在牠的氣候以及牠沿河所佔的長形的地位。在牠對面，京沙薩好像是醜陋的。但京沙薩過着一種緊張的生活；而布拉薩城則似乎，在睡覺。對於在其中開展的少許活動而言，牠是太寬大了。牠的迷人處正在於牠的疲懶相。我尤其覺得不能在其中真實接觸到甚麼東西，並非其中一切都是不自然的，而是文明之幕來遮蓋，凡事須經過一番淘汰纔得透過幕來。

我不懷疑，在這裏也有許多可以長人見聞的，尤其關於行政機關底運用方面；但要真能明白這個，必須先懂得地方情形。然而我開始感到的卻是一切殖民地問題之非常的複雜，錯綜。從布拉薩城到盤努亞的鐵路，研究起來一定特別有趣的；但我祇能知道人家對我說的事情，而我聽來的話都是互相矛盾的；這就使得我甚麼都不相信。人家說了好多關於無秩序，不能先見，疏忽……我祇願把能親眼看見的，或能充分證驗的，才認爲是確實的事情。沒有翻譯，怎能詢問我遇見的那些撒拉人呢？這些又大又壯的撒拉人，是從乍德區域招來做鐵路工作的。他們還甚麼

都不知道；他們到了。他們在這裏，在市政府面前，一羣一羣地受人點名，等待分發 manioc。● 其他的土人一大籃一大籃地提了 manioc 來。怎樣知道人家說的是真的呢，即說：比他們先來在路上做工的，死亡率高得駭人……我是太新來了，在這雷士。●

我們雇了兩個饑歐和一個廚子。廚子名叫曼，很好笑，叫做著著，是個醜陋的人。他是福克，貝人。兩個僕歐，阿敦和高特曼，是過臺地方的阿拉拉人，這次向北方的旅行將漸漸走近他們的故鄉。

●譯者按——manioc 本是一種大戟科植物，根部含有澱粉，名 cassava。這種澱粉製成食物也叫做 manioc。●
●我想不到這些令人愛悶的社會問題，即我必時如梁柳應到的我們與土人關係的問題，不久就纏住我，直至變成此次旅行底主要興趣，而且令我覺得我到這國土來，正為得研究這些問題。那時我尤其感覺不夠資格解決這個問題，但我要去學習。

一個新來旅客到一個國土，那裏一切對他都是新的，他就要遲疑不決了。一切都去關心，那他是夠的；他先觀察不出甚麼，因為不能一切都去觀察。社會學家是快活的，他祇關心民俗；畫家是快活的，他祇準備看看地方風景；博物學家是快活的，他除了昆蟲或花草之外，不管甚麼。專門家是快活的，他的一切時間為了他的狹隘的領域，是不覺得忙迫的。我若能再失人閒，則為我的牽拖，我願意祇研究白蟻。（這是我在布拉薩城第一次看見的；我雖然早知有這類動物，仍然有許多令我驚訝之處。我還要說到。）所以倘若我對於一切新事物祇曉得用一種不定而空泛的眼光去看，那要請大家原諒。

八月三十日

感覺遲鈍，也許是減退。眼睛花了，耳朵聾了，五官也把欲望帶至少遠一些的地方，而欲望無疑是更衰弱的。重要的，乃是靈魂底衝動和肉體底順從之風的這風平衡能維持下去。但願我即使漸漸老了時，仍能在內心保持和諧。我絕不喜歡斯多伊派底驕傲的矯情，但對於死，對於老，對於一切不可避免的事，我總覺是，糊塗的。不管怎樣，我要歸還給上帝以一個感恩的和歡樂的靈魂。

九月二日

在比恩岡果。——我們坐了汽車去雷奧波城，拜訪總督英哲斯。他勸我們搭船直至啓拉城（亦道城），而且要撥一隻「捕鯨船」給我們用，載我們復回里蘭加。我們原來計劃直接至里蘭加的。

我們的走廊堆滿了箱篋和包裹。行李必須分散為若干份，每份重二十公斤至二十五公斤。

●譯者按——「捕鯨船」原係在大洋捕鯨用的船，依照這個形式造的船，雖然在內河行駛無礙可操，仍舊沿用「捕鯨船」底名稱。

④ 四十三份裝做小箱，小包等，準備做我們旅行第二部分食用的，將直接寄往福阿麥波，我們和馬塞爾德可伯約好在那裏過聖誕節。我們準備祇帶「最必需的」物品到比屬岡果去，其餘的則十日之後由拉卓號裝到里蘭加去。布拉薩城再沒有甚麼新的東西獻給我們了；我們忙着要向前走了。

⑤ 「每人帶三十里華重，」黑暗之心法文譯文上（一一八頁）說。應當是三十公斤（英文原義是 60 lb. 10 oz.）恰切一點應當譯二十七公斤又二百一十公分，因為英國 1 lb 等於四百五十三公分半。

第二章 慢慢沿河上駛

九月五日

今天早晨，天亮時，離開布拉薩城。我們渡河到京沙薩來，在那裏上布拉班號船。特列維斯公爵夫人奉了巴士德學院委派往邦季服務的，同我們做伴直至邦季。

在斯壇來普爾渡河。灰色的天。若是起風就會覺涼的。河中充滿了沙洲，沙洲底岸往往就是河岸；有些洲上長滿了荆棘和矮樹；其他的，則多沙而低下，不平均地生着疏疏朗朗的蘆葦。有時船過處圓形的大激浪使灰色的水面發出光澤。水流雖然急，但流向好像是不確定的。有對流，有奇異的漩渦，有逆流，由水中草叢底搖動知之。這類草叢有時是很大的；那些殖民者戲稱之爲「葡萄牙租界」。人家屢次對我們說，沿岡果河上駛，沒有止境，說不出的單調。我們將忍住了，不承認這話。我們一切都要學習，我們慢慢地瀏覽風景。但我們不斷地感覺到，這不過是旅行底序幕罷了，須待我們能够更直接與這國土相接觸，纔算真正開始這旅行。我們祇能在船上看牠時

候，牠對於我們仍是一種遠距離的佈景，難說是真實的。

我們靠近比屬河岸走。那邊，遠處，法屬河岸，幾乎看不出來。廣闊的平野，長滿了蘆葦，我的眼睛在那裏尋覓河馬，但沒有看見。在岸上，有幾處草木稠密些；小樹和大樹代替了蘆葦，但無論是樹或是蘆葦，植物總是佔了河心底地盤——或者河水佔了植物底地盤，當長大水時候（人家對我們說，一個月以後，河水要比現在高得多。）枝和葉，在水中忽浴，一浮一沉地，船激起的波浪，好像一種間接的撫摩，輕輕扶起牠們。

在甲板上，約有二十個客人同一桌吃飯。另一張桌子，與前桌相平行的，則設了我們三個坐位。

一座山，相當地高，攔在我們前面，河流至山前變寬闊了。船激起的波浪變成更有力而更寬大的；然後布拉班號走進了「走廊」。河岸漸漸高峻了，漸漸合攏來。岡果河此時是在一列斷斷續續的頗高的有樹木的山崗中流着。崗脊童叢然，或至少似乎長着些短草，猶如伏志山底茅草；有些牧地，人家以為可以看見牛羊在那上面出現的。

大約兩點鐘（昨晚我打破了我的錶）船停了一個木料站前面。芒果樹底可愛的蔭影，懶惰的人，在幾間草屋面前。我第一次看見開花的鳳梨樹。異樣的蝴蝶，我用未張的網始終捕不到，

因爲我在京沙薩失掉網柄了。光是頗強的；天並不十分熱。

入暮時，船停靠在法屬河岸，一個窮苦的鄉村前面；疏疏落落的二十座草屋圍繞着一個木料站，布拉班號在此處添燃料。每逢船靠攏時，先有四個大黑人，二個在前，二個在後，跳下水去，洩至岸上，繫住了纜。扶梯放下了，不够長，還湊上長的木板。與我們同行的一個賣項圈的小商人，帶引我們遊那個鄉村；一種藍底白花的奇怪紗布包住這商人底上身，下身則着一條花布褲子。他不懂得一句法國話，人家望他時他祇含笑着，神情如此可愛，所以我常去望他，我們利用餘暉，遊覽了全村。土人都是生疥瘡，或生癬，或生癩痢，我不知道是那種毛病；沒有一個人皮膚是好好的。第一次看見了『巴巴丁花』（受難花）底奇異的果實。

月亮差不多還是圓的，從濃霧背後透露出來，恰好在船底前面，船筆直在月亮投射的光帶之中前進。一陣輕風不斷地從背後吹來，把煙囪底煙吹向前面，發出一陣的火花，好像一羣螢火蟲。眺望了好久之後，我不得回歸我的艙房，在帳內窒息，流汗。以後慢慢地，空氣清涼了，瞌睡來了……奇怪的叫喊喚醒了我；我下牀來，走下第一甲板，那裏祇有爐火底微光矇矓照着，那些廚子正大聲笑着唱着，在爐子上製造麵包。我不明白其他的人，躺在這近旁，怎麼能够睡着。在一堆箱子遮掩之下，一盞馬燈照着，三個大黑人圍繞一張桌子在賭骰子；秘密地賭，因爲賭錢是犯

禁的。

九月五日及六日

我重讀法國小亨利哀辭。除了描寫克林威爾一段很妙，以及開頭幾句關於上帝限制宗教分裂的話以外，我沒有找到好多美妙的東西，至少沒有合於我的趣味的美妙的東西。然而我摘出這一句：『……在最大的痛苦之中，人還是能够快樂的。』還有『……事業……一定能成功的，因為其同心協力是正當的。』其中過多不相干的徵引。

接着，我也重讀英國小亨利哀辭。那我就覺得美麗得多，而且均衡得多了。這裏，我表示最熱烈的欽佩。然而何等似是而非的論證！設想有一個人對一位旅客說：『那麼不要去看風馳電掣般的風景罷，你寧可注視車中的板壁，這板壁至少是不變的。』我則要回答說：我將有一切時間來注視那不變的事物，既然你對我說我的靈魂是不滅的，但請你允許我快點來愛那轉瞬即逝的東西罷。

第二日有點單調的船上生活之後，我們在春比里美國教會前面過夜，我們六點鐘就在那

裏停下來。（第一夜，布拉班號沒有停船過夜。）我們遊覽鄉村，正當太陽下山時候；棕櫚樹，繁盛的香蕉樹，我從未見過這樣美麗的，鳳梨樹，還有那些大亞倫樹，地下莖可供食用的。繁榮的景象。傳教士不在家。許許多多的人都在岸上，等待卸貨；因為在靠岸之前，我們經過好多頗為重要的鄉村。

晚飯後我們又下船去玩，那時天已黑了，一羣孩子，嚷着，笑着，護送我們。在河濱低地上，無數螢火蟲閃爍於草叢，但要去捉時又熄了光。我回船上來，在第一甲板上玩了很遲，同那些黑人水手玩，與那個賣項圈的小商人同坐在一張桌子上，他在那裏打瞌睡，手放在我的手裏，頭靠在我的肩上。

星期一早晨九月七日

醒來時，景緻是最美麗的。日出時我們正駛入波羅波湖。河身開展得很寬，沒有一線波紋，甚至沒有一絲皺紋，來擾動平靜的水面；純淨的天空映在水內發出微笑。在東方，幾片長雲給太陽照成深紅色。向西方，天與湖一樣呈珍珠色，一種柔和而愉快的灰色，一種可愛的貝母色，一切混和的顏色還在潛隱着，但已經現出了光輝燦爛之前兆。遠處，若干低低的小沙洲，好像在一種流體之上浮沉着……這種神祕的景緻，祇出現短短的時候；不久輪廓就清楚了，線條也確定了，我

們又回到塵世上來了。

風往往吹得很輕，很溫柔而愉快，人家好像在呼吸着快樂。

整天，我們都是在沙洲中間穿來穿去；有些洲上樹木很多，有些則生些紙草和蘆葦。枝葉底奇異交錯，濃密地插入黑色的水中。有時遇到鄉村，那些草屋幾乎看不清楚，但棕櫚樹和香蕉樹告訴你此處有人家居住。交替着的單調風景，仍是很能感人的，我幾乎不願離開牠去睡午覺。

美麗的落日，平滑的水面照出兩重的日景。濃厚的雲已經使天際成晦暗了；但天上一角開朗出來，難以形容地，叫人看見一顆不知名的星。

九月八日

這是很有趣味的，想起了這位哀辭家所以能留存於後人記憶中之故，正因為他的最塵俗的特性，即他認為最虛幻的特性。

我期望能遇到更稠密的樹林。樹多的，不錯，但不很高，不能完全遮掩水和天。今天早上，那些

沙洲，在岡果河一平如鏡的廣闊水面上如此和諧地佈置着，人家好像在一個水上公園中駛船一般。

有時一株奇樹高聳在河岸稠密的矮樹之上，在植物的合唱之中獨奏着。沒有一朵花；除了綠，沒有其他的顏色，——一律是深暗的綠色，使這景緻顯出莊嚴的靜穆，好像在沙漠中單色的綠洲，一種高貴氣象，沒有沾染着我們北方風景那種繁多的彩色。●

昨天晚上停靠在唔昆達，靠法屬河岸。奇異的和美麗的鄉村，想像方使牠更美麗些；因為夜是最黑暗的。我們摸索着走的沙路微微映着光。房屋相互間隔離頗遠；然而這裏是一種街道；或者是一種長形的廣場；稍遠一些，地面低陷下去，是泥沼或是小溪，幾株不知名的大樹，蔭蔽在上面；忽然，離這蔭蔽的水濱不遠，有個小園地，可以看出其中插着三個木製十字架。我們擦了一根火柴，看看上面寫的文字。這是三個法國軍官底墳墓。園地旁邊，一株大戟樹，樣子好像扁柏。

● 奧古斯特·塞華里耶也曾於八月間（一九〇二年）沿岡果河上駛，在他的美妙的遊記裏，他把這部分森林描寫得開花很多。雖在赤道區域，開花的時節也是很短促的。

我們穿過喀麥隆時，適在春季，田野開滿了大阿馬黎花，稀遲幾日或稍早幾日，我們就看不見的。

一個名叫「列翁拿」的殖民者之可怕的咒罵。一個矮胖子，一頭黑髮梳成巴爾札克式，一縷一縷地垂在他的平坦的臉上。他酒醉得很，到布拉班號甲板上來，起初大鬧大吵，關於某乘客剛纔雇的那個僕歐，他要討回去的。大家替這僕歐當心，倘若落在他的手裏。然後他和那我不知道的甚麼葡萄牙人尋仇，破口大罵。我們黑夜中跟着他，在岸上走，直至一隻小船對面；倘若我們沒有聽錯的話，這小船就是那個葡萄牙人剛從他手裏買去的，但還未付他錢。

「他欠我八萬六千佛郎，這狗屎，這豬糞，這葡萄牙人。他還不是真葡萄牙人哩。真葡萄牙人，他們住在老家裏。有三種葡萄牙人：真葡萄牙人，然後大糞一樣的葡萄牙人，然後葡萄牙人病的大糞。他，那是葡萄牙人病的大糞。狗屎，豬糞！你欠我八萬六千佛郎……」他又開始，重覆着，大聲喊着這幾句話，恰恰是這幾句話，一樣的順序，毫不疲倦地。一個黑女人挽着他的臂；這是他的「管家婆」無疑。他兇暴地推开了她，大家以為要打她的。大家覺得他力大如牛。

一點鐘之後，他又到布拉班號甲板上來了。他要同船長碰杯；但船長很堅決的，拒絕給他香檳酒，藉口一條章程，即是說九點鐘以後不許喝酒。這醉鬼生氣了，破口大罵船長。他終於下船去了，但還在岸上罵着；那個可憐的船長則退到甲板另一頭黑暗中，我去陪伴他，他全身戰抖，噙着眼淚，忍受恥辱，一聲也不響。這是一個俄羅斯人，曾當皇帝侍從，革命法庭判他死刑，他逃到比利時服務，丟下一妻二女在列寧格勒。

列翁亞終於走開了之後，這個可憐的無家可歸的人纔從黑暗中走出來，說道：「海軍司令！他叫我做海軍司令……但我未曾任過海軍司令……」他害怕特列維斯公爵夫人會相信列翁拿無恥誣蔑的話。第二天，他對我們說，這夜未曾合過眼。那些乘客一向都祇稱他『Capitaine』，現在由於安慰和同情，就稱他做『Commandant』了。

風景漸漸接近於我所猜想的了；變為相似的了。很多極高的樹，卻不構成太密的簾子攔住人底視線；中間有些間隔，讓人家看見背後的草地，或者露出神祕的低窩，若是有葛籐牽掛着的話，則其曲線是如此柔和。其緊束處似乎令人心醉。

九月八日

但這好景並不常留。今天早晨，當我寫這幾行字時，我們在其間行船的沙洲，祇現出單調的形式。

昨天，我們全夜行船。今晚天黑時，我們拋錨在河心，等待明日黎明再走。

昨天在魯可勒拉泊船時，景緻是特別動人的。利用停船的時間，我們三個急忙攀登那架好

看的木扶梯，牠聯絡河岸重要鋸木廠和那高聳在上面的鄉村；然後沿着我們面前那條通入森林的小徑，我們差不多很着急地深進一種魅惑人的布洛色良森林。這還不是那種深邃的大森林，但已經是很莊嚴的了，到處遇着不知名的形狀，香氣和音聲。

我捕着了一些很美麗的蝴蝶，牠們很多，在我們走的小路上飛着，但飛得很奇異而迅速，極難捕捉。其中有些是蔚藍色的和珍珠色的同 *morphos* 一樣，但翅緣有很深的鋸齒，而且生了尾巴，宛如法國的 *l'arnes*。

有時，一些狹隘的河道在樹枝遮掩之下通過去，那裏坐獨木舟最舒服；最迷人處就是其中昏暗的神祕。最常見的藤類就是那種柔軟的和能攀緣的棕櫚，這藤以交錯的韻律，沿着牠的彎曲的長條布置着一些大棕櫚葉子，現出有點不自然的優雅情致。

九月十二日

九日到可啓拉城。我失去了把握。我害怕將輕忽了這本筆記，倘若我沒有天天拿出來記。總督借給我們一輛汽車，那位可愛的檢察官爵督先生陪伴我們遊覽這廣大而尚無定形的城市

●譯者按——布洛色良森林在法國西部布列塔地方。

底各區，可讚美的卻不是這城現時的狀況，而是人家希望牠十年後發達的情形。很可觀的土人醫院，還未完成，但已經甚麼都不缺少了。

這個醫院底院長是法國人，一個外觀很有毅力的阿爾哲里人，似乎是個極有本事的醫生，可惜因為待遇菲薄不肯在法屬岡果做事，而法屬岡果醫藥事業恰是十分缺乏的。

十一日參觀愛亞拉實驗園，這是我們到比屬岡果來遊的真正目的。古森先生，這實驗園底主持人，把他的最有趣的栽培物指給我們看，我們十分驚異：椰子樹，咖啡樹，麵包樹，牛奶樹，蠟燭樹，腰帶樹，馬達加斯加產的奇異的香蕉樹，那個「旅客樹」——在葉梗下劃了一刀，那寬大的葉子就分泌出一杯淨水給旅客解渴。昨日我們已經在愛亞拉過了幾個鐘頭美妙的生活了。古森先生底無窮盡的學問，以及他的殷勤，孜孜不倦地滿足我們的無限的好奇心。

九月十三日

最有趣味的日子，恰好是沒有工夫寫筆記的日子。昨天寫筆記時，給汽車來打斷了，汽車一

●拿這醫院同我們那個可憐的布拉薩城醫院相比較，若為解嘲起見，則應當記得：比利時祇有一個殖民地，可以全力來經營之。至於我們，則岡果恰好是我們的最貧窮的殖民地，而且幸而此時法國才開始關心牠的貧困哩。

●京沙薩模範醫院，也是一個法國醫生當院長的，也是為了待遇較好的原故。

早就來載我們到愛亞拉去，我們在那裏上「捕鯨船」。前一夜起了大旋風，使空氣清涼一點；但還是很熱的。我們再上「補西拉」而在波巴波對面的蘆葦叢中下船，那是附屬於愛亞拉的地方，古森先生在那裏培植他的最重要的樹苗以及油棕櫚樹。由於我的請求，人家帶我們進森林裏遊了兩個鐘頭，沿着一條差不多看不清楚的小徑走，一個土人拿着一把割草刀在前面替我們開路。這樣在不知名的草木中間行走，雖是很有趣味的，但須承認這森林使我失望。我希望能在別處看見比這更好的森林。這個森林並不很高，而我期望更多陰影，更神祕和更奇異的。沒有花，也沒有舉齒樹；我要求這些東西，好像戲單上有這節目而表演時未曾演出的，但此時人家回答我說：「此處不是生這些東西的地方。」

黃昏時再上獨木舟開至X，——汽車在那裏等待我們。大片蘆葦地使河岸露出更溫柔的綠色。獨木舟好像在烏木板上行駛，穿過白蓮中間，然後鑽進樹枝底下；樹幹傾斜在自己的倒影之上；斜陽透過樹葉。一條綠色的長蛇，從這樹枝攀到那樹枝去，我們的僕歐趕着牠，但牠終於消失在最稠密的矮樹叢中了。

九月十四日

八點鐘，一隻小汽油船離開可啓拉城，這船本可以載我們至湯巴湖，但我們必須於十七日至里蘭加塔拉卓號船，故沒有時間往那湖去。那湖是『危險的』，我們又能被旋風耽誤了行程。我們將於伊列布離開達魯比號船，在那裏過十五，然後坐一隻捕鯨船往里蘭加去。天上布滿了烏雲。昨晚，三叉形的大電閃照耀了天空；我覺得比歐洲底電閃更大些，但沒有雷聲，或者太遠，不許我們聽到雷聲。在可啓拉城，我們給蚊子釘得要死。夜間在蚊帳裏窒息着，浸透了汗。一些大蜜蜂在我們的盥洗器具之上爬來跳去。

昨天，在市場上，有人叫賣河馬肉：不可忍耐的惡臭。喧嘩擾攘的人羣；好多爭吵，辯論，尤其女人和女人，但每次總是以笑聲結束的。

魯比號用二條同牠一樣長的捕鯨船夾着走，二船上裝了木料，箱篋和黑人。天氣新鮮，潮濕而且很有暴風雨意味。魯比號開動後，三個黑人便嗒嗒敲着，使人欲聾，敲的是一個葫蘆和一個大木鼓，這鼓同槍一樣長，粗粗刻着花，畫上種種獨目的顏色。

重讀奧國馬利亞德勒哀辭，有極妙的幾段；我覺得比兩篇小亨利哀辭好些。

九月十五日

魯比號載我們至伊勒布，於入夜時上岸。馬默營長迎接我們，他主持宿營事情，他是比爾岡果最早的殖民者之一。一條美麗的蔭路，路旁棕櫚樹有三十年長久了，沿着河岸（或至少通入湯巴湖的支流之岸，）引我們至人家預備給我們住的房屋。在營長家裏吃晚飯。給蚊蟲叮得要死。

今天早晨坐捕鯨船向湯巴湖方面玩去。船夫底悅耳的歌唱。捕鯨船尾部的金屬箱子，做鼓用的，一個黑人用根大棍毫不疲倦地在上面敲着；那隻捕鯨船全是金屬做的，全身都震動起來；好像一種喇叭底韻律調節了船夫底動作。在打鼓的土人背後有個更年輕的土人，拿着一根棍子，不時敲着，打破那單調的韻律。

停泊在馬可可（波洛可，）聯絡岡果河與湯巴湖的水道旁的小鄉村。沒有時間前進至湖。天很熱。中午的太陽曬得很厲害。在岸上，我追捕那黑底藍斑的大蝴蝶。然後趁預備午飯的時間，我和二位同伴進入那緊靠鄉村的森林。一些不知名的大蝴蝶，在我們脚步之前飛起來，用異樣的姿勢，在彎曲的小徑上替我們引路，然後消失在葛藤交織之中，為我們的蝶網所不能及。其中有極大的，我很氣憤捕不到。（然而我捕到了幾隻；但最奇異的逃脫了。）這一小角森林，我們覺得比在愛亞拉近旁散步許久所見的一切都更美麗些。我們走到了一個水淹的傾斜地；黑的水倍加了窟窿形底深度；一株樹龐大的樹幹擴張牠的根基；人家走進去時，一陣鳥聲從陰影深處

發出來，遠遠地，佈滿了陰影，森林底一切陰影。

九月十六日

乘捕鯨船離開伊勒布里蘭加差不多就在對岸，稍偏下游一點；但岡果河在這地方是非常寬闊的，而且漲滿了沙洲；走了四個鐘頭以上纔渡過河去。船夫柔和地鼓着槳。經過一些大的水面，那裏水好像是完全不動的，有時尤其近沙洲的地方，水流忽然如此之急，船夫盡一切力量也難於向上開駛。因為我們流下太遠了，我不知道爲甚麼原故；那些船夫好像認識路徑，無疑，上來一點地方過河是較不安全些。

一個葡萄牙人得布拉薩城電報，預知我們要來，就來迎接我們。他是住在里蘭加的唯一一種人。主持里蘭加重要教會的神甫，害病了，不得不於上月離職；往布拉薩城就醫，他還攜帶當地患病最重的孩子們同去，——此地因瞌睡病死了好多的人。準備給我們住宿的教會，離上岸地點有一公里以上；還是在河邊，但那裏巖石的高岸不許若干噸以上的船隻靠攏，至少水位低時候是如此。鄉村房屋被果園間隔着，都是建築在河岸上。

走過一條美麗的棕櫚樹蔭路之後，就到一個磚砌的教堂，教堂旁邊有個低矮而寬大的建築物，我們就住在那裏。一個黑人教士替我們開門；既然所有房間都供我們使用，我們一定是很

舒服的。天可怕的熱，潮濕而帶暴風雨性。人們的呼吸也窒塞着。飯廳幸而是很通風的。飯後睡午覺；醒來時我滿身大汗。沿着一條小徑散步，穿過些大香蕉園以後，這小徑更加狹小了，——那香蕉樹葉子很寬，和我以前所見的不同，而且很好看；然後進入森林去。我們這樣走了幾個鐘頭，每走二十步都要遇到一件稀奇的东西。但天夜了，駭人的暴風雨快要發作，快樂於是讓位給驚恐了。每天三次，教堂舉行一個鐘頭的『教理答題』，用土話問答的。五十七個女人和幾個男孩子機械地重覆着答話，而那個教士則單調地重覆着問話。我們有時聽得一些不能翻譯的名詞，如“Saint Sacrement; Extrême-Onction; Eucharistie……”。

九月十八日

溫度並不很高（並未超過三十二度），但空中充滿了電氣，潮氣，蒼蠅和蚊子。蚊子特別愛叮大腿以及短統鞋子沒有遮着的髁骨，牠們鑽進長褲管裏來叮小腿，膝蓋也被牠們隔了褲子叮得一塌糊塗。午睡是不可能的，此時而且是蝴蝶最多的時候。我已能認識差不多所有這些蝴蝶，每逢有新種出現時，我就更加快活的。

九月十九日

拉卓號空等了兩日沒有來，今日黎明纔開到。我們豎起一面白旗在教堂對過，拉卓號就停在那裏的小碼頭上，這樣，我們的行李就免得獨木舟搬運艱難的手續。蚊子和蒼蠅底騷擾使得我們離開里蘭加而不覺得惋惜。

拉卓號是一隻五十噸的船；很舒服的；良好的船艙；船頭大廳；大飯廳；各處都有電燈。兩邊各有一條載貨的捕鯨船，這是此地的習慣。除了船長加章格爾以外，船上惟有我們是白種人，但『小默勒志』和我們同行，他是一個外表和態度頗可愛的黑白混血兒。他的父親是最有名的殖民者之一。

我們離開岡果河，進入烏邦季河。水中混有泥土，現出咖啡乳酪的顏色。

兩點鐘左右，一陣旋風逼得我們在一個沙洲前面停靠了一個鐘頭。史前期的風景。三個壯大的黑人泗水上岸去。他們穿過錯雜的水淹的樹林，設法砍伐長樹幹做測水深之用。

黃昏時，一隻很狹的獨木舟向我們駛來。這是W，前面木料站的主人，他問我們帶他的信件來沒有。他往可啓拉城就醫，他說，他發了五六次的熱病。

夜間停泊在布邦季。忙忙碌碌的人羣既不好看也不奇異。人家證實了小默勒志對我們說的話，即：這鄉村的房屋，每年漲大水時，都要淹了一個半月長久。水漲到膝蓋頭。此時牀舖架在木樁上。人在小土山頂上煮飯。交通全靠獨木舟。房屋既然是用土築成的，牆根就常常給水沖壞了。

船長還對我們說有些鄉村每年水淹了三個月之久。

九月二十日

很好的工作興趣。單調的風景迫我潛心讀書。我讀完一本克列松底小書，哲學諸問題底現狀。他敘述的柏格森哲學，使我知道，我好久成了柏格森主義者，而不自知。無疑，人家可以從我的安得烈瓦爾特底筆記中找出幾頁，認為是直接受創化論影響的，倘若著作的時日能容許這個判斷。我很看不起那種哲學體系，牠恰好投合於時代底趣味，而其成功一部分正因為其中有諂諛的成分。

九月二十一日

情慾論。所以能流傳至今，正由於波秀哀所認為最虛幻的特性，以至於完全同他主張的相反。

我本知道的，以前我也時常贊成這玩藝兒，即是說：在一個民族底生活中，以及在我們私人生活中，凡不能解釋為神祕的，為目的論的之類，凡不能在其中看出神鬼對壘行為的，便一文也不值；而這個解釋還是最能滿人意哩，簡單因為最是想像出來的。現在我的整個精神都是起來

反對這種逢迎的玩藝兒的，我還認爲這不是很榮耀的事情。但這書底文字卻是最美麗的，而波秀哀也未曾在別處表現他是更好的著作家和更大的藝術家。

九月二十二日

兩日來雨差不多沒有停過。拉卓號昨夜停靠在波波羅，靠比屬河岸；木料站和磚窯。

今晨八時到蔭洪圖。一條長而美麗的蔭路沿着河岸開展成爲公園。在上游和下游，有些土人鄉村；破爛不堪的房屋；但至少整個法國部分是華麗的，很整齊而有繁榮氣象。這部分讓人家明白聰明而有恆的經營能得何種成績。行政官與季亞先生出巡去了，明天纔能回來。蔭洪圖近旁風景是美麗的；河濱有小灣可以泊獨木舟；水陸交錯的意外遠景。不久之後，森林現出更大的規模。但應該承認，湖烏邦河上駛，沿路是令人絕望地單調。

天上很濃厚的雲，但天並不低。三日以來常常下雨；風吹着的細雨；然後一時傾盆的大雨。沒有比這雨天天明時更愁苦了。拉卓號進行得非常慢，令人生氣；我們打算在別都過夜；由於燃燒用木底惡劣品質，我們無疑須明天中午纔得到那裏。沒有人監督的木料站祇給我們一些腐爛的木頭。工作人員底缺少，到處都感覺到。須有更多的下層工作人員。須有更多的工人。須有更多的醫生。首先須有更多的錢付給他們工資。而且到處缺乏藥品。到處感覺得甚麼東西都缺乏，以

致容易醫治的病症也擴大而猖狂起來。衛生機關，每逢人家索藥時最常送給的不過是碘酒，硫酸及硼酸而已，而且過了很久的時候。

在沿河鄉村裏難得遇見幾個人不生瘡，生癬，或帶着難看疤痕的（大多數是害 *Plas* 病所致）而這些人羣仍是樂天安命，笑着，玩着，彷彿享受一種幸福的生活，無疑是不能想像一種比這更好的生活。

停靠在東古過夜。蔭洪園行政機關遷至此處。我們於黃昏時下船。這地方，歐洲人住宅佈置得面面相對着，一種公共花園隔離牠們，卻不完全使牠們孤立。路旁一些橘子樹，載不起綠橘（因為這裏橘子和檸檬也失去了牠們的顏色，牠們的光澤，而混合於一致的深綠色之中）底重量而低垂下來。樹還是種了不久的，但幾年之後，這花園將能變成很美麗。在碼頭對面，一塊牌子寫着『蔭洪園，四十五公里』。通到那裏去的道路，另一端則延長至於我們夜裏去的那個土人鄉村。

九月二十三日

森林底景致稍微改觀了一點樹更美麗些；脫去了葛藤，樹幹更清楚可見；溫柔的綠色苔蘚

很茂盛地披在樹枝上，好像恩加丁地方底落葉松樹。其中有些樹是很大的，樹身超過法國的樹很多，但隔了相當距離，河身又寬時候，就難得判斷。籐棕櫚，幾天之前是很常見的，現在沒有蹤影了。

傍晚，天終於開朗了；很快活地重見蔚藍色；自由的水面映出一種金色的霞，金色之中混有柔和的深紅色，不是在落日的一方，而是在東方。

停靠在拉因札過夜。在蒼茫暮色之中，我們周覽了那個無足道的平凡小鄉村。有一家，一個女人正在生產。孩子還未開始哭哩，還未脫離衣胞。一個穩婆正在用木刀切臍帶；她拿臍帶繞至小孩子頭上，仔細計算小孩子有多少長。衣胞然後裹在一張芭蕉葉內；依照某種禮儀，這無疑是要埋在土中的。看熱鬧的人擁擠在門口；門很低，須好好彎腰纔能進去。我們送了五個佛郎慶賀這個小黑人之出世，然後回船，不久我們在船上給一羣美麗的小綠蟬騷擾着。拉卓號又於夜二時開行。上弦月；天是很純淨的；空氣是溫和的。

九月二十四日

重讀厭世者前三幕。可說這並不是我最喜歡的莫里哀底劇本。每重讀一次更加確定我的判斷。構成陰謀動力的那些感情，以及莫里哀諷刺的那些笑話，本可以寫成更多色彩，更加微妙，

而與資產者、病人、或慳吝者中我們所欽佩的那種誇張，那種「超越範圍」不很相稱。阿色斯特底性格，我覺得有點造作，而且正因為作者把自己的性格放在裏面，故表現得不很自然。我們常常不很明白，他諷刺的誰，又是些甚麼事。這題材較適宜於寫小說，而較不適宜於寫劇本，因為劇本太多以行為表示內心情感；由於這個不自然的表現法，阿色斯特底感情受了歪曲，遂予他的性格以一種表面好笑的成分，而減少其良善。最好的場面也許反是他自己不出臺的場面。最後，人家看不出除了他的坦白以外（他的坦白，大部分祇是一種不可忍受的粗暴），還有何種崇高的品格，使他成爲足以擔負大事的人。

十時停靠別都。士人屬於莫占波種，比較健康，強壯和好看；他們好像更自由，更無拘束。我的兩個同伴沿着河岸走向鄉村去，我則前往「林木公司」底機關。一隊很年輕的女子正在忙着割除這機關前面的雜草。她們一面做工，一面唱歌；穿的是一種用棕櫚纖維編織的短裙，好多人髀骨穿着銅環。面孔是醜陋的，但上身很好看。我一個人散步着，穿過種 harrioc 的田，去捕捉那些奇異的蝴蝶。

那鄉村，我以後去過，是很大的，但無動人之處。稍遠，是教堂，一半埋沒在荊棘叢中，二年無人居住了，因為這裏的人總不肯聽傳教士講道理，也不願服從他們的教訓。教堂門窗都開着，裏面已經長滿了草。沿河有一羣小孩子遊玩着，在從高岸上跳下水去。

二時左右，那個小默勒志和我們分手。他乘獨木舟往比屬河岸波馬唐格去了，同他的「管家婆」及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這小孩子負責監視那女人，遇事報告。

九月二十五日

我們停靠在比屬河岸，一株大樹下過夜。十一時左右到蒙棍巴。一架巨大的木扶梯，通至木料站，堤邊種些芒果樹。河岸高至十五公尺。

烏邦季河底水流急得多了，拉卓號走得更加慢些。雖然有些美麗的樹，也不能打破沿岸森林底單調。我們看見樹林間有四隻猴子，黑的和白的，我相信這是屬於所謂「修士猴」一類的。我重讀巴蘭特黎師傳。

每天，在一時至四時中間，總有幾個鐘頭很難過的；但我們在船長借給的報紙中，看到七月底，巴黎熱到三十六度。

美麗的半月，好像從空中傾瀉其光明於河水之上。我們停靠在一個沙洲旁；船上探照燈虛幻地照射那荆棘縱橫的地面。森林滿佈着尖銳的蟲聲。空氣是溫和的。但不久，拉卓號底燈光都熄滅了。大家都睡了。

九月二十六日

我們漸近邦季。真快活能够再見一個脫離河海的國土。今天早晨沿岸鄉村絡繹不絕，景象較不愁苦些，較少破爛些。樹好像更高些，沒有矮樹遮掩樹腳。一點鐘以前就望見邦季了，這城一層層地直上至很高山崗底半腰，這山崗兀立於河水之前而漸漸向東方傾斜。好看的房屋，半掩蔽在綠蔭之內。但天下雨，這雨不久就要變成傾盆大雨的。行李綑好了，一刻鐘之後我們就要離開拉卓號了。

第三章 在汽車上

十時

布維先生，總督府祕書長，上船來代表總督歡迎我們；總督等待我們去吃午飯。把行李交給我們的僕人阿頓去照料，我們坐上兩部汽車，冒着那下個不停的雨，開到那準備給我們居住的兩個房屋。特別維斯夫人底房子是很可愛的；我們的房子則很舒適，寬大而流通空氣。我寫這幾行字時候，馬克照料我們的行李去了。坐在一把燈心草墊的大沙發椅上，靠近一個開着的窗子，我觀看外面給大雨淋着的風景，然後潛心去讀巴蘭特黎師傳。

九月二十八日

與總督南布稜談話，很有進益的，他請我們每餐都和他共桌而食。我何等喜歡這個謙遜的人，他的可欽佩的政績提示了一種明哲而有計劃的行政能得到何種效果。

遊覽河岸鄉村，在邦季下游。我很長久看人製造棕櫚油，這第一種油是從木質的果肉抽出

來的。另一種油，則打破果核之後從果仁抽出來。但首先應將果肉剝開，取出果核。爲這原故，人家先把果子煮爛，再拿到白裏去舂，所用的杵頭部很尖，使得硬殼破裂飛開，果肉也分離出去。這肉立刻成爲一種鬱金色的絮狀物，可用指頭擠出油來。做這工作的女人，則咀嚼那擠出油後的渣滓。這一切說來沒有甚麼趣味（雖然看着是很有趣味的）我讓普通書本去記載其餘的手續罷。

今天早晨九時，坐汽車動身去看姆巴里瀑布。一輛貨車裝載我們的鋪蓋，陪伴我們，因爲我們須明日纔得回來。特別維斯夫人本是要到邦巴利服務去的，特意求得人家允許她遲二天動身，爲的陪我們去玩。公路築得很好；我的筆尖常要寫出『很好』的形容詞，尤其在睡了一夜好覺之後。我覺得心和精神都是輕鬆的，並非太過高興，我所見的確實令我歡喜。公路不久就鑽入一種很高的森林裏去，森林範圍很廣大。樹幹再沒有矮樹遮掩了，完全現出其高貴性格。這些樹比我們歐洲底樹更大得多。其中有好些，在其枝葉展開之點——因爲樹身筆直，下面沒有分枝，直至上端纔繁生枝葉——寄生着一些巨大的羊齒類植物，形如象耳。沿路有幾隊土人，男的和女的，匆匆忙忙向城市走來，頭上頂着他們的遠鄉的出產品。大約是 *manioc* 黍粉之類，裝在

籃子裏，上面蓋着葉子。所有這些人看見我們經過時都立正，行軍禮，然後大聲叫喊，嗤笑，不管人家有未同他們還禮。經過鄉村時，我若舉手招呼那些小孩子，那就要惹起一陣歡呼跳躍了。鄉村是很多的，因為出了森林，公路便穿過一片耕地很多的地域，那裏一切都像是繁榮的，人民彷彿是快樂的。

我們在一個重要鄉村底村口停下來吃午飯，在旅客房屋裏；不久沿屋四周的欄杆都圍滿了小孩子，我算了有四十個人。他們看我們吃飯，好像動物園遊客看臘肉獸吃飯一般。然後，受我們所鼓勵，他們膽子漸漸大了，走進欄杆裏面來，集合在我們對面。其中一個跪着在我的椅子面前，頭頂上插一根大羽毛，好像莫希千人。

吃飯以前，我們會冒着如火的太陽，到另一個鄉村去過，這村在林中空地之內，是附屬於那個重要鄉村的，而且差不多與之相接；這個小村子如此之美，如此之奇，我們好像在這裏尋到了

●赤道非洲所有公路上，政府都於每隔二十公里之處建築一座旅客宿舍，免得人家攜帶帳篷。這宿舍普通是二個門對着門的屋子，由一個屋頂遮蓋着，簷椽伸出梯梯成走廊。這類宿舍差不多都是距離鄉村不遠的，以便快役買得到東西吃另有快役住的房子，也在這宿舍近旁。

●譯者按——莫希千人是美洲紅種底一族。

我們此次旅行底原故，好像進入了此次旅行對象底內心。

還有，在停車以前不久，我們會渡過一條小河，情形很別致。一羣黑人在這邊岸上，另一羣黑人在那邊岸上等着。三隻大獨木舟繫起來，做渡船，二部汽車就放在那聯絡的木板上。一條鐵索聯絡兩岸，船夫拉着藉以抵抗水流底力。

姆巴里瀑布若是生在瑞士，附近一定要建築許多大旅館的。這裏寂寥得很；一兩間草蓋的屋子——我們就在那裏面睡覺——打破不了那地方洪荒的氣象。離我寫這筆記的桌子不過五十公尺遠，那個瀑布猶如一張噴霧的大水簾，給月光照着，映出銀底顏色於許多大樹底枝條中間。

在布阿里九月二十九日

第一夜在行軍牀睡覺，比在其他的牀上更舒服些。日出時，瀑布給斜陽照成黃金色，是最美麗的一個寬闊的草叢中隔着，確然分爲二股瀑布，而且不能同時看見。當明白了起初所見那般瀑布，其莊嚴和廣大，祇因爲牠僅佔一半的水，那一定會覺得驚訝的。另一股瀑布，則須走近旁邊纔看得見，許多巖石遮掩牠，牠在陰影之中，好像深藏在綠蔭底下。大小樹木，實在說，很少『異地風光』也沒有一叢生有氣根的奇異榮蘭，在瀑布稍前一點簡直沒有一樣東西可以暗示人這

裏是差不多在非洲內心

同日之晚在邦季

回來時，除了一次旋風，他無足述；旋風幸而發生在我們剛吃完午飯後，——在去時同一地方，而且同樣的愜意。突如其來的風吹倒了我們近旁一株小樹。傾盆大雨下了將近一個鐘頭，趁此時間我們教身旁那些小孩子種種遊戲、體操、唱歌和跳舞。我忘記說了，起初有些小孩子給屋簷沖下來的雨水淋着，在那裏洗浴，最初幾場遊戲是爲浴後有點怕冷的小孩子而設的。

在邦季九月三十日

特別維斯夫人和波塞醫生動身走了。他們要在格黎馬里區域實驗「三〇九爐」所預期的關於瞌睡病的反應。總督南布稜勸我們坐汽車做一次兩星期的旅行。●那個區域是新開闢的，我們打算以後再徒步遊覽一次；總督希望我們於收割以前看看那個地方，如此更能知道繁榮的景象。他自己不能陪我們去，但他的祕書長布維先生則要替我們引路的。

十月一日

準備載我們的汽車，從福西比開回來時，有點破損。爲了修理，我們在邦季直等到六時。跟我們走的貨車裝滿了行李，我們的兩個僕役不得不在我們的汽車裏蹲着。天黑得很快，我們又沒有大燈，但不久一輪明月昇上很純淨的天空，容許我們繼續前進了。我很佩服我們的車夫底精力，這個勇敢的讓拜是南布稜訓練出來的一個土人。他剛剛回來疲倦得要死，沒有休息，又開車走了。我們問他幾次，是否要我們到下一站睡覺。他做個手勢說不，表示他『支持』得下去。我們祇在午夜時停了一會，在大路中央明月之下匆忙搭起的桌子上吃了一隻灣酒的小母雞。晨三時到福西比，疲倦得很。太疲倦了，反而睡不着。

十月二日

湊巧得很，我們來到福西比，恰逢月市底日子。土人四面八方來趕市；他們用大籃子提來收割的樹膠（Ceera）樹膠，經過南布稜底提倡，近來公路兩旁區域種滿了這種樹，一條一條淡黃色的東西，如同燕子底窩，或者曬乾的海帶。五個商人坐汽車趕了來，等待開市。這個區域未曾有人專利，市場是自由的。拍賣是公開的。我們很奇怪，每次拍賣不久就停止了。但過一會就明

白，這些老闆乃是互相串通的。其中一個充做買主，以七佛郎半一公斤的價錢把全市樹膠都買下來；在土人方面，這個價錢是很不錯的，不久之前他們纔賣過三佛郎哩；但在京沙薩，這些商人販去賣，在近日維持着的市價，每公斤要賣三十至四十佛郎，生意很不錯。這些老闆拍賣後做甚麼事呢？他們同土人做了生意之後，就祕密會集在一個小廳中，開始另一種拍賣，這拍賣，土人是無利可得的，所有利益全落這些老闆腰包裏。行政機關對於這種祕密拍賣是無法可施的，這拍賣似乎^是違法的，但法律好像不能干涉。

這些商人多數是年輕的，往往祇過一種頗為冒險的無常的生活，沒有自己的貨棧，因此沒有普通的費用。他們到此地來，祇為得發財，而且很快地發財。他們所到之處，土人和地方都要遭殃的。

從福西比到格黎馬里，有點單調的風景；公路兩旁差不多接連不斷的種了 Ceclars 樹；種了四年以上的，已經有美麗的綠蔭了；達到這個年歲，纔可以割膠，而且要隔一定的時期。割膠很傷樹，滿樹幹留下好多長長的斜癩。

有時一條小溪在地上流着；那是在夾谷之中，一條狹長的森林，那裏有涼爽的空气，兩岸日光所照之處有很美麗的蝴蝶翩翩着。

在邦巴利十月三日

邦巴利位置在一個高原上，從那裏可以看到整個的區域；到那裏去須越過窩卡河，昨晚我們的汽車用船渡過此河，河身雖行政機關祇有三百公尺。今天早晨參觀學校和施醫所。這是月底日子。我們到市場去，看看昨天那些老闖來了未，是否也在這裏耍那個把戲。但今天祇稱重量，明天纔有拍賣。人家對我們說，上月這裏樹膠賣十六佛郎半。

在邦巴利市場十月五日

拍賣價錢加到十八佛郎，但樹膠品質同我們看見的賣七佛郎半的一個樣。邦巴利重要商家「貫果公司」底代表布洛雪先生同那些奸商競爭。奸商之一知道布洛雪要買樹膠，故意同他競爭下去，害他出高價。但布洛雪忽然不買了，這人不得下臺，因為他袋裏沒有這許多錢；以後他不得不將一切樹膠都轉賣給布洛雪。

在邦嘉蘇十月八日

最近幾日我沒有工夫寫筆記。所經之處，景致與前不同。一些乳頭樣的奇異土堆點綴着平地；這是一種低矮的山丘，一律是圓頂的；布維先生對我們說，這是許多古時白蟻穴所構成的。我也想不出其他理由來解釋地上的這種凸起物。但我認為奇異的，卻是在這整個區域都未曾看見有新築的白蟻居室；那些巨大的蟻穴構成此類圓堆的，一定好長久沒有白蟻居住了，多半築成幾個世紀之久了；雨水底力量祇能很緩慢地侵蝕這種堡壘或大教堂，其中的牆壁差不多是垂直的，而且像磚頭那麼堅硬，我在愛亞拉附近森林會縮視過其中的構造。這也許是另外一種白蟻底工程罷？這些蟻穴是始終圓形的麼？然而一切都像是長久沒有居住的。為甚麼呢？似乎又有一種小建築的白蟻，到這裏來，代替那些大建築的白蟻而佔據地盤。以後，我看見了這類圓堆有幾個因築路而掘開的，露出其內部的神祕：走廊，大廳等等。我咒詛汽車，牠不肯讓我仔細觀察一下。

沿路，約有五十公里遠近，接連不斷都是鄉村，作物也是非常繁複的：Ceara，米、黍、玉蜀黍、薑、manioc、棉花、芝麻、咖啡、favo（大 arum 地下莖可吃的）、油棕櫚和香蕉。公路兩旁種着檸檬樹，好像公園中蔭路一般。大約每隔三十公尺便有一座茅屋，半藏在綠蔭之內，形如尖頭

●種植棉花是特別有意味的：這是一種試驗，其成功超出一切預期之外。

譬如拿汪吳區來說罷，那裏種的棉花佔了二百七十五公頃的地面今年第一次收割，共得四萬，四千十八公
斤棉花。

三噸半棉子足夠播種三百公頃的地面。

不斷的雨水，按期下的雨水，以及沒有旋風，就保證了這試種底成功。最好的收成是屬於新開墾的甚至佔自
森林的地土草地上的種植每公頃約出產二百五十至三百公斤的棉花，至於佔自森林的地土（如在比央德，伏
倫巴拉路上）則每公頃可產八百公斤棉花。反之，沙地上的種植則是完全失敗的。

有些理論家以為法屬赤道非洲不能繁殖棉花。但今年下姆波讓許多棉田相等於或超過了美洲最好的出
產。

應當承認，這裏的棉花，纖維沒有美洲棉花那麼長，但用選種手段也許可以達到那種長度。再說一遍，那不過
是最初試驗而已。

還須指出一點——而這是很重要的——即此處棉花並非集體的種植，而是個人的種植。換一句話說，開墾
地土，種植的工作雖然是全村的事情，但以後棉田就分歸於每一家庭，雖然不是每一個人；每家領有一片田地，為
自己利益而經營之。

出產物質去後，不是村長一人領價的，如一般習慣，乃是由每個業主領去，依一定比例拿出幾分之幾酬勞村
長，——每公斤棉花，土人得一佛耶又二十五生丁，村長則得十生丁或十五生丁，因此村長也有利益，而且得維持
他的必需的威權。

這個新辦法所得的效果，與以前集體種植的完全不同；以前那種辦法，此地土人稱之為「與我無關的種植」。

帽子。這些「花園村」都在沿路兩旁，形成一長條。居住並繁殖於此的種族，並不很好看；他們降服了祇有兩年，以前散居在荆棘叢中；老年人仍是很頑固的，他們如猴子一樣蹲踞着，簡直不看來往的車子，也絕不向人行禮。●反之，女人則跑了來，搖着她們的乳峯；生殖器有時用一束樹葉遮蔽着，葉柄向後，用兩腿夾着，拴在腰帶上面，然後垂下去，或翹起來成了一根可笑的尾巴。許多小孩子；有幾個，看見車子走近，便跑來坐着或躺着在公路中央。是好玩呢，還是挑戰呢？布維則以為是出於好奇心：「他們要看看汽車怎樣行走的。」

六日，我們在離謨拜二十公里之處歇宿，我們不願夜間到謨拜。在穆撒雷旅客房屋之前喧鬧的跳舞；起初我們的兩個僕歐手擎火把照着，然後借助於滿月之光。好聽的歌曲，交替唱着，調劑着，支持着並和緩着這一羣土人底熱情和狂態。我從來未曾見過比這更不調和，更野蠻的。●一種交響樂組織起來；孩子們底合唱，還有個人獨唱；獨唱者每句歌底最後聲音都混和在重起的合唱裏面。可惜我們的時間是算好了的。天未明我們就要動身了。

七日，天微明，我們就離開這個驛站，心裏存了希望，於幾個月後從阿參波回時，再來一遊。銀

色的曙光與月光相混合。一路地勢變成凸凹不平了；公路繞着一些小石山走，山底高度從二百公尺至一百五十公尺不等。我們於十時間到達讓拜。

行政機關位置很好，在河岸上，可以俯瞰河流。上游是烏邦季河底急流，高的水幾乎淹沒了比屬河岸，躲在一叢棕櫚樹背後的一個美麗小漁村。

卡維里醫生引我們參觀他的免費醫院。病人從鄉村來，有的從遠地的鄉村來，爲的開割生殖器上的『象皮症』。這一帶很多此病。他帶我們看幾個特別怪異的病人，他準備開刀的，一見之下，十分錯愕，我們不能立刻明白，土人掛在腰下的那個大袋究竟是甚麼東西……我們正在驚奇時，卡維里就說：『我們這裏見的『象皮症』那些東西無疑沒有重三四十公斤以上的。擴大了的肌膚，他替病人割去的，據說時常達到七十公斤重量。他還開割過一個重八十二公斤的哩。他又說道：『這些人還能够步行十五至二十公里來此就醫。』我雖然不明白，卻相信了……

今天早上一個病人，年紀還輕，竟去自己開刀，而割得一塌糊塗；他戳了幾刀在那可怕的大袋內，他以為那裏面都是膿水，可以倒空的。

「那裏面是甚麼東西麼？你們要看麼？」

於是卡維里引我們到手術台近旁，一個小木桶前面，這木桶盛滿了一種血淋淋的淡白色的肉塊。他說，做得好時，開刀後仍可恢復病人底性交能力，性交能力是給這過多的肌膚窒塞

着，卻未曾受了損害。三年來，他便是這樣醫好了二百三十六人底陽萎症。

『那麼來罷，第二百三十七人！』

我們很快離開了，希望今天還吃得下飯。

午飯之後，即刻動身去什倫巴拉。起伏不平的地面，但不見得很有趣。一路上鄉村底居民都是醜陋的。汽車嚇跑了幾隻品達雞。可怕的暴風要發作了，但最後轉到他方向去。五時左右到伏倫巴拉。沒有人負責的機關，在可托河上，地位很好；幾株很好看的樹。旅客房屋前面遮蔭廣場上，有一羣小學生，好像學紡紗一樣，每人拿着一個小紡錘，線筒如同蜘蛛懸在紡錘上，指頭一頂便能旋轉。大家排着隊，微笑着，好像就要唱出願語底歌曲。然後體操，在一個土著教師監督之下。然後足球，大家很快活，我們也參加；一個橘子代替球。這些跳孩子都能說一點法國話。

晚飯之後我又看見他們，在草堆火花照耀之下，同那些警兵底女人一同小舞，警兵出門去了。其中一個小孩子，樣子很窮苦，站在暗中，離別人很遠；這夜有點冷，他好像在打戰，我叫他走近火旁。但別的孩子立刻散開了。這是一個生癩病的孩子。從他的村子趕出來，三日到這裏，不認識一個人。馬克以後來同我說已見過他一次，給他吃過。馬克而且給了一個土著女人錢，要她給

●烏邦季·沙里殖民地共有三十一個機關，其中二十二個無人照料，由於人手不濟。

●好像不是因為生癩病，而是因為他『帶了不好的彩頭』給村子。

這小棄兒八天飯吃；那個女人答應照料他。我們還要在此地經過，那時可以知道黑女人說話算數。然而，這小孩子底病若是醫不好的，則延續着這愁苦的生活，又有甚麼用呢……

八日，剛離開伏倫巴，便乘船灣過泛濫的可托河。頗寬闊的棉田間在 marnac 田中，四方而有規則的，同我們法國的一樣。有些地方長了好多葫蘆，完全是圓形的，大小如駝鳥蛋，葫蘆藤在地上爬；據說土人吃的是其中的種子。

漸近邦嘉蘇時，就遇見一些頭上異樣裝束的人物：一邊頭髮剃光了，另一邊頭髮則編成小辮子垂向前面。這是叻札加拉族人，是蘇丹地最有趣的種族之一。

在邦嘉蘇十月八日

我是在我們住所底走廊裏寫這幾行字。邦嘉蘇有點令我失望。這城一定感到受軍事佔領底影響，而喪失其好多的奇特性。不好的日子。一開始，我就打破了一個牙齒；然後擠了一個大瘡，害得全脚都痛起來。我頭痛，布維先生帶我去參觀美國教會，又使我疲倦得很。愛部哀先生請吃飯，吃了很久；他是本區長官原係幾揚人（著作一小本桑果文法，這八天我正研究這書），是一個有能力而富於同情心的人……但我頭痛更加厲害；我打戰；這是熱病發作；我回家睡覺，讓馬

克一個人去看跳舞，但不久一陣可怕的旋風衝散了跳舞。

十月九日

昨夜我能睡覺，今早覺得舒適，可以陪我的諸旅伴去汪果。風景很好，位置在一個高地上，俯瞰着姆波謨河（烏邦季河上游底名稱）底一個彎曲處。伊參伯先生治理這地方，他剛改信新教，政務餘暇便去研究聖經和神學。可惜我太疲倦，不能如我的意同他談論。而且漸漸地無論談甚麼話，我都覺得疲倦了。我勉強支持着。兩人談話，祇在最平凡之處，或「事實問題」上，得到一致的結論。每一句話，我都勉強說出來，我很害怕，真正代表我的意見的話，得不到回聲。

這裏，來參加跳舞的女人，都是穿着棉織衣服，鮮豔而配稱的顏色，製成上衣和圍裙。所有的女人都是乾乾淨淨的，滿面笑容，快樂的樣子。我們可以由此推論說，這些黑人祇等待能有一點錢做衣服穿麼？

十月十日

我覺得很舒適，可以到辣華意遊玩去；若是拋棄這個計劃，我心裏很難過的。辣華意「蘇丹地」乃是烏邦季·沙里殖民地中還有蘇丹的最後的地方，蘇丹政制與赫特曼底政權一同告

終了（他於一九〇九年當政。）人家留給他一種有名無實的朝廷和政權。他是一個無害的人。他含笑承受這個地位，也不替他的諸子要求甚麼權力。法屬赤道非洲政府，爲他發明了一種美麗的制服，同滑稽戲上穿的一樣；他好像很願意穿着。他的三個大兒子，曾在達加對面，戈黎島上讀了一年書（土人領袖和貴族子弟都在這島上受法國教育，畢業後可以做軍官。）其中一個此時在邦季，第二個在福拉彌軍隊中服役，第三個還不到二十歲，則回到辣華意來，在父親身邊。這是一個腴腹的大孩子，出來同我們握握手，就退進去了。蘇丹底宮邸在行政機關對面一個高地之上，我們到來二點鐘之後，會坐汽車去拜他（但蘇丹先來拜我們了，曾在我們的土臺上坐了一會。）在那高地上，首先是一片大廣場，許多人站在路底一旁歡迎我們。然後我們進入一

●他們還須在商店找到可以購買的而爲他們喜歡的布料。

人家把黑人說做懶惰的，無需要又無欲望的種族。但我寧願相信，他們的奴隸地位以及極端的窮困乃是他們的「無感底主因」。還有，一個人不見可欲，又怎能有所欲望呢？一個備貨充足的商店，拿被單，布料，家具和工具，賣給土人時候，大家都驚訝看見激起了他們的欲望——倘若他方面適合於他們的工作的報酬給了他們以滿足他們的欲望的手段的話。

其他區域也是這樣的。我在福阿參渡區一個報告（一九二五年）中，說到如下一段：

「薩拉人僅去找納稅的銀子；此外不要甚麼。商人沒有供給他們可買的東西，他們甚麼也不買（除了馬，他們以後又買去了。）有一天，商店運來貨品時，薩拉人就變成一個很好的主顧了。」

種回教式房子，蘇丹全家都在那兒。

十月十一日

蘇丹來替我們送行，一家人都跟他來，還有他的平時的隨從。這個沒落了の朝廷看來真令人傷心。幾個笛手，是闊排場時代底最後殘餘，好像是從化裝跳舞會出來的。垂直的笛子，飾着兩條長毛帶，吹時那些長毛都散開如同花瓣。

辣華意覺機關已經六個月無人居住了，因為人員不够支配房子外觀是很結實的，寬大而舒適，但充滿了不可名狀的垃圾，殘缺的工具，蟲蝕的和破損的木器，一切都舖了厚厚一重灰塵。若是沒有豹子的話，人家倒願意睡在簷下；據說，豹子並不怕進村裏來，最近離機關五十公尺之處，纔有一個土人在自己家中給豹子吃了哩！

然而我們離開辣華意時，一定留戀不捨的。機關花園擴張出去的長堤，俯瞰着尙可河莊嚴的水流，是很美麗的。我相信，我喜歡牠，更甚於喜歡汪果底景致。

十月十二日

從辣華意回來。在邦嘉蘇停歇，今早又從邦嘉蘇出發。我們又在伏倫巴拉住宿；車子需要

打掃乾淨。機關是很舒適的；但住民生很厲害的疥瘡。我的腳痛，不能穿鞋襪。既然不能走路，我就繼續讀巴爾特黎師傅。

那個生癩病的小孤兒，受所有的人鄙棄，馬克曾給他維持八日的 Mantio 生活（但負有供養責任的女人，沒有守約）……我一生末曾見過比這更可憐的人。

在邦巴利十月十三日

從伏倫巴拉到河林道，我們在那裏吃午飯，一路上念念不忘那個生癩病的小孩子，他的尖銳的語音；以後到邦巴利，入夜纔到（坐了十個鐘頭的福特車）沿路遇着許多瑣細的意外事

●汽車路築到辣華意（或稍向東幾公里）為止。再進就入於舊時節爾奧蘇丹地了。那是我們的殖民地底邊區，東面與英埃蘇丹交界，南面以姆波讓河（烏那季河上流）與比屬剛果交界。

我們決定由阿參波回來後再經過節爾奧區和比屬剛果森林，而到大湖區域去。然後到東非海岸。我們無須要依照這條路線走的，倘若我的朋友馬塞爾德，可伯沒有拉我們往北走，直至乍德湖——他奉委代理乍德湖，不得不離開阿參波，急急福拉爾；我們當時正陪着他，就擱在福拉爾。

這次承南布梭總督好意，我們匆匆坐汽車往東方旅行，而其實不過是，而且祇應是一種插話，祇能讓我們走馬看花一樣略識地方底面貌。我的年齡不容許我存許多希望準備許多旅行，因此我頗懊悔，以後不該選上無味的喀麥隆歸路，而麗乘比屬剛果森林之黑暗的神秘和節爾奧區底疑謎。

情好幾次拋錨，車過時，一座橋斷了，我不明白我們怎樣不會掉下河去的。

在邦巴利，十月十四日

今早天一亮，就有蓬克巴人跳舞。二十八個小舞人，從八歲至十三歲，自頂至踵塗了白粉，頭上有四十根黑色的或紅色的刺，頂起一個鴨舌帽，額頭插了小金屬環做的流蘇。每人手裏拿着一把鞭子，是燈心草和繩子編成的。有些人眼睛周圍畫了紅黑相間的格子。一條短裙，用

ra fia 纖維織的，完成了這怪異的裝束。他們如印第安人底行列跳舞，莊重地，依照二十三根土製或木製長短不一的（從三十公分至一公尺半）喇叭底聲音，每個喇叭祇能發出一種音調。另一羣十二個蓬克巴人，年齡比較大些，滿身黑色，則依前隊相反的方向而進行。一打的女人不久也加入跳舞了。每個舞者都以不規則的小步前進，走時響着髀骨上的鐺子。喇叭的人則站成一個圓圈；一個老太婆在圓周中央用一根黑色硬毛箠打着拍子。她的腳下，一個大黑鬼，裝做害

●在西特羅廷傳教團底影片中，人家可以看見這種跳舞，影片攝得很好。但團員諸君果真相信他們看的是一種神秘的而且很罕見的儀式麼？銀素上說：「割禮跳舞。」這跳舞當初也許含有某種儀式意義，但現在，蓬克巴人自從一九〇九年降服之後，就未嘗拒絕跳給好奇的過路客人看。有人要求，他們便從村子下來，或者恰切點說，便從邦巴利北方巖石中間他們住的洞穴出來，供人賞鑒，換取錢財。

癩瘡病，在塵土中打滾，仍吹着他的喇叭。吵得令人耳聾，因為除了塗白小舞者外，所有的人都在唱歌，在拚命叫喊着一種奇異的歌調（但我在別處也曾聽過的），毫不倦怠地，非這樣大聲不能蓋過喇叭聲音的。

二時動身往莫盧巴去。好天氣。居民很好看；皮膚終於是潔淨而健康的。很美麗的鄉村。那些圓形的房屋，若非裝飾在外面的圖畫顯示分別，這都是相像的；這圖畫是一種簡單的壁畫，用黑紅白三色繪成的，畫的是人事動物和汽車底輪廓，有時畫得很精緻。這些繪品由茅草屋頂遮陰着，屋頂伸出牆邊，頗多構成一種圓形迴廊，環繞屋子。

公路兩旁很好的穀物，好像巨大的蕎麥，現出鍍金的古銀色。
在荊棘林中不期而遇南布稜總督。

一點鐘之後，在離莫盧巴（我們準備過夜的地方）二十公里之處，又遇到特別維斯太太和波塞醫生，他們二人正忙着檢查他們剛種了痘的土人。

十月十五日

在莫盧巴住宿。●

南布稜昨天勸我們繞路往福克蘭貝去遊，不要直接回福西比。

景致改變了樣子；森林稀疏；樹木沒有比我們的高些，遮蔭着高高的穀物，還有一種新見的羊齒。在姆布勒吃午飯。畫圖一樣的風景，四圍都是巖石，我們以為是在豐登布洛附近哩。我破天荒開了一槍，打下一隻棲息在枯樹頂上的大禿鷲。我未曾打過獵，出手便成功，心裏很得意。從姆布勒到福克南的路上，遇見一羣狗頭猿；我們走得很近，牠們也不走；有幾隻是很大的。

●從一九二五年十月行政報告中，我們摘出如下關於莫盧巴區域人口的數字（這個區域縱一百六十公里，橫一百公里。）

男人	一九九〇人
女人	二〇九一人
男孩	七五六一
女孩	五九六八
老人	六二人
害瞌睡病的	四六八
三年中共出生	二六三九
死亡：	
五歲以下孩子	一四六八
五歲至十二歲	七四八
成年	三七七九

僅僅莫盧巴區域一個鄉村（塔可班達）一一四女人中，四八人沒有孩子。其他六六八人共有九九個孩子，其中六三個孩子很小就死了（腸胃病、肺病或梅毒）。

鄉村頗爲美麗，但是很貧窮。其中一個鄉村有六十多個女人正在一面唱歌，一面舂那含有樹膠的地下莖；做不完的工作，報酬卻是非常菲薄的。

在福克南貝，入夜時驟然起了一陣可怕的旋風，吹到了許多脆弱的 *Coconut*，那些枝條飛了很遠，尤其在機關周圍，更尤其在我們的宿處和格里伏先生底住宅中間，他是此地的行政官，我們就在他家裏吃飯。旋風起時，我們正在那地方行走。風是如此猛烈，我們一半因爲給他吹着，一半也因爲被電閃和大雨弄得看不見了，以致兩人，馬克和我，不能相顧，猶如在格里非特影片裏；我們一身都淋濕，直到衙門纔得合在一處。

啊頓和烏特曼，在此地遇到幾個阿伯舍地方的朋友，我們回來後，他們請了一夜的假到那那河對岸阿拉伯人村莊話舊去。我們夜裏沒有聽見二人回家；但天微明時他們已經在工作了，烘麵包，熨衣服等。

◎譯者按——豐登布洛維巴黎不遠，有拿破侖底宮殿。

◎我够少得意些，倘若當時我能知道在法屬赤道非洲，人家不慎開槍打獵，鴛鴦之類人家認爲這些，尤其烏鴉是有益的鳥類，能替地方做衛生工作。最大野獸底死體，幾點鐘就給牠們吃光了，除了鄉村底穢物給牠們除去之外，有時也喪失幾隻鷄，但祇要有剩餘的鷄滿足過路的白人底口腹，就够了。

在福比西，十月十六日

半路上遇到暴烈的旋風。景致底變換是很緩慢的；除非是，每逢走近有流水，沼澤，凹地之處，忽然有很大的樹出現，樹有氣根，還有葛藤底交織，以及森林地帶潮濕的神祕。在林內兩空地間長長的地帶，不甚高的樹木，矮樹之類則都被攀緣植物遮蔽，看去好像一種接連不斷的絨布。這種綠色的牽連，直至有玉蜀黍田和稻田的地方始行中斷，此處幹樹露出來了，田裏仍有好多的樹。這些樹，好多是死的，並非都是被火燒死。在低地內，也有一片片死樹，我很不解。樹皮常常完全脫光了，那樹好像是恹恹棲息的枯枝。我恐怕幾年之後，森林這樣不斷地有系統地凋殘，不論是有意的或偶然的，將深深改變了此地的雨量。

每經過鄉村時，到處遇着女人和小孩子熱烈的敬禮。大家跑了來，孩子們停在路旁溝上，給我們行一種軍禮；最大的孩子，行禮時向前傾斜，如在音樂廳所見的，上身稍偏一點，左腿伸向後面，滿面笑容，露出所有的牙齒。當我舉手還他們禮時，他們害怕了，逃走；但明白了我的手勢（我盡量表示我的意思，盡量現出笑容）之後，他們就大聲叫喊，跳躍，尤其是女人，——一種受寵若驚的神態；白種旅客居然重視他們的敬禮，而親切地回答他們。

十月十七日

四時便起身了。但須等待黎明方能動身。我何等喜歡天未全明即出發！然而在此地，卻沒有我在沙漠感到的那種高貴的情緒和狂野的歡樂。

十一時左右回到邦季。

附 錄

南布稜總督自從一九一七年接任後，便着手築路；他在烏邦季沙里殖民地築成的公路網，共有四千二百公里。

在葛本殖民地，歷任總督，大多數未曾築成十二公里以上道路者（可通行汽車的。）所以，這個殖民地現在還流行着快運底虐政。

我很明白，境內地土底性質以及少有高地，特別幫助了南布稜總督。但無論人底事業如何偉大，當其成功之後，總是覺得有其他事物『幫助』他的。在這件巨大工程中，最可注意的，即是未曾有工程師、路政人員之類參加而竟建設成功。●殖民地極有限制的預算，不能應付專門家底計劃和指導所引起的消費。我欽佩南布稜總督，他信任土人，而且確信土人能負起他分派給

他們的困難工作。他組織的工程隊，表現了成績；他們證明了黑人的底技巧和勞力足以勝任他們明白其目的和利益的一種工作。工役底日期有時超過了，但這沒有關係；土人自身並不反對他們首先獲利的一種工作。（反之，他們則較不情願在那區域做這種工作，他們知道，那裏的道路定期地要給大水淹沒，因此不斷地要重築，永遠不會酬償他們的勞苦。他方面，這種區域恰好可以實行水運的。）

要明白烏邦季沙里公路網之築成，免除了何種敵政，祇消記得了伏運制度給予土人何種痛苦便够了。

我們試讀一九〇二年一個報告：

「一年多以來，情形一天比一天更困難了。精疲力竭的曼濟亞人再不能做了，而且再不肯做了。現在他們甚麼都願意，死也願意，祇不肯當運伏……」

一年多以來就開始渙散現象。鄉村解體了，家庭離散了，每個人離開他的部落，他的鄉村，他的家庭和他的耕作，而到荆棘叢中生活去，如同一隻被獵逐的野獸。祇爲的逃避徵伏人員。沒有耕作，因之沒有糧食……由此造成饑荒；最近幾個月，曼濟亞人因饑餓和窮困而死的，動輒幾百人……我們自己受了重大的影響；福克南貝比前更陷於缺乏糧食的危險了。福克南貝是由卡加姆布勒和巴壇加孚諸站供給糧食的，由那些地方運來須走五日路

程；每個糧食運伏，每月來往須走十日至十二日路程。

徵伏人員爲了拉夫，簡直是在對人行獵，走遍無人的鄉村和逃廢的田地。保衛隊士兵，當地人代替我們服役的，派往本鄉去徵伏，沒有一個月不被人攻打，毆傷，往往殺死了，吃掉。

到處東，南，西，北，我們的行政機關，以武力壓迫他們，不許他們成羣逃過發發河和烏雁河去，但曼濟亞人仍舊躲在荊棘叢裏，或某些人所不能去的洞穴，如同一個被搜捕的罪犯，他們變成了古代穴居野人，靠草根過活，直至餓死，而絕不肯出來做伏子。

甚麼方法都用盡了……不得不然。（我特別注意這句話。）需要品底運輸超出一切願慮。槍械彈藥，交易的商品，必須運過去的。軟語商賈，獎品鼓勵，威嚇，強暴，壓迫，工資等等，現在在這曼濟亞族可怕的瘋狂之前，完全失效了；這一族人，幾年前，幾個月前，還是富庶的，衆多的，驟集在廣大的鄉村。

再過幾個月之後，格，里，賓，李，區，城，整個部分，東至格，里，賓，李，西至發，南，至，恩，古，拉，北至福，克，南，貝，就將變成一個荒野，其中散布着破落的鄉村和荒廢的田地。沒有糧食，也沒有人手，整個區域都要完了。

倘若最近時間，伏運制度沒有完全廢除的話，則至少那那和福，克，南，貝之間，格，里，賓，李。

區域是完了，我們也祇有退出這個荒蕪的破落的，無人手又無食糧的地方了……」
副行政官波賓爽關於一九〇四年七八兩月政治狀況報告中，也有如下的話……

「……在那那一帶，伏運問題一天比一天嚴重了。那那地方的曼濟亞人精疲力竭了，他們想盡一切方法逃避他們所不願意的伏運。他們甚麼也不怕，連死也不怕，祇怕伏運。

一羣一羣的人接連地渙散了，無論何法都不能阻止這種逃亡，以前作物茂盛，人口衆多的國土，因這逃亡而變成真正的荒野了。

今年與事前許諾的相反，加於這些人民的負擔，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加重。普通徭役之外，還徵發好多工人築路，替換防的軍隊及其輜重搬運，一批彈藥又須一次搬走，最後搬運「杜塞斯」除此以外還要加上更多更常地向土人要求糧食，而土人自己還不够吃哩。所有這些都要求在雨季之中做的，此時土人正需要忙着自己的耕種。

如果翻閱前任底報告，則可發見，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和一九〇三年，曾容許曼濟亞人休息二個月，做他們自己的耕種事情。今年一點都沒有……沒有休息。這些不幸了，疲倦死了；沒有時間留在自己家裏，他們就不能耕種田地。

這個情形，行政官布柳爾先生和我的前任托馬塞、德羅爾和托格諸先生，在他們的報告中都說過了。

我們祇有積極推行築路工作，並迅速從法國運來那足以代替伏運的必需的交通工具，纔能渡過這個危機。」●

「不得不然」我特別注意這句悲慘的話。

爲着維持內地機關底存在，不得不然。不得不如此，否則已經進行的事業就要敗壞了，重大努力底成果就要落空了。經常舉行的汽車運輸使今日伏運成爲無用的制度，但汽車運輸是伏運賜予的，且惟有伏運能夠賜予，因爲不得不靠人伏將這些汽車先從海口運到斯壇來普爾來，然後裝上船，從岡果河運入乍德區。這個討厭的然而暫時的辦法，爲着一個更大的好處，是可行的，正如建築一條鐵路必然引起痛苦和死亡一般。整個國土，連土人在內，最後都蒙受其福。

但「大專利公司」施行於土人的制度，卻不能這樣說。在我們旅行當中，將有機會看見某

些大公司對於土人即所謂「割樹膠者」之待遇，並不比上面的描寫的好得多少；而這是祇爲幾個股東底利益，爲了使他們發財。

反過來說，這些大公司替地方做了甚麼事情呢？甚麼都沒有。●政府拿專利給予牠們，祇希望這些公司能够提高國土底價值。這些公司榨取了這國土底元氣，而這又是另一回事；像一個被榨乾的橘子一般，這空皮殼不久就要給人拋棄了。●

「牠們對待這個國土，好像不許我們來看一般，」一個傳教神甫對我說。

這裏不是甚麼「不得不然」的問題了。這種罪惡是沒有用的，這是「不該如此」的。

南布稜總督造福了土人不少，他提倡種 *Cocoa*，免得土人受公司底束縛（公司祇有權利壟斷野生的樹膠，而沒有權利干涉人工種植的），這事也是有益於整個殖民地的，其功績不下於建築公路網。

我纔讀了上烏古愛公司理事會主席 D. R. 先生底報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九日常會）。我沒有到過葛本區，關於那裏的可悲狀況，都是聽人家說的。我也不知道上烏古愛公司底情形，我願意拋開一切責難和猜疑而信他的話。但我承認，我不明白報告中這幾句話：

『市場之暫時的復興，允許我們繼續進行我們的事業，而我們是很快活的，因為沒有這個經濟活動的來源，這個地帶，惟一的來源，則我們要焦慮於那些土人底運命了，我們的公司自從好久以前存在至今，未曾有一剎漠視了他們的運命。誰懷疑這句話，那很容易拿政府統計來答覆，表明上烏古愛公司底專利地帶，乃是葛本區土人底逃居所，今日也是此地的入口來源。』

好！這家公司是與別家不同，且表明關心於土人命運，但仍然說出了沒有我們，土人將不堪設想——這類的話。這話我覺得是表明公司當局太缺乏想像力了。

第四章 邦季和諾拉間的大森林

十月十八日

濃霧的早晨；沒有下雨，但天上布滿了雲，一切都是灰色的。馬克對我說：「不見得比法國天氣更悶人些；」但在法國，這樣的天氣迫得你去默想，去讀書，去研究。這裏，則迫得你去懷舊。

我對於這個地方的想像是如此活躍（我的意思是說，我如此強烈想像牠），我恐怕將來這個虛假的想像會來反對真實的回憶，我也懷疑將來再見邦季時，是如其實地看牠呢，還是如我當初想像的看牠呢？

精神底努力，總不能重創這種驚異的情緒，牠給予對象底魔力以一種令人心醉的奇特性。外界的美仍是一樣的，但眼光失卻了新奇的感覺。

我們決於五日之後離開邦季。從那日起真正開始旅行。馬塞爾德可伯在福阿參波等待我們，本來可以走一條近得多的道路到福阿參波去；這路而且更好走些；郵差來往以及事情忙的人，都走這路兩日汽車到巴壇加孚，再趁四五日的船就到了。出了烏邦季盆地之後，在巴壇加孚復逢水道，這水流入乍德湖；一步也不用走。但這不是我們所要的，我們也不忙。我們正要離開常走的大路，看看那普通看不着的事情，而深入於這國土內心去。我的理性有時告訴我，我也許年紀太大了，不宜於向荆棘叢中冒險去；但我不肯信。

十月二十日

昨日傍晚，我獨自走那條大路；這路一出邦季，不久便進入森林而昇到小山頂上。我毫不倦怠地欣賞那些筆直的大樹及其突然的繁生枝葉。斜日底光輝還照着樹杪。先是一場大靜默；然後當暗影加增時候，森林就充滿了奇異的使人愛懼的聲音，鳥底叫喊和歌唱，不知名的野獸底呼吸，樹葉底蕭蕭作響。無疑，離我不遠之處有一羣猴子在動着樹枝，但我總看不見。我走到了小山頂上。空氣是溫和的；我滿身大汗。

今日我又到那個地方去，比昨天早去一個鐘頭。我能夠走近一羣猴子旁邊，長久觀察牠們的異樣的跳躍。捕得了幾隻很好的蝴蝶。

十月二十一日

坐汽車直到姆拜基，經過森林時好極了。汽車走得太快。這段路程，幸而幾日後我們又要走一次的，是值得徒步走過的。●姆拜基附近的森林中，樹是異常之高的。有些樹，木棉樹，有極大的「幹基」●好像是圍裙底痕摺。好像樹欲舉步而走。

一株倒地的木棉樹，揭開牠的半腐的樹皮一看，我發現其中好多的甲蟲底大幼蟲。晒乾了，烟勳了以後，土人似乎是拿來當食品的。

在姆拜基，拜訪B先生，林木公司底代辦。我們看見，在他的走廊下坐着兩個神甫，面前羅列

着美酒嘉肴。

可見這些大公司底代辦如何曉得奉承，不知道拒絕他們的過分奉承的官吏，以後如何能反對他們呢？以後如何能不偏袒他們，或至少將他們的小過錯視若無觀呢？或甚至寬容了他們的大罪惡呢？

姆拜基近郊鄉村，土人底草屋，與我們在蘇丹地一帶所見的很不同。醜得多，髒得多，時常是十分污穢的。由這點可以看出我們已經出了烏邦季沙里境界；南布稜總督要他的轄境內的土人，依照政府規定的差不多一律的樣式，改造他們的住屋。有些人反對這種規定，主張讓黑人隨自己的趣味去建築住屋。但此地的房屋似乎證明南布稜底規定是對的。一座一座相連着，成一個長條，無疑是節省勞動；直直的土牆，用橫竹子支持着；屋蓋很低。這類陋室，怕也是違令建築的罷。（以後我們也未曾遇見比這更鄙俗更醜陋的鄉村。）

在邦季，十月二十六日

忙着準備出發。我們將三十四個箱子直接送往福阿參波。應當跟隨我們旅行的那些行李，則裝做兩個貨車。阿頓和我們同坐福特車。三時離開邦季。天黑時我們已在森林之內。雖然有月

光路還是看不很清楚

在姆拜基行政官別古斯先生處吃晚飯。

十月二十七日

在波達，同那個陰險的帕夏（見後）和布勞德先生吃午飯；布勞德先生是卡諾行政官，他正要回法國去。帕夏沒有一絲笑容。這一定是個有病的人。

三時離開波達。沿路鄉村，祇看見老人、小孩和婦女。

公路漸漸高了。忽然地面低凹下去，俯視底下一片廣大的森林。我們到叻谷托時，已經是漆黑的夜了。

叻谷托在一個高地之上；簡單的凸起之地，但俯瞰着一個頗為寬大的地域。「林木公司」設了一站在此地；站屋無人居住，公司代辦們卻指點我們可以在那裏歇宿。我們有點失望於當地的景致，此外，我們不願領公司底情，我們祇想再向前走。但汽車沒有油。我們信了別古斯先生底話，他說一路上可以添油。波達沒有油；叻谷托也沒有油。不得不丟下兩部汽車在這裏。謾拜，南布稜底汽車夫，陪我們到辣華意去過，他將用貨車載我們至公路終點，同着我們的廚子、耆者和

我們的鋪蓋，然後獨自回姆拜基裝汽油來給其他兩輛拋了錨的車子。我們的兩個僕歐帶了人家給我們的六十名佚子，先於六時動身走了。一部份在公路終點「大低澤」等待我們；另一部份則在邦比阿候着，他們走了一夜，次日中午即可走到那裏。真正的旅行就要在這裏開始的。

加朗先生請去吃晚飯。他是一位大獵人，住在伍谷托，已有四個月了，但他想離開這裏，因為此地之獵沒甚出息，他又無聊得要命。

我們很早就安息了；在旅客房屋裏，我們的蚊帳之內，兩人都睡得很甜蜜。約在晨二時，一陣腳聲和語音吵醒了我們。有人進來。我們用桑果話問道：「左尼耶？」（是誰？）這是一個重要的土人頭目，我們吃晚飯時，已來拜訪過。那時恐怕騷擾我們，他約定明日再同我們談話；但波達行政官帕夏派出尋他的一個差役，剛來傳給他一個命令，要他立回原藉。他祇有服從。但又捨不得拋棄了同我們談話的希望，他祇好在這不合宜的時間來找我們。他非常流利地說話，但我們一句也聽不懂。我們請他讓我們睡覺，候有翻譯的人再來。至於延誤行程的責任則由我們擔負，答應替他向那個可怕的帕夏說情。這帕夏有甚麼利益來阻止參巴、伍谷托（就是這頭目底名字）

向我們報告呢？這點，我們毫不困難就明白了，當早晨經過，讓拜翻譯，我們從參巴、叻、谷托知道了如下的事情：

十月二十一日（即六日之前），波達行政官派上士、閩巴到波登、伯勒去執行對於這個鄉村（在波達和叻、谷托中間）居民的懲罰。他們拒絕了遷居至卡諾路上的命令，因為不願拋棄他們的耕作。此外，他們還辯說，定居在卡諾路上的人是拜耶種，而他們則是波非種。

那麼上士、閩巴帶了三個警兵（我們很細心記下了他們三人底名字）●從波達出發。這一小队人，由甲必大巴、烏愛陪伴着，還有兩個巴、烏愛手下的人。一路上，上士、閩巴每經一個村子便徵發兩三個人，鎖着走。到了波登、伯勒就開始執行懲罰：十二個人被縛在樹上，村長，一個名叫可卜列的人，則逃走了。上士、閩巴和警兵本卓對着那被縛的十二個人開槍，把他們殺死了。以後大屠殺婦女，閩巴拿一把刀殺。然後捕得了五個幼小的孩子，關在一個房子裏，他放火把房子燒掉了。參巴、叻、谷托告訴我們，總共死了三十二命。

這個數目之外還須添加姆比利的甲必大，他從本村（叻、谷托附近布巴、加拉村）逃亡了，閩巴在叻、谷托北方第一個村子波秀愛捕得了他。

●應當問詳細一點，應當幫助政府調查此案。不久之後我就寫了信給代理大總督阿發薩先生，他根據這信進行查辦此案。

我們也知道了，麥巴、伍谷、托回、波達去，他本住在波達；他差不多到了，但在路上遇到南布稜總督底汽車，就是載我們到伍谷托來的汽車，他於是走回頭路，以為總督自己在汽車裏，他要向總督控告，他一定走得很快，因為我們到後不久，他也趕到伍谷托了。這個可以向白人領袖控告的機會，他是不肯放過的。

十月二十八日

麥巴、伍谷、托回報告佔了兩點多鐘。天下雨。這不是起旋風時的過路雨。天空布滿了濃雲；雨將下得很久。我們仍舊出發，在十時左右動身。我坐在讓拜身邊；馬克和者，則隨便安置在車內舖蓋之上，有點窠息在那布篷底下。路上積滿了水，汽車走得令人絕望地慢。每逢昇高之處，或在沙土太多地方經過時候，我們不得不下來，冒雨推動那陷在泥沙內的车子。

●不用說，麥巴、伍谷、托回一風波，便被關進監獄裏去。我給他帶去一封致胡夏的信，替他的遲到求恕，而且儘可能為他說情。——這信沒有一點效力。他下了獄，他的家屬也有幾個入下了獄。胡夏是容易捉着他們的，至於胡夏自己，則出巡去了，正是同關巴一路，關巴底「偉業」可見，絕沒有減損了胡夏對他的惡寵。

我要趕緊說這人之逍遙法外也不是久。麥巴、伍谷、托回之坐獄亦不是久，得到我的信後，總督命令查辦此案。馬、蘇先生負責查辦之責，他是為那季沙里的監察員，他證實了以上的一切，胡夏由此被告犯罪。

聽了參巴叻谷托底報告和加朗底敘述，我們的心如此不快，以至遇到一羣在修路的女人時候，我們甚至不能對她們含笑。這些畜牲一般的可憐人，在大雨之下淋漓着。其中有些人，一面做工，一面餵奶。大約每隔二十公尺，路旁即有一個大洞，往往達三公尺深；那些可憐的女工正是從那洞裏，沒有適宜的工具，挖出沙質的土，來填補破損的路面。不止一次，洞上稀鬆的沙土塌下來了，掩沒了那在洞底做工的女人和孩子。這話，好多人同我們說過。●這些女人做工地方往往離本鄉很遠，不能回去過夜，祇好在林子裏蓋些臨時的小屋，用樹枝和蘆葦築成，雨水仍是能够透進的，我們又聽說，監督她們的警兵，叫她們澈夜工作，修理最近一次暴風雨所損壞的路面，以便我們過去。

到了『大沼澤』汽車路底盡頭。大部份的伙子在這裏等待我們。其餘的則由那兩個僕歐帶着再向前走，我們須待到邦比阿才能再見他們。此時是下午二時。雨停止了我們急忙吃了一隻冷鷄，又動身走。這裏離邦比阿祇有十公里。我們不難走到的一般說，我們將少用『代步』

●應當指出這情形，即這條公路特別難於築造（由於地土底性質），害人得很，而其作用祇是爲了每月一次通行『林木公司』代辦先生們底汽車，他們是到邦比阿市場去的，行政官納夏陪伴他們。

●一半爲了愛走路；一半爲了顧惜我們的可憐的擡夫。

這個『大沼澤』很好；我們在這國土還未曾見過如此奇異如此美麗的。這個大的沼澤，對面就是一座不很高的森林，由葛藤和樹枝紮的小橋渡過去；一些永生植物蓋滿了沼澤，大部份是不知名的大亞倫樹舉起他們的半開的角，露出那白底紅斑的內部，莖上生有芒刺。再走五百公尺的路就到那個小河。一種神秘的寂靜，顯爲看不見的鳥底歌鳴所打破。許多低矮的棕櫚樹，傾垂牠們的枝葉在流水之中。坐獨木舟過那姆巴厄角河底彼岸。這裏森林就籠罩了你，而且現出更加美麗的；各處都有水侵進來，筆在木樁上的道路時常給小木橋間斷了。終於見到一些花：鳳仙，錦葵，以及一些很像諾曼底地方的 *gaulthier* 的花。我向前走着，說不出的陶醉和歡欣（無疑我們以後再見不着這樣美麗的了），但願能够停留在這裏，能够不帶這一大隊人伙再到這

●『代步』是一種懸椅，不是掛在兩根竹子之間，如人們起初所設想的，而是掛在兩根大棕櫚樹枝中間。四個人兩個在前兩個在後，支持着全體底重量。我沒有量過這棕櫚樹枝有多少長；但容易想像出來的，祇須設想，四個擡夫，一個跟着一個，還加上一個椅子底地位。每根樹枝有『競賽椅』那麼粗。我在森林內始終沒有找到一株棕櫚樹能够供給這樣枝條的。椅子之上，有些棕櫚葉在彎曲的枝條上面，這就是所謂 *rain boat* 了。牠抵禦日光，但擋塞了視線；而且若不是完全均衡的話，就會偏於一邊，甚至倒在人身上，非常麻煩。

由於那種大蒼蠅的原故，因之由於瞌睡病底原故，非洲這一部份沒有馬匹。

裏來，——他們過時，所有野獸都逃得遠遠了……這與我形影不離的一隊人伙，時常麻煩我，使我厭倦。我想嘗一嘗林中孤寂底滋味，於是加快了脚步，甚至奔跑，以為如此可以同那些人伙隔遠一點，但他們立刻也快步跑來，追上了我。我不耐煩地停了脚步，叫他們不要走；我在地上劃了一條線，要他們聽到我遠處吹叫笛時再越過這線前進。但一刻鐘之後我又須回頭找他們了；因為他們沒有明白我的意思，還呆等在那裏。

到邦比阿之前不久，森林終止了，或至少露出一些空地。叫喊和歌唱，使我們知道近旁就有鄉村。一羣女人和孩子跑來迎接我們。我們同幾個列隊立正的土人頭目握手，——由於熱情或由於誤會，我們而且握了幾個奴僕底手。我們裝做白人大官底樣子，很高貴的，做着部長出巡時對人還禮的手勢和笑容。一個大漢子，披着獸皮，在敲那掛在他的頸項的大木琴；他指揮着那些女人跳舞，女人唱着歌，發出狂野的叫喊，在我們前面掃路，搖動着 *manioo* 底大幹，或者在我們的脚步之下折斷了，一面嘈鬧地打着路上的塵土。這是一種發昏。孩子們蹣跚着，踏着腳。經過鄉村時，是很榮耀的。我們的儀仗引我們到旅客房屋，那裏終於又遇到了我們的忠誠的僕獸和那第一批出發的伙子。

十月二十九日

今天早晨我去見一個土人頭目，他昨天也來迎接我們。晚上他來回拜我，談了很久的話。阿頓當翻譯，坐在地下，在那個頭目和我中間。

那比阿頭目說的話，證實了參巴、叻谷、托告訴我的一切。他特別對我講了上次波達開不時的『跳舞會』。加朗先生底筆記裏也會記載此事，我今摘錄如下：

『在那比阿，九月八日，十個割樹膠的人（補充的調查說見二十個人）●屬於替『林木公司』做工的棍地隊裏的，——爲了上月未繳樹膠（但這個月他們繳了雙倍，約四五十公斤）——被判決擄着很重的樑木，在烈日之下繞着公司辦事處旋轉。若是倒地了，那些警兵便用鞭子打起來。

『這『跳舞會』，上午八時就開始了，直『跳』了一天，在帕夏先生和『林木公司』代辦莫林里耶先生面前。十一點鐘左右，那個巴古馬人名叫馬龍格的，倒地，再不能起來了。有人勸告帕夏先生，帕夏祇說，『我不管』，仍舊叫他們『跳』下去。這一切都是在那比阿居民集合起來之前演的，所有來趕市的鄰村頭目也在場。●

●他們都被判罰金，恰等於他們的工作底代價因之，他們兩個月的工作是白做了。其中一個要『談話』，還額外被判決一個月的徒刑。

●加朗先生底筆記，我祇錄了上面的一段，我說過，凡不能由我證驗的，或目證或各種旁證，我都不錄。我致總督的信，

引起的查辦，結果證明了上面所記的一切事實。

但他方面，我以後又知道了，胡夏先生在一個正式報告之中，毫不遲疑請求加朗先生作證。他對於加朗先生底信任，一定是完全有理由的（我承認他報告中提起我說的話，也非虛造），所以我今再錄一頁加朗先生底筆記如下：

「胡夏先生宣告梅對於波達近郊拜耶耶人的勸辦已經停止了。他估量（他自認）老幼男女共殺死一千人。那些衛兵和警兵，為證明其武功，必須將被殺的人處耳案和生殖器，割來呈獻給「司令」。鄉村被燒了，種植的東西被拔掉了。事情底起因可以追溯到一九二四年七月。

這一帶的土人不願意收割樹膠。當時行政官布格先來派了四名警兵，由一個土著土士帶着去強迫他們做工。由此發生衝突。一個警兵開槍。此時警兵全被土人包圍了，被土人纏縛起來。二十四小時之後，幾個激烈的土人把他們殺了，兇手并不多，祇消捕來便可完案。人家不這樣做，反而等待一九二五年初胡夏到任再辦，他一開始便實行一種極野蠻的勸辦。

這一切的原因，乃是「桑果烏那季林木公司」牠利用其樹膠專利及與地力政府狼狽為奸，遂使一切土人陷於極艱苦的奴隸地位。所有鄉村，沒有一個例外，都須繳樹膠和 Manioc 給公司。樹膠每公斤價一佛郎，Manioc 每籃十公斤價一佛郎。還要指出一點，在烏那季沙里殖民地，每公斤樹膠土人可得十至十二佛郎，每籃 Manioc 可得二佛郎半。土人要割得十公斤樹膠，須在森林裏銷磨一個月時光，時常須離開本村五六日路程，因此他們沒有很多熱心做這報酬很少的工作，他們寧願在本村近旁收取棕櫚果核。這工作容易得多，而且由於競爭原故（這個產物并未給公司專利），價錢到一佛郎一公斤，時常更多些。每人每月能得三十公斤，不疲倦，而且每日能回家睡覺。」

垂看這一段

「築路和搬運都是女人做的，雖然大總督有命令禁止。

這一帶公路都是築在多沙的地上，沿路沒有小石子。鄉村裏有的女人天天從早到晚都在搬土來鋪路；時常需走頗遠的路才擔得到土；他們沒有工具翻土，翻得的土是用籃子裝着立在頭上搬來的。大多數的女人，懷中抱一有幼兒。因此，嬰孩死亡率很高，人口一天比一天減少。

這個工作既然是築路工役，是不付工資的，這些做工的女人連飯都沒有得吃。」

那個頭目還同我們說起了波達監獄底生活，土人底痛苦，以及他們逃亡到一個比較可以忍受的地方……

我固然是氣憤帕夏，但「林木公司」底作用，比較祕密的，在這裏表現得特別嚴重了。因為最後，牠（我說的是牠的那些代辦）是無所不知的。因這情況而獲利的，正是牠（或牠的那些代辦）牠的那些代辦，擁護帕夏，慫恿他，和他串通作弊。這是由於他們要求，帕夏才任意將那繳納不足的土人關在監獄裏面。①

① 這個「帕夏案」結果怎樣呢？倘能知道是很有趣味的，我們不謹慎，果真害得加爾先生受人懲罰，害得他被人取消特權許可證了麼？

「在荆棘中，真理有何等昂貴的代價！」一個土人頭目這樣說。可惜，我們沒有好多機會來證驗這話。

爲要好好寫我的致總督的信，我就決定延至後日動身。我在法屬赤道非洲過的短短幾個月，已經學會了當心那些「真憑實據」當心事實之被誇大和歪曲。可惜這場「跳舞會」我怕不是甚麼偶爾一次的事件，倘若我挨次詢問的種種直接的證人的話是可信的，怕夏給予他們的恐怖感覺，使得他們請求我不要說出他們的名姓。無疑，他們以後又「翻覆」了，又要否認他們曾經見過甚麼。一個總督出巡時，他的部下來見，而且報告，報告中自然說些最能得總督歡心的事實。至於我要報告總督的事實，則恐怕有不受他的調查的危險；人家將細心隱沒了那能使他知道這些事實的一切聲音。我相信，以一個簡單的旅客資格旅行，有時能够使我看到和聽到那低低在下的事情。

接受了付托給我的使命時候，起初我還不很明白：應該做些甚麼事，能扮演甚麼腳色，又能有甚麼用場。現在我明白了，我開始相信，我來此地將不是徒然的。

自然我到殖民地來，我就明白了各種問題之可怕的複雜錯綜，這些問題之解決不是我的事。我絕未曾想要高談闊論那些需要深刻研究而我不配談論的事情。然而這裏，乃是一些確定的事實，與一般性的困難完全無關。本區長官也許從他方面知道這些事實了。但根據土人告訴我的話看來，他好像不知道。這個區域太寬闊了，一個人，又沒有迅速的交通工具，是不能夠監察一切的。這裏，同法屬赤道非洲其他各處一樣，人家又遇着兩個惱人的難關：人才底缺少和錢財

底缺少。

兩個人從旺谷托來（約四十八公里）送給我，遺失在那裏的我的瓢。當我給他們酬勞錢時，他們駭怪起來。

月光底下，在旅客房屋背後廣場上，大檢閱仗子馬克計算他們的數目；十人爲一隊；教他們自己計算。那些曉得計算的人，看着那些不曉得計算的人，大笑。我們分給每個人一調羹鹽；由此得到熱情的感激。

十月三十日

睡不着覺。一夜不能忘懷邦比阿的『跳舞會』。像人們時常做的，以如下的話寬慰自己，即說：法國未曾佔領以前，土人還更不幸些，——這樣寬慰，在我是沒有用的。我們負起了對於他們的責任，我們沒有權利逃脫這個責任。從此以後，一種悲歡佔據了我；我知道些事情，而不能置之不理。甚麼鬼怪驅我到非洲來呢？我來這地方尋覓甚麼物事呢？我本是安安靜靜的。現在我知道了；我應當說話了。

但怎樣叫人家聽我的話呢？自今以前，我說我的話，都不管有人聽沒有人聽；我都是爲未來

的人寫作的，唯一地但願著作能經久存在。我羨慕那些新聞記者，他們的話立刻有人聽，雖然立刻又被人遺忘的。自今以前難道我是在謊言圈子裏過生活的麼？我要到後臺去，到佈景底後面去，看看那裏究竟藏着甚麼東西，即使這東西是很難看的。我所猜疑的，我所要看的，正是這個『難看的東西。』

整天忙着寫我的信。

十月三十一日

五時未到即起床。匆忙喝了茶。收拾行李。房子背後廣場上，我們的伙子排着隊。（六十個人，外加一個警兵，一個土著嚮導，我們的兩個僕歐，和廚子；以外還有三個女人，陪伴警兵和嚮導。）頭目來替我們送行。濃霧中的月光。我們的黎明前的朦朧中出發，在大隊人夫前面走，同我們的僕歐，『代步』，擡夫，嚮導，警兵，以及那背行囊的伙子。

無盡的森林，試驗我們的無盡的忍耐心。昨日我沒有寫完我的致總督的信。可惜得很！不能寫字，甚至不能寫筆記，或在『代步』內讀書。我走了五個鐘頭相當疲倦之前，才坐上『代步』。因為走的路，起初多沙，到最後幾公里，則變成陶土質，滑溜溜的。在『代步』上休息了一個短時候，又走了五公里路。中間沒有站頭。這一節路雖然長，仍須走完的，因為不能在森林中過夜，沒有

宿舍，沒有筷子底食糧。森林是最單調的，很少異樣的情景。很像意大利底一座森林，譬如阿爾班諾森林或涅彌森林，倘若偶然沒有幾株高樹點綴其間，——比我們任何歐洲的樹高出兩倍，樹杪遠高出其他的樹之上，在其近旁，其他的樹好像是些灌木。其他的樹，樹幹半披着蘘蘚，好像綠橡樹或桂樹底幹。路旁長的綠色小植物，好像我們的覆盆子；其他的，好像我們的「魔草」；正如前天那個沼澤裏的水草好像我們 *opiole* 和鳳仙花一樣。我們的栗子，并不比這些在地上僅見絨毛殼的果子少奇異些，少美麗些沒有花。人家爲甚麼對我們說，森林這部份是特別有趣和美麗的呢？

快到站頭之處，地面漸漸下降了，以前是完全平坦的；走到一條小河，不深，有樹木遮蔭，清澈的水在白沙的河床上流着。我們的伙子在水裏洗浴。

人說，在這地方洗浴是危險的。我不相信這話，既然不害怕有鱷魚和害日射病。不是害怕這些，——有些醫生說（馬克也附和他們屢次對我說，）——而是害怕肝充血，熱病，寄生蟲病等。昨日我已洗了浴。結果怎樣呢？十分舒服。今天我更不能抵抗水底誘惑了，我很甘美地浸在晶瑩而清涼的水中。我從未會洗過一次比這更愜意的浴。

一些頭目來迎接我們，帶來兩面銅鑼，幾個小孩子擡着「巴貢古人」（替「林木公司」做工的土人，一律被稱爲「巴貢古人」）底兩個重要鄉村。旁邊一個極小的鄉村，伍德列，此時

祇住了五個壯丁（都到森林裏割樹膠去了）和五個殘廢者；殘廢者管耕種的事情不用說，這些在森林裏的入，沒有人監督，一定儘可能少做工，爲了如此微末的報酬。由此，那些公司代辦便想出懲罰辦法，來灌輸他們以「義務」的感覺。

同巴貢古鄉村兩個頭目談了很久的話。但單獨同我們先說話的人，看見另一個走來，就不響了。他不再說一句話了；再沒有比這緘默和這害怕惹禍，更能感動人了，當我們問他關於波達監獄殘酷的待遇時候，他自己曾在那裏面關過。以後又是單獨同我們說話時候，他再告訴我們，他看見那裏一天死了十個人，受了虐待的結果。他自己還留着鞭打的痕跡，疤痕，他指給我們看，他證實了，人家已經同我們說過的話，●即說：囚犯食糧每日祇有一塊 *manioc*，大小同這一樣，——說時他舉起了拳頭。

他說到了「林木公司」慣科於那些沒有繳納足夠樹膠的土人的罰款（應該說是問他們「預徵」）四十佛郎；換一句話說，土人希望能得的月薪，他又說，那不幸的人無法繳納罰金時，則除了向一個較有錢的人借貸之外，就不能避免坐牢，——有時繳了罰金之外還須坐牢。恐怖流行着，附近的鄉村都逃光了。以後我們同其他的頭目談話。問他們：「你的鄉村有幾個男子？」時，他們總是屈着指頭，說出每人底名字，來計算。很少有十個人以上的。阿頓當翻譯。

●以後行政調查也證實了。

阿頓是聰明的，但不大會說法國話。當我們在森林中休息時，他就說我們找到了一個『宮殿』(Palace)其實是說一個『地方』(place)。經過他翻譯，我們問一個頭目：『你的村子有幾個逃亡了，或捉去坐牢了？』阿頓便回答道：『這裏十個人，那裏六個人，更遠一點還有八個人。』『人』字，他不說 *homme*，而說 *nomme*。

好多人來找我們。有個人要求給他一張證書，證明他是好多鄉村底大巫士；又有個人要求許可證，允許他走到更遠地方，『單獨建立小村子。』當問他們渡達監獄關了多少囚犯時候，我得到的唯一回答，不管是誰答的，都是：『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坐牢的人中間也有好多女人和孩子。

十一月一日

心中多事，睡不着。五時以前出發。走二十五至二十八公里的路，沒有坐一下『代步』。沒有按里程碑的道路，究竟有了多長，除了靠走路的時間以外，無法計算。平均我們一點鐘應當能走五六公里。最後幾公里路，在沙上和烈日之下走的，特別使人疲倦。森林又是很單調的了，起初毫無奇特之處，然後忽然在半路上，一條闊而深的河，河水異常晶瑩，約在五公尺以上深處，看得見茂盛的水草搖來搖去，在一座橋下，這橋彎曲，搖動，外觀非常脆弱，是一些圓莖鋪成的，由籐條紫

着，并不穩，差不多與水面相接，架在一些大木樁之上。好像是泥濘地上用樹枝和本柴鋪了一條小路，讓人家走過去，不會弄濕鞋襪。若是垂下頭去看那嚇人的深水，就要眩暈的。過了河（波當格河罷？）一公里或二公里的路上，森林又是最奇異的和最美麗的。我在這筆記中，總是拿這兩個形容詞合起來用，因為風景如果不是奇異的，就要使人想起歐洲某處的風景，而這回憶總是不利於他的。倘若我見過爪哇或巴西，這部份充滿了攀緣的羊齒和大亞倫的森林，也許又是平淡無奇了；但現在牠不像我以往所見的，我就能够覺得牠是新奇的。

未到圖棍遮比塔（我們在那裏宿歇）之前，經過三個窮苦的小鄉村。全是女人。男人總是割樹膠去了。諸頭目遠來迎接我們，帶來了三面銅鑼，由一個殘廢的老頭子和一些小孩子敲着。然後，快到圖棍遮時，女人和孩子來迎接我們，銳聲的叫喊。歌唱，狂熱的跳躍。最老的女人是瘋狂的，而這些老太太底可笑的跳躍是頗辛苦的。所有的人手裏都拿着棕櫚葉和大枝，或者替我們扇風，或者替我們掃塵。很像基督進耶路撒冷。女人們沒有別的衣服，祇有一張葉子（或一塊破布）遮掩生殖器，葉柄夾在兩腿中間，向後拴在那當腰帶用的繩子上。有些人後面背一個大墊子，用綠葉實枯葉做的，總之沒有比一八八〇年間流行的圍裙更可笑些，但在我們停歇的最後的鄉村，女人又都是用葛藤裝飾着。

一個快差比我們先兩日從邦比阿動身，通知我們要來。鄉村底進口和出口，幾百公尺長的

路（有時是在密林中或荆棘中，我不很明白爲了甚麼原故，）人家除了草，鋪了沙。有些地方，就在沙面上，有很好看的錦葵花，好像 *Cattleyas*（我在愛亞拉附近森林中散步時已經見過這種花。）是這種花結的麼？那種珊瑚色的果子，形如蒜頭，地面上也找得到，土人吃其中的肉，有茴香的味道。近旁，葉子，好像一枝小棕櫚，約一公尺半長。這些花是掃路之後才開的呢，還是人家有意讓牠們開着呢？我願意相信是讓牠們開着的，我喜歡這種沙路，上面甚麼都除去了，除了花。

每到一村，我們都回頭目說話，勸他們候「林木公司」肯出一公斤兩佛郎的價錢，再繳樹膠。——公司本應出這價錢。因爲人家對我們說，公司時常祇出一佛郎半，從二十公斤以上起才肯出。佛郎。此外我們又勸土人學會自己稱樹膠，因爲他們祇曉得算容量（一籃一籃算，）以此公司底代辦，那些無恥的，就可以在重量方面欺騙他們，行政官也無從保護他們。●

●政府和公司間的契約，議定，除了因專利而得之樹膠以兩佛郎一公斤付價之外，還要付給所謂「額外工資」，即是給予一種佣金與全村土人。倘若生產超過了一定的重量，或者在歐洲賣得好價錢時候。（詳細規定我不知道。）這可見是生產者得分公司利潤之一種辦法。事實上，我恐怕，「在歐洲賣好價錢」最近幾年未曾有過，而土人也「是毫無領過甚麼「額外工資」的。」

新的契約，在下烏那季用電報宣佈的（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則取消這個利潤的規定；從此以後，每公斤樹膠付生產者兩佛郎，乾樹膠則付三佛郎。此地的實際情形，使我想得到公司永遠不會認爲樹膠乾到值得付三佛

耶的，所以大多都是付兩佛郎；而歐洲市場好價可以再得佣金的希望，生產者方面也失去了。」——以上是某人寫給我的信。

據X先生的意見……「在洛拜和上哈一帶地方，每人每月平均生產約二十公斤，即每人能得四十佛郎工資；公司在這數目內選扣去除給生產者多少有用的物品（鹽、煙之類）底代價，約八佛郎至十佛郎。」（我以後又知道了那些商人還有辦法在供給這些物品上面掙錢，有時價錢定得很高。「土人以過低的價錢賣出樹膠。又以過高的價錢買進貨品。」——一九〇二年查萊在他的大著法屬阿果第一八七頁寫了這幾句話，他關於大專利公司的作用說得很清楚。）「我忘記了查問明白這些物品是否以食物的形式作為公司應給合同雇用的工人的必需品呢？」（寫信給我的人這句話說得不很清楚。公司應該擔負所雇工人的伙食麼？或者公司從他們的工錢中扣去伙食費，以此更多一個機會來剝削他們麼？我不知道。這是容易查考的。）「我已經見過此類胡為，又還記得十年前在邦嘉蘇分發「物品」的事實，即以「鐵鎖」發給那些居住薩牆草屋的工人。那些工人自己的這些鐵鎖去變錢，然後拿變來的錢購買他們的糧食。」

我們一停歇下來，就有很多的人忙着向我們求助，爭訟的人要我們判斷，傷病的人要我們醫治等等。有一個人，由他的兄弟姊妹陪着，求我們判他的一個鄰人賠他損失，因為這鄰人同他的女人睡過覺，害得肚裏三個月的胎兒流產了。他要求五十佛郎賠償胎兒底死……

十一月二日

我們到加塔各時，已過了中午；五時從圖棍遮比塔出發，我們沒有停歇直走了七個鐘頭，其

中半個鐘頭坐『代步』；惟有一次很有趣的渡河，在籐條紮的木筏之上；一根聚滿螞蟻的籐條當作槳。此外，到處都是單調的；滿地高大的草，中間雜有小樹，好像軟木橡樹，有時在森林邊界，無疑是沿着一條隱藏的河道的。

廣闊的 manioc 田，沒有人收割，成了一片柴草；稍遠一點，蓖麻田，也沒有人收割；所有的男人，或者割樹膠去了，或者坐牢了，或者死了，或者逃了。離開了這可咒詛的波達區最後的鄉村之後，一個大漢子，從前村進口陪我們走的，在我身邊走，手握着手（我以為是個頭目）——此時忽然宣布說：他不回去了，不復回他的本村繼續做割樹膠工作了。他要求不離開我們。但他的兄弟（他極力說：同父同母生的，因為這一帶地方常常把普通朋友叫做兄弟）是甲必大，極力反對他走。商議了很久。『是他要負責任的；是他要被捉去坐牢的……』一點酒錢就使他安靜，決定他單獨回去。

在加塔各（有些地圖寫加塔博。）由於看到許多男人這一點，人家就知道已經出了波達區範圍。村長忙着問我們呈驗他的委任狀，那裏寫道：『無能力的村長；沒有魄力；不能撤換他；村中沒有比他好的土人。』

加塔各是一個大鄉村，將近一公里長。惟有一條街道，倘若這個無窮盡的長方形廣場可以稱為街道的話，所有的房屋都排列在這廣場兩旁。

傍晚到一個遮蔭的小河去，我洗了浴，從一個大枯樹幹滑落到一個白沙為底的水潭裏去。一隻小松鼠走來看我，像我們本國的松鼠，但皮色更深暗些。

十一月三日

從勿塔各動身，天還未亮，好久的時間，我們在森林裏走，如此黑暗，若非嚮導在前引路，我們就辨不清那彎曲的小徑。天亮得很遲慢，一個灰色的天，黯淡無光。說不出的愁悶。單調的森林（有幾處頗美麗，但好多枯死的樹幹）在 manioo 田中間，——又是沒有人收割的，雖然我們已不是在波達區地界。我設法問一個村長（我們在這村休息）一個愚蠢的人（同前村村長和後村村長一樣）他呈驗委任狀，其中又寫着：『無能的村長。對於底下的人沒有威權。』顯然是這樣的。我的問題：『爲甚麼當時不收割 manioo？』無論如何得不到回答。一般說，『爲甚麼』這字，土人不懂得；我甚至懷疑他們的大多數方言是否有與『爲甚麼』意義相當的字。在布拉薩城審案時，我就覺到了，每逢問這些人爲甚麼，逃出他們的鄉村呢？『總是回答：怎樣……如何……』似乎這些人底腦筋不能建立因與果之關係（以後旅行我還有好多次發現這個情形。）

每個村口，女人底跳舞。那些半老徐娘無恥的跳躍，是十分辛苦的。最老的總是最熱昏的。有

●這就證實了，註解了和說明白了列衛布魯爾在他的原始心理一書中所說的，這書此時我還未讀過。

些人簡直同瘋子一樣。

我們的一個伙子病了。一個道威氏香丸使他好過一點；但他不能走路。別人用吊床擡他走。馬克替另一個伙子醫腳。我們簡直沒有用我們的『代步』。烏特曼，刀割手脚，割得很深，佔據了一個『代步』好久。沒有甚麼可記的，除非是入暮時下河去（我們中午到貢口盧）開了幾槍都落空了，減少了不少我的自信心。往日初打獵時的成績，令我得意。我不願再摘準了。

十一月四日

三時左右到諾拉，涅默列一段路是快步走過的；我們走了四十公里以上，其中約有三十公里是步行。出發時，月亮差不多還在正天中。——『中午時候』阿頓說。（還不過四時哩。）再沒有比這代替月亮的朦朧曙色更愁悶了，更陰鬱了。早晨，很濃的霧；但那經過幾點鐘長久的多樹草原，其表現一種暫時的韻致，乃是由於其中有很多的高草，很輕飄，又被這霧染成玫瑰色。這些高的草，垂在路上，打濕行人底額頭和裸臂。不久全身都濕透了，如同淋了一陣大雨。沙質的路上很多足跡（鹿，野豬，野牛，）但看不見一隻野獸。我們這一隊人底聲音，甚至氣味，把牠們都嚇跑了。我們開了幾槍打那距離太遠的鳥，都沒有中。過一小河時，一羣蟬噪得令人耳聾。那個警兵奪了那跟隨我們兩日的小孩（同他的主人，雅莫盧村長底使者）底標槍，把一個大蟬釘在一

株樹幹上，這蟬翅有虎斑，現出碧玉的光澤（下翅則是深紅色的）。昨天到準備歇宿的村子時，已經完全黑了；旅客房屋離古盧三公里，但剛來了一個客商，準備給我們的伙子的 manioc，都被他搶光了。這一晚，我們空等了好久人家預許的食糧，祇好回去找古盧村長，此時才知道這事情。我們便如此多走了六公里路。這村長來拜我們，穿阿拉伯服裝，非常和氣；他向我們解釋，他祇能先招待先到的人，這是不難原諒的；但是我們的伙子要吃飯。我們不得不手拿火把，由村長幫助着，一家一家去討食糧，終於集合了足量的 manioc，然後精疲力竭地回來。

未到諾拉之前數公里，那條小徑從密林中出來，忽然通到麥格拉河（這河下去就變上哈河）。我們離開了「代步」，會兒，坐在一棵樹幹上，在一座屋子遮蔭之下，在那築在河邊的小漁村裏；我們看那六個窮苦的女人跳舞；爲了恭敬來看的，因爲這些女人是醜而老的。在草原上和種香蕉以及幾株椰子底園圃中，再走二了公里的小徑，然後到那奇異的諾拉底對岸；看得見那城底幾個屋頂，在河底對岸，我們坐獨木舟過河去。我們到目的地了。這是該到的時候了。我們所有的人，都疲倦了。但在這五日行程中，總之沒有甚麼嚴重的障礙。（昨日爲小心起見，我又雇了五個「代步」擡夫，因爲我們那些擡夫是很可憐的。）

雅莫盧村長（邦比阿的）借給的甲必大，替我們引路的，還負了使命，爲他從諾拉帶回他的一個被某警兵拐逃的女人。到了諾拉之後，我們聽說那警兵和那女人昨天動身往卡諾去了。

第五章 從諾拉到波宗

十一月五日

伏運問題發生恐慌。我們的伏子都要回去了；至少政府招雇的六十人是如此。昨天，人家給他們許多香蕉，但很少 manioc。這就惹起了一種重大的怨望。向來，運物的伏子，每人每日政府給一佛郎二十五生丁，空身的伏子，則給七十五生丁；但時常全數都付與頭目，以致伏子本人毫無所得。我們的伏子斷定說，此次一疋也是這樣的。我們現在是進退兩難了，因為沒有法國政府代表人在此，是極端困難另找伏子；他方面，把這些人拉到離本鄉太遠的地方去，我們也認為是不人道的。起初我們想可以坐獨木舟潮流而上直至卡諾，但愛格拉河因下雨長大水了，祇有下水可以通航；水流湍急，很危險。無法，祇好循原路回到貢古盧，然後沿左岸走到卡諾，因為據說其他的道路不能通行了。一條道路沒有人行走，就要生長草木而不能行走。

我們的伏子，用一根很長的竹竿，竿頭劈成幾片，非常輕巧地取下了那懸在我們的走郎屋

蓋樑上的幾個『泥水蠅』底巢，這是約有二十個小房的巢，那些幼蟲，或蛹，當牠們還是乳白色的時，據我們的伙子對我們說，是很好吃的。我們也看見這些人捕捉那我們的燈光招來的成羣的有翅螞蟻，而且立刻嚼食了，甚至沒有拔去那些巨大的翅膀。

十一月六日

很難得到 manioc 給我們的伙子，人家終於送來了，但沒有舂過；伙子們生氣，爲得新招一批伙子，我們決定延至後日動身。然而我們不致先遣散現有的一批人，雖然他們灰心了，而且不聽調遣。

傍晚，我們坐獨木舟渡過愛格拉河，參觀『林木公司』底機關，兩個很殷勤而很年輕的代辦在那裏負責。這二人似乎是正派的人。我們在他們的商店購買了種種用品，然後到河邊一

●他們不要存幻想：他們的正派將害了他們。公司一定更喜歡其他的代辦，他們能更多替公司掙錢，而這二個人以正派的行爲不能掙得那麼多。最能使我的思想明瞭的，無過於向一公司底另一個代辦的話，那是我後來聽到的，而且在另一個不同的區域。人家一定明白，我爲甚麼不願在這裏寫出人底名姓和地點。這個代辦和我們同船從法國渡海到非洲來，他很高興又遇見我們，他毫無顧忌地同我們說話，絕未想到起初他的話惹起我們嫌厭，而我們竭力掩飾着，怕打斷了他的話。

他告訴我們以前是在黃金海岸做事的，做了很久；我們問他是否喜歡現在這個地方。

「當然哪。」他喊道，「在黃金海岸，甚麼事都不能做的。你想，那裏黑人差不多都知書識字。」

他雇用黑人，每月二十五佛郎，外加一佛郎星期六津貼，不供膳，也不供宿，去收割樹膠，而這樹膠是不付錢的。這是「自由雇用的人」，他們還以為這種悲慘的地位比政府徵工好些哩。政府徵工把他們嚇得逃歸本村而躲藏在偏僻的荆棘叢中。——「另一種逃避徭役的方法。」他又哭着對我們說，「乃是淋病。這些傢伙知道政府不要害淋病的人，他們又認識了那些能給他們這種病症的女人。」

他對我們說，他每個月掙四千佛郎，「外快在外」今年公司還要給他一萬二千佛郎紅利哩。

他沒有隱藏對於英國商人的氣憤，這些英國人蠢得很，竟將市價直接賦予土人，「這就敗壞了本行生意。」他無恥地自認說，貨物方面若是掙得不多，就要「在斤兩上作弊以爲補償。」

我表示說要給一百佛郎酬勞那個給我一隻新「丁地基」（小動物，我以後要說到）的土人頭目時候，他

便發聲厲聲說：

「一文也不要給他！」

「然而那是應當！」

「一文也不要給！」

「爲甚麼？」

「這些人，若是給了甚麼酬勞，就要以爲人家掙了他錢了。對你說：我同你說過的那個頭目，一天會給我一隻猩猩，我立刻在圖亞拉賣出去，得了一千五百佛郎！」

「那麼你一文沒有給他麼？」

「我給他！我反而大罵了他一頓……好的，過了幾天以後，他又給我一隻猩猩，你看。」

個大村莊去，恰在喀台河會合愛格拉河而成。上哈河的對點。在村莊對面，一座斗階的山，上面長了濃密的樹林。據說林中有種種式式猴子，尤其有許多大猩猩。人家用網去捕牠們。村莊的人指示我們看那種堅牢的網，網眼很大，掛在他們房屋底門口。進村的地方，設了一個獵豹的陷阱。伏運恐慌忽然解決了。人家對我們說：我們可以坐「捕鯨船」上愛格拉河直至巴尼亞，不過四天就可以到了。

十一月七日

兩個土人剛殺死了一條蛇，長一公尺半，比起長來，身體是很粗大的。可惜殺時把皮弄破了。這蛇很好看，背上有斑紋，不是斜方形，而是很正的長方形，淺灰色，圍着黑圈，在一個較淡的括弧之內；這是辟東蛇底變種，我別處未曾再見過。

我們請B醫生和維雅公司一個代辦吃午飯，這公司做皮貨生意。●這兩人都從巴尼亞

他很埋怨政府，就是「妨害商業」；但他埋怨的是高級的政府；至於他做事那一區的地方行政官，則受他頂讚：「一個黑人會去告你的，去罷，他不久就知道你給他甚麼顏色。」

他還要說很多的話，倘若他沒有從我們的眼光裏看出了甚麼「不同情」的神氣。

●在好的季節（乾燥季節）他說每月運了一萬五千張的小羚羊皮出去。不用說，我不能保證這個數目是準確。人家給了我甚麼數目，我就照抄下來。

回來的醫生同我們說了好久關於「林木公司」的事情。據他說，公司總有方法逃避賢明的醫藥章程，巧避衛生檢查，并戲弄土著工人底證明書，牠——一村又一村招募土著，組成「巴貢古隊」替牠工作。由此傳播瞌睡病，無法檢查的。他認為「林木公司」破壞了，摧殘了這個地土。他爲此事寫了秘密報告給總督，但他確信，這些報告還是被人留在卡諾沒有發出（因爲缺乏行政人員，諾拉暫時屬於卡諾管轄），以致總督仍舊不知道這個情形。

昨夜，一個旋風沒有成功；人們窒息着；人們徒然希望一陣暴雨，能使空氣稍微清涼一點。許多雷閃，但在上游很遠之處；沒有聽到雷聲，在雲背後閃着，忽然照出重重疊疊的雲。我從床上起來，在午夜左右，長久坐在屋前，靜觀這奇景。

接連兩夜，一個大猴來我們的屋子上面跳舞，把屋頂跳破了。

不能設想，比這熱帶灰色的天底下的早晨，更發鬱，更乏味，更愁悶的了。沒有一線陽光，天沒有一絲笑容，在中午以前。

① 應禁指出，這個區域（比羅羅區）至今還被認爲沒有睡病的。在這裏，「林木公司」雇了許多割樹膠的人，又拒絕經常雇用，以此逃避了醫生檢查，而促成此病蔓延於這個向來無病的區域。（錄自一個報告）

昨天在B醫生家裏吃晚飯，維雅公司底代辦同席。吃了一半時間，忽聽得敲警鐘。是失火麼？此地火災是常見的，士大夫時常燒野火，不大理會附近房屋是否被火燒着。一陣喧嘩之聲漸漸近來。忽然，隣近某公司那個葡萄牙人，我們早晨曾向他買煙草給我們的伙子的，他衝進我們在吃飯的走廊裏來。他除了一條褲子之外，甚麼都沒有着。興奮得很，好像瘋了一般，他告訴我們那些警兵要『打破他的嘴』，因為他的廚子佔了一個警兵底女人……醫生很堅決地同他說話，我認爲說得很好，而且把他送走了。查問的結果，發現那個女人正是那個警兵從雅莫盧家拐去的，陪我們來的甲必大波波里負有使命找回這個女人。甲必大昨日回去了，空手回去的，因爲人家告訴他：那個女人和警兵已經逃往卡諾。

今天早晨我們審問這一案有關的人犯。拐子警兵，另一個警兵當翻譯（護送我們的警兵），他口吃說不出話，葡萄牙人底廚子，最後那個女人，廚子底四天姘頭，這女人沒有衣服，祇有一小束葉子拴在一條珍珠帶上。夏哇一樣，『永久的女性』；她是美麗的，兩乳下垂，臀部，骨盆和大腿底線條是很純粹的曲線。她站在我們面前，兩臂高舉，攀住我們的走廊屋頂底竹子。無窮盡的問供。所有的土人都說一種文法錯亂的法國話，說得又快，令人聽不懂。然而結果問出了，這整個故事，與差不多所有的故事一樣，祇有一個金錢問題。雅莫盧要求的，不在這女人，而在他要時付與她的父母的一百五十佛郎。此外還有替女人納的十佛郎稅，那個警兵付出了，那個廚子也償還

他了……我們不知道如何判斷好。我們決定女人應當回雅莫盧家去，既然警兵和廚子都不肯給雅莫盧以那女人原價一百五十佛郎。女人聽着她的最後兩個丈夫對她說的話，現出說不出的無可奈何神氣；這兩人都對她說：她太輕薄了，不值得娶她。警兵甚至說：『她變成太風騷了。』我們仍判還那女人從雅莫盧家帶來的腰裙，外加五佛郎——警兵和廚子各出一半——做回去時路上伙食。這一切費了好多的時間。

然後我們長久審查『蟻獅』底『漏斗』，我們放些小螞蟻在那『漏斗』裏面去。昨晚，我居然能讀幾頁巴蘭特黎師傳，很有趣味。

十一月八日

我們堅決放棄了『捕鯨船』，同時就不走巴尼亞過；我們得經過培培拉而到卡諾。我們辭退了那六十五名伙子；人家答應另給我們四十名，一定够用的。所有的時間差不多都用來照料事務，并修改和用打字機打出我的致總督的長信。昨晚，一個信差給我一封馬塞爾德可伯底信，這信在蒙棍巴等我兩個多月了。這個信差昨晚告訴一個衛兵，參巴被巴捕下獄的事情，那是我早已料到的；但今天早上我們問他時，他又否認說這話，甚至否認說了甚麼話。他從地下拿起沙來放在額頭，發誓說參巴并未被捕。我們覺得他因想起了可能的懲罰而恐怖了。

我們明天動身。

十一月九日

在剛馬，愛格拉河旁莫格羅在對面，在這大河底對岸。我稱這做「大河」因為這水要使塞河慚愧的。幾幢小屋在一個斜坡上，其中一幢很寬大的，爲我們所佔據。很小的蠅類，「Journous」無疑，一羣羣地鬧得人不舒服。房子內部，竹和茅草，給煙熏得完全現出光澤，這就使得污穢的屋子，外觀好像光亮而清潔的。我們一到天就下雨了，差不多立刻就黑了。這一天路程，比人家告訴我們的長得多；我們早晨動身，傍晚才到剛馬。幾個伙子疲倦得很；一個窮苦的老頭子，特別叫我們看，他的膀下腫了一塊如雞蛋大。我們祇能雇到四十名伙子，因此有幾份東西以前是兩個人同負的，現在則由一個人負擔。這個伙運問題，甚至「代步」擡伙問題，妨害了我的旅行；一路上我不斷地想着這個問題。

經過的森林，比未到諾拉以前的更有趣得多，由於林中常有小溪流着。路徑突然下降，向小溪走去。森林本身是更奇異的；一種大樹，我不知其名，葉很寬而好看，給了那些矮樹以一種很異樣的景致。一些很好看的樹，「幹基」寬大。溫度是很悶人的，并非因爲太熱，而是空氣太重，太多蒸氣，使人滿身出大汗。我脫下背心，浸透了汗；我的襯衣也脫了，絞得出水來。我拿來掛在「代步」，

但整日都不會乾的。天是低的，一律灰色；一切都是沒有光澤的；走着，好像是在做一場噩夢許多鳥兒歌唱，奇怪地，令人不安地，若是停步不走就要心跳——我會比一切人走在前頭，孤單地在這廣漠之中，停了步，心跳着。

我要在這裏留下昨晚奇異情景之苦中痕跡。我們在B醫生家裏吃晚飯，同席者有維雅公，司底青年代辦A（他祇有二十二歲）和內河船長L，他剛從布拉薩城到此。我們不久就看出，B醫生有點反常。除了他的興奮的言辭之外，我還覺得，當他斟酒給我時，在那酒瓶下，我很难拿穩我的杯子，因為他總要在遠處斟酒的，有好幾次，他從他的盤裏叉起菜來，不是放入口裏，而是連着叉子放在檯布之上。他是漸漸興奮起來的，並沒有喝多少酒，但也許他早喝了好多酒，爲的慶賀船隻到來。然而我猜想不是酒，而是別的東西作怪……：早一天，我給他看我的致阿發薩總督的信，其中有嚴重控告帕夏的話；他表現義憤；然後，一定是害怕了，當我不小心說起了要另抄一份寄給部長時候，而且由於一種同事相讓的感情，他這晚反而抗議說：許多行政官吏是正直，忠誠，自覺，而且極好的工作者。我也分辨說，我並不致疑這話，我也認識許多這樣的好人；但因此更要當心某些害羣之馬（我又加上一句說，我見過的各級官吏很多，祇遇着這樣一個害羣之馬）會敗壞了全體。

『但是，』他叫喊說，『你不能阻止公衆注意力特別轉到這少數害羣之馬身上呀！與論正要以這少數的人代表全體的。這是很可惜的。』

在他說的話中，有好多是實情，我當然也感到的。我也覺得他害怕早一日讀了我的信後贊許得太過分了，而他抗議的正是這個贊許。因爲立刻他就主張殘虐黑人的政策了，他堅決說：非用武力，非用血淋淋的教訓，不能從黑人得到甚麼東西。他直至於說，曾於某日手殺了一個黑人，然後立刻補一句說，這是一種合法的自衛，不是保衛自己，而是保衛一個朋友，否則那個朋友一定要犧牲了。然後他說，祇有使黑人懼怕，才能受黑人尊敬；他說起了一個同行，X醫生，即先他在諾拉服務的，這X醫生和平地經過加塔各村（或加塔博村），即我們不久以前經過的那個鄉村，竟被捉住，綁起來，脫光了衣服，從頭至腳塗了種種鮮豔的顏色，而且被人強迫隨鑼聲跳舞至兩日之久。從諾拉派了一隊兵去，才救了他……這一切愈說愈荒唐了，愈說愈前言不對後語了，愈興奮了。我們大家都不響。惟有B一人說話。倘若我們沒有告辭回家收拾行李，準備次日出發，他一定還要說更多的話。他即使不是擁護帕夏，至少他說的一切的話也含有求人原諒及表示與我疏遠的用意。他還對我們說（若是真的，這卻是很重要的）：政府承認的鄉村頭目，往往祇是一些爲所轄土人看不起的人物，一些舊時的奴隸，一些草紮人，被推舉出來負責任，受懲罰的。他們如果捉去坐牢，全村的人都很高興。真正的頭目是一個祕密的頭目，法國政府往往不知道。

我這裏祇能記下談話底大意；我不能寫出這晚令人憂慮的怪異的空氣。要用許多藝術手腕才寫得出來，而我是信筆寫的。還須補記一點。卽B醫生是用一種直接的顯然預先想好的攻擊來開始這話題，卽在喝湯時他問我道：『你遊過諾拉的公墓麼？』我回答沒有去後，他接着說：『好的！那裏已經有十六個白種人底墳墓了……』

十一月十日

這個區域很多豹子，據說還敢到人家來哩。但屋裏悶得很，我們把我們的帆布椅橫在門口，這樣比那用大張樹皮堵着門而缺乏空氣要好些。

沒有了錶，我的警覺就活躍起來，起床太早了，祇有我一個人起床。夜還是太暗的，應該等着；再睡一覺……

我們黎明出發，睡意還未消。這一日路程，人家對我們說是很短的，我們則覺得是走不完。我們直至四時才到姆本格歇宿處，僅僅中午休息了一會兒。我徒步走的十五公里，費了極大的力氣；但我一天比一天更厭坐『代步』了，那上面搖得很不舒服，我又一刻忘不了攪夫底勞苦。我們一天比一天更進入奇異的情景。今天，我整日生活在一種癱瘓和無感之中。猶如喝了毒藥酒。喪失了關於時間，空間以及我自身的感覺。

傍晚，天晴朗了一些；當我寫這幾行字時，夜漸漸昇上了美好的天空。我們終於脫離了森林的壓迫了。森林有時是很美麗的；那些大樹，樹幹根基好像害了「象皮病」然，也漸漸多了。但因缺乏陽光之故，森林好像都在睡覺，令人絕望地愁悶。多有的葉子是光亮而堅固的，類似桂樹，綠橡樹等底葉子；沒有類似榛樹等的葉子，這類葉子柔軟而多絨毛，猶如海綿，給那通過其中的陽光以一種綠色，使諾曼底樹林現出神秘的景象。直至中午還是潮濕的，枝葉都滴下水來，路上陶土因此油滑得很，難於行走。我們的「代步」擡夫有三次滑倒了。有時渡行一條小河，我們很願意在那裏多停留一下。姆本格同剛馬一樣，也是建立在一個廣闊的平野之上，乃從森林開闢出來的，四面八方都是森林，惟有中間這一片草地，長了很高的草，向前走去就要在其中消失了，我開槍打一些怪鳥，三槍都未中，我很願意走近一點看那怪鳥。

我們的僕歐，懇摯，殷勤與熱心，是超出一切讚美辭之上的；至於我們的廚子，則他給我們燒的菜，是我們在這殖民地嘗到的最好的菜。我仍然相信，而且更加相信，人家不斷地指責的此地僕役底錯誤，大部份是從待遇他們及與他們談話的態度上面造成的。我們則祇有慶幸我們的僕人——我們一向都是溫和地對他們說話，一切信任他們，一切東西交付他們去收拾，而他們直至現在也表現出一種完全的正直，更甚於此哩，我們還在所有僕子，所有鄉村不認識的人面

前，陳列些他們最喜歡的，而失竊又最難追究的零星物件——我們在法國還不敢這樣做哩——而至今未見有失落的。我們的僕人和我們中間成立了一種相互的信任和友情，所有的人毫無例外，至今都表現對於我們小心謹慎，正如我們對於他們一樣。●

●這個判斷，似乎不大成熟的，以後卻得到證實了。我承認我不明白那些白種人無論做官的或經商的，無論男人或女人，他們爲甚麼以爲必須用超羣態度待遇他們的下人，至少說話時，是粗暴的，即使真正對於他們表示好感時候也是如此。我認識一位太太，她本是可愛而很溫和的，但她總是把她的僕歐叫做「獸頭」，卻未曾下手打過他。這是習慣，她說，而且「你也會這樣的，你看，你祇消等一個月。」我們等了十個月，用的仍然是這幾個人，卻未曾學了這個習慣。我們偶然僱傭到幾個人罷，也許然而……我寧願相信：每個主人有其應有的僕役。我以上的話，不僅是對於岡果一地說的。在我們本國，僱人聽到主人否認他的一切德性時候，誰還肯存心做一個正直的人呢？倘若我是文先生底僕歐，我當晚就要偷他的東西，聽了他的主人斷言所有黑人都是竊賊，騙欺和說謊者之後。

「你的僕歐不懂得法國話麼？」我有點不放心問他。

「他說得很好……爲甚麼？」

「你不害怕，他聽去你的話麼？」

「正爲得告訴他，我不上他的當。」

在同一席上，我又聽到另一個客人斷言：所有女人（不僅是黑女）在還能得到我們複雜的時期，除了自己快樂以外再不想甚麼，四十歲以前的女人沒有一個是誠心忠實的。

這些先生對於土人之認識，一定正如他們對於女人之認識，

經驗學能使我們明白，每人都利用一切來適合自己的脾胃，卻拿一切來證明自己的意見。經驗……人家說……無論何種不合理的成見，都能在經驗中得到證實的。

黑人因為可以任意受人擺佈的，往往變成了人家以為他們是如此的一種人……或者人家願意他們如此的一種人。或者人家害怕他們是如此的一種人。我不敢擔保，人家不能容易使我們的僕役也變成了一些無賴。祇要知道方法就夠了，而殖民者對於此道特別專長。某人教他的鸚鵡說：『滾出去罷，膽膽的黑奴！』某人氣憤起來，因為他的僕歐拿來了幾瓶茴香酒和苦酒，而他愛的是飯後喝的溫和的酒……『三倍的蠢才，你還不懂得甚麼叫做開胃的酒……』人家罵僕歐，因為他用滾水先燙發茶壺，再來泡茶，他是第一次用滾茶壺。人家不是曾教過他，滾水能炸破玻璃杯麼？這個可憐的僕歐，他以為做得很對，雖知仍在幽座白人面前被罵為蠢才。

我繼續教阿頓讀書，他很用功，一天比一天進步；我也一天比一天喜歡他了。白人氣憤於黑入底蠢笨時，這白人自己是如何地愚昧；然而我也祇認為黑入底智識發展是很有限的，他們的頭腦僵硬，時常停滯在最暗黑的夜中。但白人又如何常常自誇努力去啓發黑入底頭腦。

十一月十一日

終於行了一日短程；六時左右動身，我們於二時半走到薩步亞，一路上森林很好。又看見了棕櫚籐。

步行。薩步亞，三個或四個鄉村合在一處，一公里多長，在一個大草地中，種些大棕櫚樹，森林遠遠地包圍着。許多小孩子；有些很可愛，我們留在身邊。一個彈奇異樂器的人；一個葫蘆，兩腿夾着，在一根竹子中間，竹子曲成弧形縛於六條（？）弦索之上。他唱得輕巧，悅耳，音調複雜，我們的翻譯說歌意是：『我的足上有許多的刺，以致不能行走。』

傍晚，我帶了四個小孩子，穿過草原而到森林邊界。大家在一條沙底小河茶色的水洗浴。其他的小孩子拿給我許多美麗的小金龜魚。雖然是同種同性的，相互間又有何等的差異。在博物館，人家已經指示我這種差異性底種種不同模樣，但似乎惟有雄的是如此。難道熱帶地方是特別的麼？

天是悶人的熱。

到了 manio，給我們的伙子二十四小籃子，由二十四個小女孩送來。每籃 manio 上面有一把油煎的蛹；根幾甘蔗。『五佛郎』帶隊的人說。我給了雙倍；因為自從昨日我明白了，白人買物出的錢比真實的物價低得多。譬如鷄一隻，白人付一佛郎，土人則付三佛郎。我們的一個伙子請求我們替他買一隻鷄，因為他買時要貴三倍的。

●見第七章附錄。

人家給我們一些河蝦，很大，好像布葛蝦，但其足極長，足尖又有很小的鉗子。煮熟後，肉仍是柔軟的強韌的。

十一月十二日

這夜，平凡的跳舞，我們召集的，我很快就離開了，但馬克看到午夜後一時。很平凡的夜；山羊在我們房子周圍不斷地叫號。五時半起床了；純淨的黎明，天色如洗，其中浸着半圓殘月，差不多在正中。許多大棕櫚樹（樹幹膨脹，葉形如扇，大果累累掛在上面）給這草原以一種高貴的和奇異的景象。沒有一絲微風吹動長的草；我們要走的路是一條白沙鋪成的蔭路。出發時有點困難，因為我們昨晚遣回了姆本格村借的四個人，當時那些頭目保證着對我們說薩步亞可以派人代替的。點名時，這代替的人沒有來。但我們必須出發。我們留下警兵在後面。到第一站（即第一個鄉村，離薩步亞十公里），我們才發現這四個新伙子是女人；據警兵說所有壯丁爲了躲避徵發。都於最後頃刻逃往荆棘叢中去了。還有一事增加我們氣憤的，即我們的其他伙子，將重得多的行李交給那四個女人。那些最有力的，時常搶輕的行李急速前行，以避免檢查。我們給了那些女伙子，每人一張五佛郎鈔票，希望我們的慷慨能惹起那些男人懊悔失去機會；——這希望是徒然的，因為女伙子一回她們的鄉村，就將鈔票交給她們的男人了。

今天早晨底進行，好像凱旋一樣；從第一個鄉村起，熱烈的歡迎；歌唱，有韻律的叫喊；居民乾淨而有方；我們下來步行。這不是走路，這是一種跑步，鑼聲護送着，一羣嘩笑的孩子跟隨着。從這鄉村起直至巴可里（十一時左右到，我們在這裏歇宿，）組成一個隊伍護送我們，『代步』樓夫，以及鄉村的八，唱歌（更番的合唱，）一刻也不停。未到巴可里前，經過四五個鄉村，一個比一個奇異，居民也一村比一村興奮了。這一切，我恐怕祇保存了一種錯亂的回憶；這是太奇異了。我們終於脫離了森林底噩夢。那草原是稀疏的樹林，樹不很大，好像軟木橡樹，往往有一種美麗的攀緣植物披覆着，有如葡萄籬。很多品達鷄，據說，因這些熱昏的人羣底叫喊，全把牠們嚇跑了。我說過，這一帶的居民外觀是快活而壯健的；男人差不多都是文面，很奇異，從額頂起刻了一條線直至鼻樑下，很顯著地浮凸起來。

我們的隊伍（四十名伙子，外加八個女伙子其中三個女人將吃奶的孩子掛在腰旁，）攢得太厲害了，幾乎認不出來了。可以唱着『我們五百人出發……』之歌。那些頭目也要跟隨我們，至少跟到前村為止。停下來握手，表示告別了。但再走幾公里，又看見那些以為別去了的人。在巴可里，以往所見的最美麗的鄉村，我們停下來；小孩子之多是不可想像的。我努力去算

①先用刀刻的，然後放了一種甚麼藥粉，以致刀鏽突起。

了一下，算至一百八十個就算不下去了，我頭暈；他們是太多了。這一切的人把你包圍起來，急於同你握手，叫喊和譁笑，一種熱狂，表示愛。這差不多是吃人狂。

在巴可里；傍晚。這個大鄉村是令人驚歎的。牠有作風，有情調，其中的居民表現出快活。大街乘着廣場，是一種舖細沙的運動場。住宅再不是姆拜基附近那種污穢的，不衛生的和一律醜陋的草屋了，而是寬闊的，美麗的，樣式差異的房子；有些格外大些，我們住的就是其中一個，有六級台階；這些房子建築在小山之上，我不明白其中的構造，好像謨拜和邦巴利間平原上人家以為是古代白蟻穴構成的那些圓堆。我們和福阿參波的看護上士談了很久的話，他請了六個月的假（他從一九〇六年就沒有回來過，其中十年同烏支奧醫生在一處。）我們知道了，這裏，在一切鄰近的地方（我想，在全卡諾區轄境之內），土人完了稅後，即是在森林中收割了足夠的樹膠納稅之後（約須費一個月），就得自由自在經營自己的耕作。土人在這裏種的，祇有 *manioc*，芝蔴，山芋，和一點薯蕷。

那個護士對我們說，不錯，白人買羊和雞，出價比土人少得多，但總是付錢的，因為土人從來不買羊和雞，或至少不吃羊和雞，或差不多從來不買不吃羊和雞。（同樣，土人也不吃雞蛋。至多

●這一帶地方未曾給大公司專利，所以才有這樣舒服。

拿些臭蛋給小孩子吃，至於其他的蛋，不拿來孵小雞的，則留着給過路的白人。羊和雞是交換底手段。所謂金錢，直至最近，直至現在，也還是標槍底鐵尖，他們自己煨成的，每個估價五佛郎。買一個女人，可以用這類鎗頭付價，也可以用羊付價（每個女人約值十個至五十個鎗頭，即約值五十佛郎至二百五十佛郎。）白人并非買了頭目獻給他的羊。頭目送羊給他，然後白人——在原則上白人是欠甚麼情的——給頭目一點酬勞費，顯然是價值相當的，但頭目應當以感激的態度接受這個酬勞。然而成立了一種市價：每隻雞一佛郎，每隻羊四至五佛郎。可是土人毫不知道真實的價值。在這整個區域，沒有市場，沒有供給，也沒有需求。鄉村，從這頭到那頭，沒有一個土人，除了妻妾，牲畜，或者幾個鐮子或槍頭之外，還有其他的物品。沒有用品，沒有衣服，沒有布料，沒有傢具，——即使他有金錢，也沒有甚麼可購買的東西，獻給他，來激起他的欲望的。

十一月十三日

十一時左右我們到了培培拉雷。風景完全不同；天也改變了，空氣底性質也改變了。終於可以呼吸。一路景致很好，草原長了三公尺高的草；有時被叢生的森林間斷了。地形起伏頗甚；眼睛能看到遠處。衙門，行政官底房屋，即我們歇宿的地方（沒有人負責，因為人才缺乏。）位置很好，在一個高地頂上，俯瞰着整個廣大區域；但如此地各處情形一樣，沒有一個中心；線條是漫無定

向的；一切是沒有限制的。有時鄉村結合起來。這裏的鄉村不是僅僅設在路邊了；各處都有房屋，也不是一行一列的，而是團聚為各種小村落，有時是很美麗的。

巴可里過後第一鄉村查奧羅·揚加底頭目，送給我們一隻奇怪的小動物，關在一種用棕櫚葉編成的籃子內，這籃子，此地人是拿來做雞籠的。我相信這是一隻『懶獸』。牠的前足祇有四趾，食指退化了；後足能够攫物，拇指與其餘的指頭正相對。頸部龍骨上有尖銳的突骨，皮膚被頂起來。身體同貓一般大，一條尾巴很短，耳朵如割去了一樣。動作很慢。在地上走時笨拙而難看，但極輕巧於攀緣時候，能懸掛在無論甚麼支架上面，頭向地下。喜歡吃我們給牠的東西，糖果，麵包，蜂蜜之類，尤其愛吃煉乳。

人家給我一隻大 *goliath*，我費了好多力氣，才把牠放進甌瓶裏，雖然瓶口是很大的。參觀教會，幾位神甫很客氣招待我們，請我們喝很好的牛奶。

回到衙門，我們觀察了很久「泥水蠅」底工作（這一種泥水蠅肚子是黃色的，而非如普通種類是黑色。）幾分鐘之內，牠就把一隻蜘蛛完全封在土製的窠裏，那蜘蛛是牠強迫進窠去

●以後我知道了這可愛的小動物底真名，這是一隻 *derodontique posteo*。

的。我用刀一割，破開那個工程，發現大蜘蛛旁邊還有好多小蜘蛛；過了一會，這破損處又被牠修補好了。晚上，我把全窠都取下來，經了多少困難，才使之脫離那黏在上面的竹條。全窠大小如鴿蛋，由四個長方形小室構成的，做窠的土堅如磚頭，可說差不多如磚頭一般堅硬。我拆開來看，每個小室藏有四個或五個蜘蛛，頗小，但肥壯，都是新鮮的，好像不是死了，而是在睡覺；這些蜘蛛之中僅有一條蟲，大小形狀皆如腐肉底蛆無疑，那是幼蟲底食物儲藏室；我想，「泥水蠅」（這是一個 *black fly*）一定產了一卵在蜘蛛身邊或竟在肚裏，那條蟲就是這卵孵化的。可惜，我的目力衰了許多，我不能看清楚這些細微的物件。

馬克打起官話罵那衙門一個警兵，他竟敢打我們的廚子底臉。

十一月十四日

由於傳教神甫底殷勤挽留，我們決定在培培拉管多留一天。昨夜，我們的「懶獸」居然解開了綁牠的足的繩子而逃走了。尋找了一會之後，我們發見牠躲在走廊屋頂下面。教會放了兩隻馬來，接我們去吃午飯。

今天早晨，遣散了我們的四十名伙子。其中有幾個品性那麼好我和他們道別時，幾乎流下淚來。這些人是從諾拉同我們來的。特別一個大漢子，像莫希干人樣子，一根鷹（我們殺的）底

羽毛插在一個耳朵孔裏，不倫不類的，有點像小丑，好吹牛的——他要送我們直到卡諾，他也惋惜離開我們的人家叫他看路中沙上印的一隻野獸底足跡時他說道：「這是小肉……」

很有趣味和神甫談話。午飯以前，他帶我們到二公里外看那重要的駝牛羣，那是他從德勒弄來的。我們晚間才離開教會。

十一月十六日

昨日不能寫筆記；傍晚到巴非奧時太疲倦了。三十五公里路程，但差不多完全坐「代步」。當擡夫沒有訓練得好時候，再沒有比這種交通工具令人疲倦了，這是一種小跑步，搖動得如騎一隻劣馬。不能讀書。景致改變了。山谷起伏更甚而多大高原。從培培拉奮起，沒有那種大蒼蠅了，因之沒有瞌睡病了；因之有教會底牛羣和鄉村頭目底馬匹。這裏的鄉村再不是一律沿路建築成長方形的樣子了；房屋再不是方形的了，而是圓形，土牆，尖頂，茅草和蘆葦蓋的。開始顯出阿拉伯的影響；土人頭目終於有件服裝了，而非如以前拿歐洲人底破爛衣服穿得奇形怪狀地。他們穿着波奴安人和哈烏薩人底衣裳，藍的或白的，鑲着花邊。很不調和的事情：我們在鄉村經過，爲了我們舉行跳舞，然而是以頭目爲中心，圍着頭目跳舞的；鄉村居民所致敬的，不是我們，乃是他們頭目。這類頭目，大都騎馬；他們愛使馬奔馳，倒立；這已經是阿拉伯人底癖嗜了；他們有架子，有貴

族氣概，無疑也有不可限量的虛榮心。其中一個，我給他五佛郎，在付清了伙子吃的 manioo 和我們吃的雞蛋或鷄以外，他現出不屑意的態度，拿去鈔票，隨即賞給跟隨他的一個僕人。另一個頭目，沒有騎馬，則坐在幾個下人底肩膀上，如同凱旋底樣子；所有的喝采都是對着他。巴非與底兩個兒子，很美麗，清潔（外表上）而高貴，騎着馬來迎接我們。到此地時，他們渴了，要水喝。是我看錯了麼？其中一個先畫個『十字』，再把葫蘆捧起來喝。我很好奇地打聽一下。這是一個『改信了基督教』的人麼？但不。他沒有背棄了回教。他若是畫了『十字』，那是多畫了的。這兩兄弟還是年輕。他們的父親，下頰巴在一種布帶內；據說這是爲的遮掩他的鬍子，如哈烏薩人底樣子。每次過河時都有很美麗的蝴蝶。他們是每類一羣的。昨天，第一次，我看見一羣燕尾蝶，大多數是黑底藍斑的。有一隻是我第一次見的，黑色，綠斑，翼背有一金色短線；我是第一次看見蝴蝶背上有金色，不是黃色而是金色。這些蝴蝶，成羣在地下，大約是在一堆排洩物之上，如此着急以至翼翅互相接觸着，雖然是合攏的；不動的，如此專注或如此麻木，竟至讓人用拇指和食指捉着，不是捉翅膀，怕損壞了翅膀，而是捉那腰身。我這樣捉了一打左右的好看蝴蝶，完全是新鮮的。令人不解的事情：許多蜜蜂，在蝴蝶翅上行走，在翅底邊緣活動，起初我以為是在咬蝴蝶底

●依照此地習慣村長底名字和村名是一致的。

翅，但不，至多舔舔罷了，我想。蝴蝶毫不拒絕。而這一切仍是不能瞭解的。●

馬克大概是中了暑，頗難過。大氣是使人窒息的；并不很熱，但空氣好像充了電，不知有甚麼使人難於呼吸。我們決定在此地休息一天。

今天早晨我費了很多時間來馴養我的「懶獸」，牠表現很愛撫摩，當牠蹲在我的大腿上時，是沒有辦法使牠離開的。

昨天，在離巴非奧約十公里之處，荆棘叢中，遇着卡諾來的快差，出人意外地，送給我們法國來的信件。

在卡諾十一月十九日

卡諾毫不像我心中所想像的。

城建在山丘之間，從那裏可以俯瞰全境，直至曼伯勒河那邊；但風景仍是未成形的；廣大的波形地，披了林木；一般的傾斜方向，也是無定的；水流底分配很困難。

十七日（前日）的大事就是遇着行政官布勞德，他受了查辦被召回任（我們已知道此

●我想這些蝴蝶是才孵化出來——我的意思是說才從蛹變成的——翼翅還沾有一種甜味的液體，爲蜜蜂所喜悅的。

事)因爲「林木公司」當局控告他。布勞德是一個大個子。很胖，壯健而活潑。他是傳聞地方一個藥劑師底兒子，他說有四十二歲了，但看不出有這年齡。我們以前遇見他過。我說過了，當我們經過波達時候。他本要從波達回法國，他的妻和一個六歲的女兒在法國等待他。當我們一起在那個陰險的帕夏家裏吃午飯時，布勞德對我們說他正在控告「林木公司」違犯章程和契約之罪。「林木公司」曉得他要控告，便先發制人，與巴黎公司當局交換了電報之後，決定敗壞布勞德底名譽。手段是很簡單的，即重重告他與自由商人串通，收受他們的賄賂。不然，他怎樣會說公司底壞話呢？知道了布勞德忽然被召回卡諾（邦季市行政官馬塞在那裏查辦此案）以後，又知道了他要復回諾拉來，我們便算到將在路上遇到他。我們想法於午飯時分在半路上遇到他，一同吃午飯。但在離開巴非與時候，發生了侏子逃脫的事情，騷亂和紛擾，我們以致遲了一個鐘頭才動身。大約十一時，在路上，一個轉灣處，我們的「代步」忽然碰着他的「代步」，面對着面。我們是在草原之中，零星幾株小樹祇遮成一個虛有其名的蔭影……布勞德比我們更需要談話，他提議退回到小河邊去，人們慣在河邊停下燒飯吃的。照他的話做了。這地位真選得好；水在大樹下流，急而多，而且如此清澈，我竟難於抵抗洗浴底誘惑。我覺得如此更親切些與自然界相交接……總之，我洗了腳。支起了布勞德底大桌子，安下了三付刀叉，當那準備午飯時候，布勞德取出他被告的全部卷宗。我毫不知道「林木公司」控告他的那些實事，但在路上所見所聞，

都令我不能致疑於布勞德控告「林木公司」代辦們的那些事實；因此我熱烈希望他自己沒有瑕疵受人指摘才好；但在這一點上，我保留着一切的判斷。布勞德好像非常感傷的；是的，這不是無緣故的，因為這些「大公司」底勢力和手段是很可怕的。布勞德無意中告訴我們內閣底更迭和安東內雷延長在巴黎居留的時間。

十一月二十一日

我們在此地又遇到了南布稜底汽車夫（就是替我們開車至那比阿的），他來此地接馬塞蘇先生，他對我們說，經過波達時聽說參巴、叻谷托和他的兒子被捉去坐牢。但帕夏出巡去了，上士、閣巴陪着他。

馬塞蘇先生已不在卡諾了，他在諾拉查案，布勞德先生就是往那裏去見他的。

和代理行政官拉巴卜先生長談。拉巴卜是一個大塊頭，胸膛闊大，聲音熱烈，顫動而洪亮；年紀還輕，聰明，頗自負於他要造就的成績，以及他已造就的成績。有時他舉起左手食指在他的眼睛上，爲的表示「他認識這個」，而「這個并非人家做好給他的」，好像爲符合他的姓，一部濃密的黑鬍子掩了他的面容底下半。●祇有那個溫和的參波先生做他的助手，參波害貧血病要

●譯者按——拉巴卜底姓 Labarbe，法文是「鬍子」之意。

求回波爾多去，那裏有他的妻和他的兩歲小女兒，他還未見面的，等着他。拉巴卜自己說：他够了，他過多了……他求人援助，但無效。斯托卜先生，他的前任，被調往他處去的。會辭退了本區「作家」來此當行政官書記的托巒，說他的女人能打字；現在無法復諫這書記了，而他，拉巴卜，祇好親自做一切的事情。而安東內，經過時候，說起甚麼「掃清」哩？已經沒有人了，他還要辭退人這本是很簡單的他，拉巴卜，決定了讓卷宗堆積在他的掉子上，讓人家看看這影響如何，既然人家不派人來留他。他將他的一切事情丟下在巴步阿，他是忽然從那裏被召來卡諾，代理勃勒德的，明天他就要動身去取他的物件。從此又多了一個無人負責的行政衙門了。此地一切都呈朝衰敗方面走的。沒有醫生，沒有官吏，留在此地的寥寥數人，也都已倦怠，再不想別的，祇想走了。是的，所有的人都要走；這是潰敗。在這神聖的上上哈區，沒有人肯來，來時找不到甚麼東西，沒有一點東西，沒有食糧，關稅率之嚴格的執行，使得少數食糧到此，以「寓禁於征」的價格出賣。●而這是何等麻煩，何等討厭……他最近歸來時，稅關沒收了他的望遠鏡，那副到處跟隨他而所有的人都認識的望遠鏡……因為他失去了以前納稅的收條，而且不能拿出發票標明買價。人家不能永遠保存所有證件的，真是碰了鬼……他們祇好保存着牠罷，他的望遠鏡；他回國時也不去討的……

●我這裏錄下來的拉巴卜下獄訴苦，可惜是太有根據了。

昨天，猛烈的旋風（有電，有雷，有震動）我們在睡午覺之中朦朧聽着。風過後；我們坐『代步』往薩拉古那去，離卡諾約一點半鐘路程，過一條很美麗的小河時，（很有趣，又有點危險，是從一座搖動的半倒的橋上過的。）我們起初懷疑普齊沙里之真實性，牠位置在離卡諾三日路程的地方，這個『綠洲』；但我們聽說這鄉村已經搬場了，同許多其他鄉村一樣，居民忽然拋棄他們的草屋而到幾日路程以外的地方重新建築。——爲甚麼？——因爲死了幾個人，使得他們以爲這地方是不利的，是出鬼的……甚麼都沒有的人，也沒有甚麼可以離開的人，本是不難於遷移的。

可記的：忽然的除草工作，鄉村所有的女人都來做這工作，爲了我們的到來。

今天早晨我們離開卡諾，比原定時間憂得多，爲了一個多鐘頭等待新的伙子。我們在村口坐渡船過河時，已過八時了。分三次渡過，我們是最後一次；這不是很安全的，因爲水流是非常的急。在單調的草原上（一種稀疏的樹林，樹比草高得不多，草則很高，很好看，包圍着樹，淹沒着樹，構成濃密的簾，不斷地遮住視線）走了一個鐘頭之後，我們遇着一大羣伙子，然後由幾個手拿那五皮帶的鞭子的警兵押着，又來了一串人，十五個女人和二個男人，同一條繩子拴着脖子。其

中一個女人懷裏還抱着小孩。這是從當果羅村拉來的「抵質品」警兵們奉了政府命令到那裏去徵發，所有的男人看見他們來都逃往荆棘中去了……●這悲慘的儀仗，讓馬克拍了一個照。這段路程比拉巴卜對我們說的更長的多。我們不得不歇宿在原先準備中午休息的地方——巴啓蔭布當對，我們四時之後才到這裏。這個鄉村，與邦比阿區的鄉村，以及卡諾以前經過的一切鄉村，大不相同。圓形的房屋，很低的土牆，尖狀的茅草頂蓋，零落地散布着，偶然也聚集在一處，沒有計劃，沒有街道，并非列成一排，也不是圍繞着廣場。我們在一個沒有樹木的高地頂上。我們的周圍，至少東方，北方和西方，眼界擴張至很遠，一望都是憂鬱的廣闊的波形地面，長着森林，一律是暗綠色，在灰色的天底下。

爲真實起見，我應當說，在中午時分，天氣好，很好。然而所有的早晨，沒有一天例外，都是灰色的，無光彩的，雲遮滿了的，一種說不出的愁悶，無可比擬的。今天早晨，至少出發的時候，起了很濃的霧，使那綠的顏色淡了些，而且幸得限制了眼界，否則起身時眼睛就要看見一種景致，下面是無光彩的憂愁的綠色，上面是無開朗希望的天，其中沒有上帝，也沒有草木底精靈居住着；其中沒有神祕，也沒有詩。

●幾日以後，我們又遇着拉巴卜，告訴他這件可驚異的事情，據他說，他們一到卡諾，他就把那些女人放走了，而把拉人來的那些警兵各判十五日的徒刑。（？）

在「代步」上不能讀小說，我默誦着一切記得的惡之華中的詩篇，而且新記了幾篇。

今晚在鄉村裏，離我不遠之處，舉行一個跳舞會；但我還是坐在支起的小棹子之前，借那微弱的馬燈之光讀 *Les Arabes*，我已經讀完了巴蘭特黎師傅。上弦月差不多在我的棹子頂上。我覺得奇異的大夜，四面八方包圍着我。

不久之後我也去看跳舞。一推荆棘燒出微弱的火，在一個大圈子中央。一種圓形跳舞，兩個鼓和三個葫蘆和着，——葫蘆塞滿了堅硬的種子，裝在一個短柄上，能依照韻律搖動。非對偶的韻律：十拍一節（五拍又五拍），然後接着四拍一節，——一響雙鈴或金屬拍板按着拍。●奏樂的人是在中央。他們近旁，有四個人，分成兩對，面對面跳舞。圓陣上的人依大小排列，最大的在前面，然後是小孩子，直至四五歲的小孩子；女人則跟在後面。每個人搖動肩頭和臂膀，從左向右，進行得很慢，既憂鬱而又瘋狂的。當我用手放在一個小孩子肩膀上時，他便脫離了圓陣，而來緊靠在我身邊。那些看跳舞的男人，見了此事，就叫另一個小孩子來，在我的另一邊，跳舞中止時候，這兩個小孩子拉我走開。我們吃飯時，他們仍舊在我椅子旁邊，坐在地下。他們要做我們的僕隸。其他的

●一種非常奇異的歌唱（尤其孩子們們底合唱），用四分之三音調，聲音準確尤其動人，使人傷感差不多至於不可忍受普通所有的歌唱都是依照我們的音階的。

小孩子也來同這兩個小孩子做一處。在吞沒他們的黑夜中，我們祇能辨別他們那兩隻注視我們的眼睛，以及笑時那口白牙齒。我若垂下了手，他們就捉着，壓在他們的胸膛或面孔，而亂吻一陣。在我身邊，我的椅子之上，那隻小『懶獸』在打瞌睡；我覺得牠的溫和的身體觸着我的腰。我現在叫牠做『丁地基』——土人是這樣稱呼這種動物的。

記一件事：我們初到時，這村（以及前村）對我們的態度很不好，差不多是仇視的，但不久就因我們先施的禮節而改變了，而且表示過分的熱情和盛意。頭且起先也是敷衍，而且聲明找不到雞蛋給我們，*Hando*。給我們的伙子。現在則非常殷勤，而且給我們以比我們當初要求的更多的東西。

十一月二十二日

未到六時我們即離開巴啓薩布當，對所有的小孩子都跑來了，護送我們直至村口。我們鑽入濃霧之中。景致開曠了；地面底摺痕變成更寬大的。我們沿着『嶺脊』走了很久，然後降下一個深谷中。整個早晨都在走路，直至中午（其中休息了一個鐘頭），毫不疲倦；我們一定走過二十五公里左右的路程了。惟有那大雨才迫得我們於達到站頭之前坐上『代步』。直至現在我們都避過了大旋風；每次旋風發作時，不是夜裏，便是當我們休息時候。但現在不是因旋風而下

的驟雨；天是一律灰色的，這大雨似乎要下很久。我們到第一村時雨更下得大了，但并不能阻止跳舞，歡呼和歌唱。可是從此再沒有那種瘋狂的合唱；尤其每村遇着的我們稱之爲「瘋婆婆」的跳舞，從此不見。

有點無聊，等了一個鐘頭之後，雨停止了；我們又動身。我帶了「丁地基」同在「代步」內，這使我開心了一個時候。一個半鐘頭之後，到了塞散那，一個重要鄉村（布置得同巴啓薩布當對，同這一帶所有的鄉村一個樣，）我們在那裏吃中飯。飯後立刻動身走，又是很長的站頭，但這是坐「代步」的。我們到阿波波耶飛，下午四時左右，疲倦得很。這鄉村，就是卡諾行政官要我們第一日歇宿的。歐洲人指教我們關於路程的話，差不多都是錯的。●

十一月二十三日

爲了怕誇大，我把昨日行程估量的太短了。我們走了十個鐘頭——其中兩個鐘頭休息，一個半鐘頭「代步」。即六個半鐘頭步行，平均差不多一個鐘頭走六公里；因爲我們走得很快。太

●然而這是可以解釋的：這裏不是關於路底遠近而完全是關於走路的时间。歐洲人大多不離開他們的「代步」兩班（或有時三班）的檔夫，可以互相替換，因之自種人可以不關心他們的疲倦而催促速行，以此站頭就過得快了。至於其餘的隊伍，則他們先動身走，或跟在後面，儘可能地趕上。

疲倦了，幾乎睡不着覺。空氣差不多是新鮮而又悶。昨晚，人家對我們說今日的行程是很短的了；但這話雖是土人說的，仍然不確。本說中午可到阿巴，但至下午四時才到，雖然上午六時前就動身了，而且走得很快。我該承認，這段長路是最無味的。好幾個鐘頭，好多里路，所見的是同一草原。高大的草成了蘆葦。其上，總是同樣的矮樹，拳曲，懨懨無生氣，我想是定期的野火焚燒使然；這矮樹形成了稀疏的林子。整日中惟一有趣味的的事情，就是經過一道葛籐架的橋，這橋跨越寬闊河流之上，河水——戈曼河——深而急。原有一道木橋，倒塌了，暫時用籐橋代替。再沒有比這蜘蛛網形的籐橋更雅了，外觀如此脆弱，叫人走時有點發抖。不遠之處，有一叢榮蘭生在水中，更顯出這畫圖底別緻。在那漸走漸遠的路上，我十分望念着在法國的事物，不斷地焦心念着M。啊，但願我能知道她身體好，她忍受得了我的出行！我想像在忒特爾，靠近馬丁杜加德，在加加孫，靠近阿里培。鄉村頭目底惡意。到尼哥。我們派了一個人先去，爲得有現成 manioc 可吃，吃完就可動身。沒有 manioc 不得不到人家徵發去。然而我們付錢給這愚蠢的和頑固的頭目，我們告訴他，倘若他自己好好地送這糧食來，我們一定給他兩倍的錢，這糧食是我們的伙子需要的，而他也容易從田裏割來填補。我們是第一次不得不使用威權。

太陽一經戰勝了霧，就變成不可忍受了。我們坐了好久「代步」，因爲走了一段短短的路，我就汗出得令人難以相信。傍晚，光色是很美麗的。走近了阿巴。一個派來的使者於村外兩公里

處來迎接我們，搖起鈴來，宣告我們將到。他走在我們之前，『代步』擡夫跑步跟着。前面是頭目騎馬來接。他下了馬，我們也下了『代步』。一羣人立在高地之上，是很莊嚴的。我們很威嚴地前進。鄉村底房屋是寬大、美麗，同以前幾個鄉村底相似；但尖形屋頂之端，放着一個黑土做的圓形大甕，甕口朝天；村屋沒有系統，但因地形起伏，構成和諧的集團。可以俯瞰一個廣闊的地域。太陽很光耀地落下去了，立刻一重很輕的霧籠，也是炊煙造成的，依水平方面展開，使隣近森林底邊緣，更向後退。天上沒有片雲。頭頂上半圓明月；離月很遠之處兩顆非常亮的星。村裏點起火來。起初是普遍的寂靜，然後空氣中充滿了蟋蟀底銳聲的合奏。

遲到的伙子，一個一個來了；好幾個人跛行而來，像是很疲倦的。我們給幾個人服金雞納霜。分發 *manioc*。他們圍着一堆大火。天空佈滿了星。

我沒有把我的『丁地基』關入籠內。牠整日（昨日已然）在我的『代步』中；攀着支架頂蓋的一根竹竿，或蹲在我身上。不能再想像比這更與人親近的動物了。牠毫不遲疑接受人家給牠的一切食物，麵包，*manioc*，乳酪，甜漿，或水果，牠都吃。惟有一事牠不能忍受的，就是強迫牠急走，或使牠離開攀緣之物。此時牠就生氣，很可怕，尖聲叫喊，拚命咬人。不能叫牠離開攀緣物；同折斷牠的骨頭一樣困難。然後，拿到手臂來，牠就安靜了，舐人。貓和狗都不及牠能撫慰人。當我在鄉村散步時，牠攀在我的腰帶上，或襯衣底領上，或我的耳朵或頸項。

很慚地讀了幾頁 *Amintas*。我每晚教阿頓讀書。

十一月二十五日

昨日在阿巴過一日；休息。馬克探訪房屋內部，拉我去看有些房屋中一種泥土厚屏風，微凹，可爲矮凳之靠背，這矮凳正對大門。屏風背後就是床簾，睡覺的地方。這個大屏風淡淡地畫着很大的幾何圖形，黑而有光，兼有一種很觸目的紅土色。旁邊，靠着圓屋底牆，堆積着那種大土甕，塗了釉的，飾了浮雕。猶如人身雕花一樣。其中裝水，裝 *baio*。這些甕和那個簾床，就是屋內所有的物件或傢具。總之一羣小孩子護衛着我們；大多數孩子沒有洗乾淨；有人羞他們。他們回家去了，不久再來時，則都洗得發亮。

馬克把小孩子組織起來，在廣場上賽跑。一起有六十多人，在父母快樂的眼睛之下跑着。鄉村頭目很殷勤，被我們的態度感化了，我們付他的錢也很慷慨。伙子們組織了一個跳舞會；一個獨舞者激起了觀衆底喝采（尤其孩子們，他們擁擠着看。）他用一種奇異的跳舞模仿，鷄，馬及不知甚麼動物底動作。

我們的伙子好幾個害了足病，求醫；我們不得不放回四個。第五個一步一拐地，我們看出是假裝的。果然，第二天，他明白若不去就得不到錢時，他就跟我們走了，不再說起他的足病。

今天早晨，我們六時前出發。

中午停在一个很美麗的大鄉村（巴巴札）同樣形式的房屋，同樣佈置爲小集團，外觀似無系統，卻是適應地形起伏的。漸漸有了小徑，差不多是一種街道，路旁有時築着籬笆，隔開各團房屋。總有那個塗釉的大甕放在屋頂上。

又是一日長路，比邦比阿和諾拉間每日路程長得多（除了第一日，從邦比阿到伍德列）。六時以前從阿巴出發，我們到阿波布格黑馬時已是下午四時了，中間祇停了一個鐘頭吃午飯。眼界漸漸寬了，谷更寬更深，陵也更寬了。

離了阿巴之後第一個鄉村（就是巴巴札罷？）我們休息的，很大，很重要，我剛才描寫過了；在那裏，我們給歌聲吸引去。那是喪歌。我們進入一個房屋小集團，是四個至六個草屋組成的，爲大鄉村之區。一個老婦人死了，那裏有她的子孫，親戚和朋友。所有的人都唱一種有韻之歌，表示他們的悲哀。人家介紹孝子給我們，他自己也已老了；他淚痕滿面；我們向他行禮，他還在一面唱歌，一面啼哭，有時嗚咽着，中斷了歌聲。所有的面孔本都爲淚痕濡濕了。我們走近那個哭聲最大的草屋。我們不敢進去，但當我們彎腰向門裏看時，歌聲停止了；那門猶如鴿巢或蜂窩底入口。草屋裏的人起了一種動作，有幾個走出來。這是騰出空位，讓我們看看屍體。死人躺在地上，沒有動靜，猶如睡着了一般。在半明半暗之中，我們看見一堆的人，不久他們又做起喪事來了。有些人走

近老女人底屍體，彎下身去，好像在喚醒她，他們撫摩她，舉起她的肢體。所有的面孔，還是能看見的，都閃耀着淚珠。在這小區域，離那房子不遠，兩個黑人掘一個洞，很深而不寬，使我們猜想他們是豎葬的，叫死人直立着。我們繼續巡覽全村，這裏或那裏，靠近房屋之處，我們看見很小的長方形，鋪着白沙石，圍着樹枝編成的矮籬，人家告訴我們是墳墓，——我們也猜是墳墓。然而我們如何常聽人說：「非洲的土人絕不關心他們的死人，隨便葬在甚麼地方。至少，這地方的土人是例外罷。」

到阿波布格里馬，我們有點疲倦；浴罷茶後，我祇想潛心讀 *Antiques*，雖然沒有德法字典（可惜）我瞭解得很出於希望之外。但黃昏，馬克和烏特曼出去獵品達鷄時，我獨自一個沿着旅客房屋背後那條豐草半掩的小徑信步走去。這小徑不久就引我到布格里馬之一區，荒廢了的。在一個大凹地上，無人居住，又無頂蓋的房屋，其間的空地形成廣場。圓屋相互間距離頗遠，從倒塌的牆可以看見那種內牆，即我上面說過，成爲凹形的龕井作矮凳靠背用的。我可以隨意觀察這些美麗的壁畫，看得明明白白，雖然天快黑了。我看出那裏使用三種顏色，——不僅是黑色，如我當初所想的，還有磚紅色和赭石色。這一切是如此光亮，以致風吹雨打，祇能少微減損其顏色旁邊。（我覺得總是在右邊）有很奇異的柱頭，支架那些大甕之用的。爲了沒有頂蓋之故（或者燒了，或者拿去做別用了），這些殘屋似乎很乾淨，沒有碎草或木屑。

荆棘佔據了這部分鄉村，有時一種攀緣植物，生有美麗而寬闊的葉子，垂下來，成爲這類圪了奇的異畫壁底圍框或緣飾，更顯出色調底豐富和鮮明。這是黑人底邦貝依城；我很惋惜馬克沒來，時間又太遲不能拍照。孤寂和幽靜。夜降了。自從我到這國土來，很少情景能如此的感動了我。

十一月二十六日

好天氣終於今日來了。好久以來，第一次看見晴朗的早晨——我甚至覺得自從到法屬赤道非洲來，我們看見的都是灰色而多霧的早晨。今天并非完全純淨的，但光是熱的，而且比往常更豐富些。是不是僅爲了這光，我才覺得這地方美得多了呢？巖石之出現，有時給人以一種線條更清楚的畫圖；巨大的花岡石。樹并不比歐洲底大些，在那草原之中構成一種接連不斷的稀疏的樹林。有時幾株 Yohim。天是一種柔和的深藍色。空氣是乾燥的輕飄的，我很舒適地呼吸着，我的精神都興奮起來，想起了這個長時間的進行，想起了穿過我們面前遠遠擴大的這個廣闊區域。

但別無甚麼事可記的，除了在一條小河濱吃中飯，以及飯後在烈日之下渡過這曼伯勒河，我們的伙子在河內洗浴。馬克制止我下河去洗。我順從了，心裏很不高興。

離巴步阿還遠，那些新頭目就來迎接我們。這是法國政府承認的村長底兩個兄弟，村長近日潛逃到喀麥隆去了，捲去了七百佛郎，那是行政官付他的簾床鏡，這些簾床是他本村男工製造的。●這兩個新頭目騎在馬上，筆直地在我們前面，高舉長槍對着我們的「代步」如此野蠻叫喊，我起初以為他們是來阻止我們前進的。其中一隻馬倒豎起來，壞了一面鑼，衝破了馬克底「代步」。我下地來，含笑向前走。解釋，大紛擾，——然後我們組成前鋒隊出發，五個騎士為前導，其中兩個未為政府承認底頭目，則很美麗，穿着阿拉伯服裝，衣襟隨風飄揚。我們比我們的僕歐和伙子先走了很遠：當我寫這幾行字時我們已經修了面，靜養了一會，吃了柑子和香蕉，他們還未走到。

在巴步阿，十一月二十七日

昨日傍晚，阿頓一步一拐地，別人到了好久，他才慢慢拖來，顯然害了淋巴腺腫脹的病。我怕他害的是 phlegmon，我慌了，祇曉得用濕布細縛患處。此外我叫他吃金雞納霜和 Inofeine；他躺在黑暗中，睡着了。他路上停了兩次，嘔吐。天熱得很難受。

行政官底房子和我們歇宿的旅客房屋，離鄉村有幾百公尺的路，我們曾於日落之前帶了

●每件五十生丁。

翻譯同那兩個新頭目去過。很驚訝的，看見鄉村底人都逃光了。真實的頭目逃亡時，那些向他表示忠誠的人都跟他出逃。據說，三十個人（連同家眷）陪着他逃到鄰區去，逃到麥喀隆境內去。其他約二百人則逃往遠處荆棘中，在那裏生活幾個月了。我們走進那無人居住的村長住宅。進去時經過一種迷陣，土牆和茅籬構成的，爲防守之用，住宅背後是村長妻妾底房間，開向一種院子，——一切都是空的，沒有人住的。

晴明的夜晚上，跳舞，起初很遠，後來聲音漸漸近了。讀了一節 *Affines*，教了一課阿頓底書以後，我們就去看跳舞。雖然逃亡了許多人，但還能集合了六十多個男女老少來跳舞。再沒有比這跳舞更無味更愚昧的了。依照鼓聲和同一的樂調（不倦地反覆合唱的），所有的人形成廣大圓圈旋轉着，一個跟着一個，非常之慢，大家依照韻律搖動身體，如同脫了骨節一般，俯身，搖臂，獨立的頭則做出來回的運動，好像家禽。這是表示他們的陶醉，他們的快樂。月亮底下，這陰暗的儀式，似乎在舉行甚麼魔鬼底密儀；我看了很久，如同在看地獄。

今天早晨，天是最明亮，最光輝的，我一生也許未曾見過這樣的天。空氣是輕飄的；光極充足；天從這邊到那邊，亮得刺眼。我想巴步阿有一千一百公尺高度。昨夜差不多是寒冷的。中午時分拉巴卜到了，他甚疲倦，不能同我們一道吃飯。他辦了幾件急事，判了幾個案件之後才吃飯，也許始終沒有吃。我們決定下午三時去拜訪他，帶阿頓見他，因爲阿頓病愈加重了。這不幸的孩子不

能睡，甚至不能躺着，全夜都是縮作一團在篾床之上。拉巴卜學過醫，我很着急地候他指教，或者等他醫治。他對我們說，恐怕要把膿包割開，將棉花塞進去。阿頓卻能拖着往那距離不遠的行政官住宅去，不要人擡。人家要他脫褲子時，他是非常惶恐的。我起初以為他害羞。可是褲子一脫現出膀間許多化膿的大包。從阿頓答語支吾時候起，拉巴卜就明白是甚麼一回事了，於是羞他，儘量譏笑他。這不是普通的淋巴腺腫脹，這是一種花柳病，須用不同的方法醫治。膿包也快破了，拉巴卜祇用布浸熱水包裹那患處。他一面笑罵，一面盤問阿頓。這可憐的孩子是在經過福克蘭貝時中了毒，距今恰四十日了，那有名的狂歡夜對於我們至今還是神祕的。這美麗的肉體，如此青春，線條如此純淨，而今給這些醜陋的疤痕破壞了，變成憔悴而蒙受恥辱。然而拉巴卜說，土人知道幾種草藥，能根本醫好梅毒，這病對於他們本沒有對於我們那樣嚴重的。他自信未曾見過一個土人不害此病，但也未曾見過一個土人死於此病。

在巴步阿十一月二十八日

仍是那樣晴朗的天。我們又帶阿頓去見拉巴卜。膿包昨夜破了，病人因之輕可得多，能够睡覺。他躺在篾床上，我拉了他的手，拉巴卜使力擠出許多的膿汁。阿頓痛得抽筋，沾碘酒的棉花深深塞進去時，他更痛得厲害。

整日休息和讀書。我覺得頭腦新鮮，明亮，如今日的天。下午四時左右，在逃的參巴騎馬而來，另一個騎馬的人護送他。他知道牢門開着等他；但他也知道，已有四張拘票捉他，而他不能逃脫的。他穿着一種閃光的鎧子甲，用許多穿了孔的半佛郎銀幣縫成的，而且聯在一種黑色短衣之上。很美麗，很高貴，甚至有點兇猛，騎在急馳的馬上，長矛在前，直向我們奔來。然後下馬在地，當拉巴出現時候，拉巴很高傲，威武而嚴肅，舉起手來落在參巴胸前，然後他交付兩個警兵，送他進監獄去。但參巴順從着，向監獄走去，比警兵先走幾公尺的路。他被告證實了犯許許多多的罪：販賣奴隸，殺人，暴行，私藏軍火等。在場的人民看着他走遠了，毫無表示，毫不驚異。這一切都是預先知道的。然而我傍晚再去時（白日太熱了），鄉村差不多又充滿了人。這鄉村是廣大的，我們時時發現了新的區域。十個，十二個，十五個或二十個房屋底集團，在地縫之中，或者當初被高草遮蓋着。日落時，一顆血紅的火球，躲在紫包的霧簾背後。不久一輪滿月就在高空發光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

黎明從巴步阿出發。新換一批伙子，以致分配負擔時發生了麻煩和爭論。此外還須預備一個昇床，擡阿頓，他不能走路了。我把料理行李的事交付馬克——而動身先走。我走得很好，在衆人之先，差不多一路都是步行。天仍是清朗的。路沒有掃除過，高的草也沒有向兩旁排壓，以使我

們經過，如過去路上情形。無疑這是一種障礙，因為現在路是很寬的（一公尺半至三公尺，）但草如此之高，完全掩沒了路面，而且倒推下來，攔阻我們行進。草上還有露水，我必須從豐草中闢出一條路，以致全身都給露水浸透了。靠近沼澤的路還更難行些，路此時埋沒在過多的草木之中了。

大約走了六個鐘頭，我們達到一條小河，河水穿過道路，并非如平時。在兩排高樹之下，而是在一個無多樹木的地方。河水不特別清澈，也不很深，水也不多，但在如此潔淨而光滑的花崗石上流過，那邊，稍遠一點花崗石又給一叢荆棘遮蔭着，一株樹又如此神異地散發香氣，我就忍耐不住而下水洗浴了。

自從時時有巖石出現以來，景致就確定了，清楚了；地形底起伏似乎更分明了。這一帶居民很多。十時左右到坎布果村，頗窮苦可憐，頭目很殷勤，我們沒有停留。過了一個鐘頭到洛可雷，我們吃午飯。這鄉村要搬場了。我們已經看見，離舊村數百公尺之處立了新屋底骨架，還未安上頂蓋。舊村受了咒詛。夜間不能過那河，我們雖然願意步月前進，不得不停在第巴，這窮苦的鄉村，歇宿之處還更可憐些，但沒有辦法。一部分門戶用乾草塞起來，我們燒了一個蟻窠，那蟻羣是嚇人的。

十一月三十日

三株樹（一株根大的）長在荒場之上，荒場周圍是零零落落的房屋。滿月之光照着。廣漠的溫和的夜。清晨涼爽；露多如下過一場大雨。我們於圓月之光，因曙色將近而漸淡時候，動身。這時刻有點神祕，正是巫士從羣魔大會歸來時候。路一直下降直至那那河盆地；斑鳩色的天，給太陽染了一片深紅色。我們漸漸昇高還不覺得，如今忽然高高在上，俯臨着一片廣闊的地上，則頗爲驚訝，——下面邊散的霧，在遠處形成了大湖小溪。

步行至那那河。行李由一隻獨木舟先後渡過河去很慢。對岸叢生大樹；河岸斜度很大，樹配置得使人感覺比實在更高些。霧上昇時會遮了天，如今開朗了；又是這幾日來晴朗的天。看見獨木舟離開對岸，從那陰影裏鑽出來，舟子用力撐篙使之前進時候，由於人底渺小，由於小舟底脆弱，更顯出週圍樹木底偉大。

未到那那河之前半個鐘頭，有個鄉村，我們若早知道，昨夜定在那裏歇宿。所有這些鄉村，巴步阿底屬村，居民差不多都逃光了，一半爲了麥巴底逃亡，一半爲了害怕因此而起的懲罰。——這種恐懼心是很可諒解的；我們是白人，後面跟着行政官，怕是周行各地徵發壯丁去築鐵

●大鄉村底屬村，仍受同一村長管轄，由村長委任一個甲必大代行職權。

路罷，而且要不擇手段捉人的。無論我們如何和顏悅色對待他們，他們仍不信任，而這是難怪的。然而過了那那河，鄰近的鄉村來歡迎我們。他們在那兒，佈置得很別致，在那不知甚麼大樹底根構成的階梯之上：頭目，跳舞的人，頭目底隨從，他的兒子也在裏面，——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乾淨而美麗，面孔很奇怪地畫了一條條黑線，上身斜掛一條灰色毛皮帶。在他身邊，有三個孩子也很美，從十四歲到十六歲，掛着綠白珠項圈和腰帶，黃銅錫子戴在手腕肘彎，踝骨和腿肚。我放一隻手在其中一個孩子肩頭，另一隻在村長兒子肩頭，拉着他們兩人和我走，走在衆人前面。後來這兩個小孩子陪伴我，直到離此半個鐘頭路程的鄉村，自願替我們背行囊。同我們進入旅客房屋，我們架起了帆布椅子，他們則留在我的身邊，起初坐在地下，後來村長的兒子，當我們同他的父親談話時，就來縮做一團坐在我們的大腿上，猶如一隻馴熟的小動物。

景致是壯麗的；這話無疑過分了一點，因為景致本身并無甚麼迷人之處，且有幾點頗像法國風景，——但這是表示我的喜悅，終於出了漠糊的境界，重見分明的山丘，確定的斜坡，和諧地佈置着的樹叢……最後，從今早起，地形展開了，擺在我們面前；因為自從我們離開邦比阿以來，除了極少數例外，我們都是在一個閉塞之地走，森林或草原，被一種很高的草包圍着，使人不能看見面前五十公尺以上的地方，有時還看不見十公尺以上的哩。上了這些高地之後是何等喜

悅啊。這些高地矗立於德加之前，如半圓形圍着牠。我們終於看見那種高草退讓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溫柔的綠色淺草，眼睛由草上望過去，望得很遠，而那些稀疏的不甚高的樹也因之全身露出來，以前則似乎淹沒在那種高草之中。（我說過了，那種草高到超過了一個騎馬的人，人在其中行走，猶如貓在蕎麥田中一樣。）我終於感到一種肉體上的愉快了，足以使我較在不驚人的風景之中也能找出快樂，高貴和美麗。我走了很多的路，可是當我願意坐上『代步』時，『代步』底繩子忽然斷了，害我重重跌落地上；我祇好再徒步了。這是在烈日之下，而且攀上一個陡峭的斜坡。這些小丘被稱爲山，其實沒有超出五百公尺以上的，——這是因爲此地沒有比這更高的了。但在高地上走了一個時候之後，地形又非常地低陷下去了，我們又覺得下去的路比上來的路高得多。以後不久，一種可笑的事情卻迫得我等待我的『代步』修理好。在烈日之下走了好久上坡的路，我全身都濕透了汗（這是在白天最熱的幾個鐘頭內走的），熱烈希望能遇一條小河讓我洗浴。我們走到一個泥沼，裏面全是泥水，沒有辦法。我想一躍而過，因爲沒有橋可通。但這泥沼頗寬，我一腳踏在一根木頭上，正欲作勢躍過，忽然腳底下滑了，全身掉落泥水之中。起來時一身都是臭泥，急欲更衣，坐在滾熱的巖石上。一隻行囊裏有襯衣褲，一隻小箱裏有條長褲，但找不到皮鞋，替換的皮鞋放在第一批伙子背的行李內，遠在前面。我祇好穿便鞋，那是完全不適於走路的，但我仍能走幾公里的路，受了一種走路底興趣，一種健康底陶醉，所鼓動。因此我。

剛才用了「壯麗」字眼來形容這景致。

我寫這幾行字時已經吃了晚飯；圓圓的月高照達喜村，我們就是在此地過夜的；東方，在藍霧掩映之中，我們依稀看見明天要攀登的步阿高地。地上沒有一絲微風；天空沒有一片雲，天不是黑色的，而是蔚藍色的，如海一樣，因為月是十分明亮的。離我們不遠，有我們的僕歐和伙子點的火，更遠一些還有村裏的人點的火。這村居民沒有逃跑。足有百把人於天黑之後忙着迎接我們，猶如吃人肉者一樣緊擠着我們，我們幾乎窒息死了。

在步阿，十二月二日

好多天以來就開始燒野火。遠遠聽得劈拍之處，夜裏，在更遠之處還能看見火光。一陣陣的煙沖向天上。我們昨日一時左右到步阿。雖然大熱，空氣卻是新鮮的。似乎沒有上多高的坡，還不到一千公尺高度哩，但那離主村有一段路的步阿行政衙門巍然在上，可以俯瞰廣闊的範圍，在西方，是我們兩日間走過的平地，而那地平線上則是我們大前夜歇宿的高地。偏南方一點，向卡諾去的方向，眼睛看到那那河盆地上還看得更遠。

昨天日落時滿天都是血紅色。今早，我寫這幾行字時候，天是說不出的純淨；但空氣中，水蒸氣過多，不是完全清澈的，使得森林底暗綠色和草原底海綠色之上披着一重透明的藍色。屋前，

一片乾瘠地點綴着幾塊大花崗石，警兵住的草屋，從衙門背後右邊展開去；幾株樹，若在法國就是栗樹；以後，立刻就是色彩繁多的廣漠了，因為地勢底突然低陷使人看不見。五十公尺處的樹木和那廣闊的平原中間，沒有一點東西。

在步阿，十二月三日

遊覽舊時德國行政機關，離此一公里之地；被某次大旋風吹倒了一半；從那裏可以俯臨全境。剩餘的蔭路，兩旁種檸檬果樹和那種沉香樹；沉香樹幹之頂端，有時沿幹，都長了一輩幼樹，搖動樹幹則落下如雨的，并非樹上結的果子，而是成形的小沉香樹。已經長了葉子生了根。靠近衙門底一所房子，有幾叢蕃茄，我摘了好多蕃茄回來。

無論茉莉，鈴蘭，丁香，或玫瑰，都沒如此強烈如此美妙的香氣，如我前日嘗的那種灌木底花。傘形的花朵由許多白玫瑰色小花組成的，小花有四瓣圍着花管。這種灌木，姿勢，葉和花，都像桂樹。香：濃縮的金銀花香氣。

十二月四日

今早離開步阿時頗遲，因為我們等待新招的伙子。拉巴卜昨晚到，今早與我們同時動身。他回卡諾，我們則往波宗。昨天同我們的伙子結了賬，讓他們回去；但我們不知道政府先發了一個佛郎給他們買糧食。我們本應付他們三佛郎，而非四佛郎；此外，據拉巴卜對我們說，他們吃的manioc，無須我們出錢的；我計算每人每日伙食攤五十生丁。●拉巴卜又說，他們每日為伙食支出的沒有超過二十五生丁。不久之前的事情恍如隔世了，還記得在博容雷時我差不多氣憤起來，聽說國家每日祇付三十五生丁給每個囚犯做伙食費。伙子每日由政府給一個佛郎（并非一佛郎二十五生丁，如我初時想的），不走路的一日則給五十生丁，回家時路上一日給二十五生丁。一般說，回時的日子祇算作去時的日子底一半。

伙子們有時束一條皮帶或繩帶，在那黑皮上束成一條痕，恰好拴在褲帶的地方；一塊棧色的或紅色的樹皮或布，包着生殖器，從腿縫內向後面而拴在尾骨之上那條帶子。這是非常清楚的線條。有時樹皮顏色很好看，背後則散開如同花瓣。

昨晚小跳舞會，在很黑暗的夜裏，因為月亮未曾昇上來。一打的少年人集合起來，舉行不重

●不用說，我們仍舊管我們的伙子付伙食賬，正如那些想得伙子歡心的行政官，每次出巡時所做的；人家常說伙子們不知道感謝，但這話是錯誤。

要的跳舞。露天底下燒火，在警兵底住屋面前。玩了很久。當我們守着火，遲遲未去睡時，者和阿頓同那些警兵賭錢，被他們騙去了我們才付的一個月工錢。阿頓而且把上個月工錢也輸去了，他本小心保存着相信不久可以交給他的母親的；她住在阿伯舍，已經四年沒有見面了。

那些警兵等待最後一晚才下手，爲得次日我們動身要緊，太忙了，沒有工夫追究此事。果然，我們已經離步阿很遠了，阿頓才因我見他愁眉苦臉問他，而吐露實情。我教他明白：他是獸子，他上了人家的當，那些警兵是些騙賭者。他聽了這「騙賭者」名稱，很感興趣，以前他還不知道此字。

十二月五日

今天早晨，濃霧；我們在潮濕的高草中前進。直至十時後，太陽才戰勝了雲霧而恢復一個非常純淨的天。無甚趣味的地土。昨天，離了步阿一點鐘之後，大約每隔兩公里就有一個鄉村。這是一個未曾完全歸服的區域，我們遭受許多惡意的款待。不錯，有些鄉村逃亡了一半的人，我們將到時，許多膽小的土人逃進荆棘叢中躲去。但那些未逃的人，一經明白我們來此無害於他們，又是何等容易感化。消息很快傳播去，一村又一村居民愈來愈多迎接我們，態度也愈加熱烈。我們很得意，能替法國挽回這些人民。

這許多天以來，我們經過的草原上，那種樹木稀疏的景致，很像諾曼底農家底果園，或意大利

利西區底葡萄園，樹幹給高草遮沒着。我欽佩這些樹木底活力，能抵抗那定期性的火燒。今天所見的，各樹間的空隙寬得多，這是此種風景唯一的變化，此外是令人絕望地單調。我們今晚歇宿的鄉村，波宗路上第三站，除了日光如水傾瀉下來之外，別無奇景。同往常一樣，我在村口歡迎的隊伍中選擇喜歡的人，扶着我，或者走在我身邊，牽我的手。這人常常是村長底兒子，而這影響是很好的。今天選的人則特別美麗，嬌小而優雅，使人想起了波德華底細娜。今晚，他和兩個同伴告訴我們說，他們三人要送我們直至波宗。

中午我洗了一次浴，小河水何等地清澈，洗時何等地愜意！今夜又何等地明亮！我甚至不曉得這個鄉村底名稱。我們現在走的道路，是最少人（自然指白人）走的，一種廣大的神祕在各方面包圍着我們。

當我舒服服服重讀羅密歐和朱利時候，馬克正在替人醫瘡，發藥，然後「審判」這經過了很久的時間。

停宿在巴塔拉，我們於十一時左右到這重要鄉村。鄰近土地新種的 Ogans，不啻告訴我

十二月六日

們已經進了南布稜底轄地——波宗區。

在野蠻的原始的未成形的境域內走了好久，重遇一個清潔的繁榮的鄉村，不勝喜悅；一位彬彬有禮的村長，穿歐洲服裝，卻不見得可笑，帽子是新刷白的，一口流利的法國話；一面旗掛起來歡迎我們，這一切感動了我，直至嗚咽流淚。

想起了我們對於最後一站的村長，還不够慷慨，心裏很難過。我們封了二張五佛郎的鈔票在信套內，叫巴塔拉一個送信的人送給他。今早他收到六個佛郎的酬勞費時，那種不知如何是好的情態時刻在我心上。貨物沒有定價，因之不知付出的錢，是不兩吃虧呢，是太多呢，還是太少呢，——這一點乃是在此地旅行時最大障礙之一，此地沒有一件東西有公認的價值，此地方言也沒有一句話可以表示感謝等等。

十二月八日

昨晚到波宗，我們接上了通行汽車的道路。我們旅行底一個大段落，到此結束了。南布稜底汽車就是要到這裏來接我們往福阿參波去的。三星期以前，我們從卡諾寫信給總督，通知我們到波宗的日期，這原是他請我們通知的。我們早到了一天，最後一天的路程本該分為兩站，但晨四時從巴塔拉動身，午後一時就到桂哥勒了；我們於三時左右再走，還來得及於天黑之前走

完那隔離目的地的二十公里道路。這段路有一部分我們是離了「代步」半跑步走過的，我是爲渴望所驅遣。早晨，一路所見全是極單調的風景。結了子的牡丹蔓，毛莨或金盞花（未開花）和含苞的牡丹（如安德里堡附近的。）過了桂哥勒之後，則有很美麗的花崗石，有時還形成山谷，頗像登布洛森林裏的。每逢一幅風景出現，有了界限，有點結構，我的心中便想起了法國底某一角；但法國底風景都是結構得更好，畫得更好，而且特別的雅緻。譬如未到桂哥勒之前，經過一條小河時的景致，水在大樹下急流，巖石衝激水流，路有一時沿着河邊走，——這一切使我們快活地笑道：我們以爲是在法國。

到波宗時很有趣。綺威·穆勒爾，本區長官，迎接我們。不聽人家對他說的話，他接連六次重說同一件事情，——但他并不蠢，似乎有一種頗正確的判斷力，而且說了一些很有趣味的東西，雖然說得太慢了。

在他借給我的巴黎雜誌（還有許多種種傾向的報紙）其中有一期（八月一日）登了蘇代一篇文章，輕描淡寫地將布里壘尼季處死了。他不承認這部好劇中「有甚麼詩意和思想」。

——這是有點令人肉麻的，出於這個人之口，他不容許人家絲毫傷犯了雨果，尤其戈雷耶。

（見本書末頁）

第六章 從波宗到福阿參波

在波宗十二月九日

缺乏個性，沒有個性化，不能達到一種差別——這很使我發愁，在我旅行初時，以及過了馬塔底後看見同一模樣的小孩子，一律可愛的小孩子時候起……以及在初遇諸村中看見同一模樣的房屋，其中住着同一款式，同一趣味，同一風俗，同一可能性的畜牲般的人羣，時候起……在風景方面也是這樣的。在波宗，可以居高臨下看一片廣大的地土；我立在那個赭紅色土坪上，觀看那散布開來的美妙的光輝。地形是高低起伏的，廣闊的摺痕等等——但我為甚麼一定要到這地方來而不到其他地方去呢？一切是屬於同樣款式的，沒有愛惡選擇之可能。昨日我整天休息，毫不想動。從這邊地平線到那邊地平線，凡是我的目力所能及之處，並無一個特殊之點為我所願去的。但空氣是何等純潔！光是何等美麗！何等溫柔的感覺包圍着你！使你快樂！呼吸是何等美妙！生活又何等地好……

我這裏提出的『差別』概念，乃是『美妙』和『希奇』之所係；這概念是如此重要，我覺

得牠是滾來此地所獲得的主要教訓。

綺威·莫勒爾傾談一切；他還年輕，但已經很像老卡拉瑪佐夫了。①一種筋骨瘋時常發作，使他劇痛，叫喊。究之，他是一個很好的孩子。我們暢談政治、道德、經濟等等。他對於土人的見解是很正確的，足以證實我自己觀察的結果。同我一樣，他也相信人家普通過分誇張了，他也相信黑入底性的早熟，以及他們的跳舞底猥褻意義。

他對我說起黑人底過分敏感性對於一切有關迷信的事情，以及他們的害怕神祕等，——這尤其可注意的，即他認為黑人底神經系統在其他方面反較我們遲鈍得多，因之他們能抵抗苦痛等。他起初做中岡果區行政官；當地的風俗，凡生病的人痊癒後總要易名，一面表示無病，一面表示病者已死了。莫勒爾不知道這緣故，有一次他到某村去調查戶口，以前好久他到過的，這次他拿原來的名字叫一個女人，這女人忽然同死了一般倒在地下，因恐怖而昏倒了的，嚇得那麼厲害，往往需要幾個鐘頭纔能醒回來。

路上捕着了一隻小小的『避役』帶回屋內來，我差不多觀察了一個鐘頭。這是最能令人

①譯者按——老卡拉瑪佐夫是陀思退也夫斯基名著卡拉瑪佐夫兄弟中的人物。

驚異的生物之一。當我寫這幾行字時，在我身邊有一隻可愛的小獼猴，是今晨人家送給我的，我的白面孔嚇了牠。牠跳躍着，躲在近旁無論那個黑入底臂膀裏。

帶點奈龍式[●]的快樂，我放了一把野火。祇擦了一根火柴，不久火就燒開去了，燒得很旺。一些黑人跑了來，忙着捉那些因火熱而跳散的大蟋蟀。我拾起了一隻小螳螂，好像枯葉做成的，比那些俯拾即是青草狀的蟲更加奇異。綺威·莫勒爾病了。昨日筋骨瘋發作底結果，他整夜嘔吐，中午我們去他家吃午飯時他還在嘔吐，躺在他的不見光的牀上，我們則在鄰廳進餐。我們教他吃點氧化鎂和碳酸鈉，吃後輕鬆一點。衙門裏除了金鷄納霜，絕對沒有其他的藥品。

在波宗，這幾晚，這幾夜，是最美麗的。

十二月十日

莫勒爾仍在嘔吐。有一時候我們以為他的病與喝酒有關；昨天一瓶苦酒開了請我們，我們差不多沒有動，今天祇剩一半了，一瓶威士忌也是這樣；我們覺得他有酒味……總之，我終於直

●譯者按——奈龍是古羅馬皇帝，曾放火燒了羅馬以取樂。

接問他；他的顯然誠實的否認，使得我們推論那是他的僕歐們喝的，他們趁主人底病，又利用我們在此作客機會，偷酒喝，希圖我們擔負他們的罪過。

南布稜允許派來接我們的汽車，至今還未到。

十二月十一日

很好看的野火，——在平原，在牧地，在遠處，各地方地平線上都有，於入夜時分；那邊，人目不能見的地方也有，在那地平線後面露出一道怪異的紅暈，好像『天欲破曉』。高的草，往往還飽含液汁，讓火在底下燒過去，而自己並不燒着；於是我們透過黑色的草桿看得見那火焰。

在波宗十二月十二日

天是難以言說的純淨。我覺得，無論何時無論何處都不能有這樣好的天。早晨很清涼。銀色的光；人家以為是在蘇格蘭哩。薄霧蓋了平原上最低凹部分。空氣是柔和的，輕輕吹動着；微風過處，猶如撫摩你一般。我讓馬克攝一段活動的野火，而自己靜靜坐着與哥德為伴。

●正如我們所猜想的，南布稜總督絕不負這遲到的責任。

十二月十三日

始終沒有汽車，沒有南布稜來的消息。怎麼辦呢？等着罷。天氣是最美的，沒有比這再純淨的天，比這再好看的亮，比這再溫柔而又新鮮的空氣……讀完了第一部 *Amniles*，瀏覽了許多巴黎雜誌。莫勒爾病好些了。昨晚我們給他打了一針嗎啡，終於停止了他的嘔吐。

十二月十四日

重讀完全部拉風登寓言。他種文學會產生出比這更美妙，更明哲，更完全的作品麼？

十二月十六日

始終停頓在波宗。這並不是休息；這是使人不耐煩。沒有運動，睡眠不好得多了。莫勒爾勸我們夜裏不要開着門窗睡覺，因為有豹子。所以一切門窗都關着，而我們窒塞在房間之內。是應當動身的時候了，那怕必須徒步前進。

莫勒爾借給我們一堆報紙，那是郵差剛送給他的，其中有一篇克列孟·伏特爾底論文，把我列入「樂豹，普魯斯特，亞普里納，蘇亞勒，華勒里和可克托」隊伍中，以為法蘭西「無論如何」

不願有的這些「晦澀的」作家，可以舉我為例。——我在哥德書中讀了這一句：「最能表現人底性格的，恰好是人認為可笑的事。」

十一月十九日無線電報告：華勒里被選入「學院。」

在亞甘那十二月十七日

必須決心離開波宗，不應再等總督汽車了。我們已經惋惜等待了如此長久；我們計算虛耗的時間，我們本可以走到福阿參波的……新招了一隊四十八名伙子（其中十六名抬「代步」的。）這是第七次招的了。再沒有比這道路更無味的了；在難堪的炎熱之下，我們玩賞着沿路完全單調的風景；我們未曾離過「代步」搖動得太厲害，不能讀書。但一到站頭，我就潛心去讀 Ambroses 了，美妙的晚景，近日晚景都是這樣。太陽離開地平線還頗高，「成了黃柑」如莫勒爾說的，牠失去了熱力和光輝；這是一團橙黃色的東西，看時不覺得刺眼。美妙得很，帽子也無須戴的。恰恰在地平線上，給落日染上顏色的地方，一鉤纖纖的新月露了出來。我下去，直至近旁一條小河，林中有一條小徑，許我沿河走了一個時候。何等的寂靜！幾聲鳥唱；日落之後又開始蟋蟀底合奏。在暮色微茫中，我看見一隻怪鳥差不多在我們的屋頂上飛着。比鳥鵲稍微大一點；兩根羽毛特別伸長，各邊成了一種「擺」，飛時在空氣中着力，同飛機一般。

天黑之後，我伴馬克到一個村子，他曾到過一次的；很窮苦的草屋，在一堆大鵝卵石背後排列着，火光中現出史前期的。

在波薩十二月十八日

二十五公里的路程（與昨日一樣）但從清早五時半動身，下午一時纔走到，因為路上停了一次很久。從波宗起，『代步』驢夫再不歌唱了。一路樹木變成稀疏，甚至於一大片地方完全沒有樹。有樹，也不如我們的果樹那麼矮小，而是好看的樹，同歐洲最高的樹那麼高，但不如大森林那些高樹。我願在春天看這廣大的草原，那時草不甚高，而且是嫩綠色的，但恐怕，新草之上也許有離披的舊草殘留着，未曾被野火焚盡，祇被燒成黑色罷了。幾大片被火燒過的地土，這景象也許被其他任何冬景更能令人憂愁。樹葉未落，但一律是古銅色，在烈日之下與黑土形成一種不調和的憂悶的色調。這石灰質的土上，似乎再不能有生命出現了。然而野火燒過三日之後，就有極鮮綠的草芽在焦黑的草叢當中露出，而這似乎是不調和的顏色，誤着在畫圖上的。彷彿是洩露了劇情底祕密而敗壞了一齣劇底效力。

我們所以在路上耽擱的，是因為日出一點鐘後遇見了一隊囚徒，鄰村甲必大押解的。一共十一個人，繩索拴着頸項，——其實是一條細繩細縛一切的人。他們的樣子這樣悲慘，看時令人

傷心。每人頭上頂着一袋馬尼奧克，自然是重的，但一個康健的男子漢不會認為太重，可是他們的樣子，連空身都走不動哩。其中惟有一個空身走；那是一個小孩子，十歲至十二歲，驚人地消瘦，因困苦、饑餓和疲倦而變成有氣無力的了；有時他四肢發抖，肚皮如抽筋一般。他的頭頂好像銼子銼了的，頭皮上一圈圈的傷處或火燙之處結了一種皮。他好像永遠不能笑的。他的所有難友，也都是如此愁慘，他們的眼睛幾乎是沒有一絲智慧露出。我們一面詢問甲必大，一面把袋裏的乾糧倒在小孩子之手，不幸其中祇有三塊很乾的麵包。我們以為可以早到站頭，就叫伙子先走了，甚至沒有準備路上糧食。小孩子吃這幾塊麵包，如同一隻野獸，不作一聲，甚至也不顯露感激顏色。他的伙伴雖沒有他那般衰弱，似乎並不比他少饑餓些。從他們的答話，知道他們五日沒有吃了。據甲必大說，這是一些逃亡者，在荊棘中過了三個月的生活；我想像他們在那裏好似被追逐的野獸一般。但人家說的話是互相矛盾的。後來，我們問那下令捉他們的鄰村村長可特以及晚上問我們宿歇處即他們出身處鄉村底諸頭目，我們不能無疑；他們之到荊棘中去，是爲了辛在村中多病，趕到那裏去養，或爲了孩子死了幾個到那裏逃避惡運，或爲了奉村長命令替政府「製花生袋」或簡單祇爲了不服從和拒絕耕種工作。（耕種在鄰村是重要的，我們好久以來沒有看見重要的耕種了。）我們聽說，他們定居在荊棘之中已有一年長久了，他們在那裏成立了一個鄉村。據他們自己說，他們受了可特村長底虐待，本村居民也作弄他們，把他們縛在木椿

上之後還把屎溺撒滿他們一身。真相如何，是難得知道，難得瞭解的。還須承認這點，即這幾個囚徒底消瘦，他們的愁慘的外形，並不十分異於沿路鄉村底居民。再沒有比他們住的草屋更愁慘了，這些草屋亂七八糟，做一團（其中每個樣七十一人甚至十三人）我們經過時，沒有看見一個笑容，沒有看見一人行禮。我們離開諾拉一帶凱旋式的歡迎已經很遠了！——在說到這會遇之前，我早就應當提起莫勒爾所說的『會勤』了，這事開始於我們離開波宗之前一日，莫勒爾爲此派了五名警兵（每人攜帶子彈二十五發，奉命於必要時可以開槍。）他們在某一指定地點可以會遇其他三隊警兵，是由另三個行政官派出的。這四隊人從四面合圍決不讓那些貪頑頑徒逃脫了；他們躲在這四個鄰區邊境上，區行政官捕捉他們時，他們就逃到他區去。好久以來就是如此了，最後南布稜總督纔決定消除這種反抗。今早這隊囚徒可以視爲那種命令之一個間接的結果麼？

十二月十九日

我們總是黎明動身。昨晚，全村有不少的病人，驚人的消瘦——是害瞌睡病的麼？那麼是那種大蒼蠅傳染的麼？兩日以來我們的『代步』就遮滿了那種大蒼蠅，何隙來叮我們。

景致改變了。廣闊的牧地，樹更稀疏了，更高大了。一個伙子指點一羣羚羊給我們看。離道路

二百公尺之處，人眼看見草叢中一些金黃色斑點，約有二十幾點……烏特曼和一個伙子趕緊抓起馬槍和毛瑟槍。我在一個斜坡之上觀獵。第一槍響，那羊羣奔逃了，所有看得見的羚羊，以及高草遮蔽下許多看不見的羚羊。我欣賞他們的神妙的蹩跳。然而，所有的羚羊忽然都站定了，猶如服從一聲口令。但那已經逃得很遠了。沒有時間去追趕牠們。

天熱，但空氣如此乾燥，我們走路竟不出汗。

我們終於走到烏庵河邊了。景致改變得很少；其中有甚麼，或者我的心情有甚麼變化，以致我認爲這裏是很美麗的呢？一種覺不出來的斜坡引人到了河邊，沿河是一片大牧地。對岸地勢比較高些，左邊不遠之處有些小丘，在這平坦的區域，竟被稱做『山』。烏庵河闊大如馬恩河；也許如塞因河……河底大小猶如樹底高低……比例改變了。我到河邊，想去釣魚；但岸上的草太高了，而我的釣竿太短了，我的餌剛好可到水面。一些很好看的巖石，在下游，攔阻了水流。日落在卑濕的牧地之上，那裏剛燒了野火；到處有野獸足跡。烏庵河，在急流底上游，開展爲平靜的廣闊的水面……無疑，有塞因河那麼闊，至少那麼闊。水是多泥質的；過了步阿之後所見的河水都是這樣。

十二月二十日

起牀太早了。在微弱的燈光之下讀書，等待黎明。天冷，指頭都凍僵了。伙子們燒起了大火，捨不得離開；每人帶走一根火把，在面前，緊不離身。渡過烏庵河；在水流之上有一條蒸氣流，流得比較緩慢些，一面流着，一面裂開來；漸明的曙色在其上染了顏色。

許許多多微不足道的鄉村——倘若幾家很窮苦的草屋聚集在一起可以稱爲「鄉村」的話。住居這些材子的人，圍着一堆微弱的火，或者坐在門下，並不向我們行禮，祇轉回頭來看我們經過罷了。這些草屋好像我們的煤炭工人在林子裏的臨時棲身所。說不好一點，這就是一些獸窩。我們到時沒有歡迎，我們過時沒有笑容和敬禮，——這似乎並非表示敵意，而是由於最深刻的冷淡。由於獸類底麻木無情。人家走近他們身邊，他們仍是不動，如同加拉拍哥斯島上的動物。人家拿一個新銅元給一個小孩子時候，這小孩子嚇了一跳，不明白人家要他做甚事。他從來沒有：「人家會送東西給他——那個觀念。」若是一個大人，或者我們的一個伙子，向他解釋我們的好意時，他就露出驚訝的神氣，然後伸出兩手來承受。

我們歇宿的鄉村，其窮苦和污穢並不減於沿路所過鄉村。屋內有一種難以言說的臭味。我恐怕小孩子從未曾洗過浴的。水是供飲食的，沒有餘下來做清潔用途。水是從離村二百公尺之處一個泥潭裏流來的小池子內取出的，這池子的水不久又流入於另一泥潭之中。

然而從今天早晨起，路上已有頗重要的農作物：黍（有代替馬尼奧克之勢）、芝麻，尤其

Cearus 一些真正的 Cearus 園子。纔種了不久，還不能收割樹膠。有幾坵棉花田。黍和芝麻收穫後裝在長方形大籃子之內而懸掛在鄉村四周的樹枝上。

十二月二十一日

六時半動身，我們於十一時左右到博尙瓜。許多工人在道路上，這路是他們剛築成的，我們的汽車原定是第一次在這路上行駛。重要的農作物（尤其黍，）但鄉村和居民比昨日所見還更窮苦些。有時，離開大路稍遠一些，若干倉卒築成的草屋，帶葉的樹枝拿來作門。沒有敬禮，沒有微笑，我們過時差不多沒有人看哩。

在博尙瓜，馬丁先生來迎接我們，他是專管民事的官員，暫時代理公出的行政官馬西哈西先生。重要的衙門，沉香樹蔭路。許多的鳥，中有幾羣那種很好看的白鷺，名叫「噪牛鳥」的，幾隻馴熟的大野豬。

午睡後，悶人的熱。

在博尙瓜十二月二十三日

很清涼的夜；天明時甚至是寒冷的。初睡祇蓋一條被單，後來兩條毛氈，兩件毛背心，兩條褲

子，一件外套，還嫌不夠。飯後我就去睡了因爲害了重傷風，疲倦得很。

然而馬克在營盤周圍流宕，依照他的良好習慣：他想看點青天白日之下看不見的事情。他回來很遲，看見了一件事情很受感動。離我們的寓舍不遠之處，在警兵營盤蔭蔽之下，有一大羣小孩子被圈在一個地方，男女都有，從九歲至十三歲，夜間寒冷，祇有一堆草火給他們取暖。馬克要問小孩子的話，就叫阿頓來，但阿頓不懂得拜耶話，一個土人自薦當翻譯，他把拜耶話譯成果話，阿頓然後譯成法國話。原來這些小孩子是從他們本村用繩索拴着頸子捉來的；人家迫他們做工，已經做六日了，不付工錢，而且不給飯吃。他們本村雖此不很遠，人家是期待他們的父母兄弟朋友會送飯來給他們吃的。但沒有一個人來。糟糕！

一問一答經過兩重翻譯，難免有誤解之處。但事仍實是明白的，……如此明白，以致馬克一轉身，這位善意的翻譯便給一個警兵捉去，關進監牢去了。這是我們起牀時阿頓報告我們的。

今天早晨，馬克和我要去看看那些小孩，人家對我們說，他們回本村去了。至於翻譯，則在監牢內過了一夜，天一亮便被兩個驚兵拉到遠地做工去，人家不能或不肯告訴我們是走那條路去的。

這其中一定有甚麼事情，人家害怕讓我們知道。難道是要同我們玩捉迷藏麼？我們立刻決定同他們玩到底。第一步必須辦到釋放那個翻譯；絕不許他同參巴、巴、谷托一樣，爲了同我們說

話而受處罰。我們問他的名字，但每個人都規避，都託辭說：不知道。人家至多祇肯告訴我們：離我們一二公里處有一團房屋，那裏住着一個土人，他認識這個翻譯。我們在烈日之下走向那個小村子去，那裏我們知道了。並非翻譯底名字，而是今天把他帶走的那兩個警兵底名字。正當我們問話時候，昨晚捕翻譯下獄的那個警兵來了，忐忑不安，帶着猜疑的神氣。他手裏拿着一張紙頭，那是我們的伙子底名單，要求我們簽字的，這事我們稍遲仍可以做的，——這是笨拙的藉口，爲的跟蹤我們。他要知道：誰同我們說話，而且說甚麼話。但我們忽然不問了，害怕拖累了別人；這偵探似乎決定不離開我們，我們於是同他一起回到馬丁先生那裏去，把整個故事都告訴了馬丁。可惜他也規避了；他好像不重視我們的故事，但由於我們的催促，他終於決定進行一種所謂調查；以後不久我們又去找他時，他答覆我們說：一切都是好好的，我們空操心一場了。原來那個翻譯被捉去，並非爲了我們意思的事情，而是爲了偷羊，那是一個積賊，不值得我們注意的。他方面他又對我們說：那些小孩子，誤費我們憐憫的，其實都吃得很好；人家送他們回本村去，簡單祇因爲他們已經做完了工作，一種很輕巧的除草工作。那是一種純粹偶然的湊合；沒有甚麼可疑之處。你們滿意了麼？——還不哩！

十二月二十三日

這件愈來愈糊塗的事情，能怪我們固執麼？我們追問那個『上等兵』，他惶恐了，問得愈緊，他的話就自相矛盾，終於承認：他對馬丁說的偷羊賊是另一個人，並非那個翻譯，他這樣說是爲了欺騙馬丁的。那個翻譯的確是同馬克說過話之後就被監禁起來，今天早晨兩個兵把他帶走，押他往波宗路上去（即我們走過的路，人家以爲我們不會再走的），交給一個叫做杜諾的警兵之手，這人負責『派他做工』。阿頓底話可見是實在的。

這點鼓起了我的勇氣，而我的堅決也影響了土人。有幾個決定來說話了。我們派了人去找杜諾來，祕密問他，不管那個『上等兵』如何反對。人家對我們證實了：那些小孩子今天早晨都回到本村了，還有一些和小孩子同來的女人也回去了；並非他們逃走的，而是人家叫他們急忙逃走，因爲『上等兵』是違反一切章程強迫他們做工的。『上等兵』沒有一點東西給他們吃。一個伶俐的女人，陪伴馬西哈西出巡去的那個隊長之妻（以後不久我們曾去訪她），爲了慈悲曾私自保護了幾個小孩子，叫他們到她家鄰近的園地來，給他們飯吃，給他們火烘。『上等兵』也不拿東西給那些築路工人吃的，雖然他負有這個責任；同樣，招來的伙子，爲了運送黍粉給盤努亞鐵路工人做糧食的，也有六天沒有給飯吃了。我不知道這些伙子吃的甚麼，草呢，根呢，偷來的東西呢？

這場審問，直至晚上纔終了。我們原定於次日一早動身，已經同馬丁辭行了。但我們不能讓他不知道那他應知道而爲我們剛纔查出的事情。藉口留一封信給馬西哈西，我們又到衙門去。已經夜九時了；所有燈火都已熄滅；糟糕。馬丁已經睡了，又起來。

「如今有一個人受騙了，」我對他說，「不是你，便是我。那個警兵報告你的話，是同我們剛纔調查來的事實相矛盾的。我不願將一件未了之案丟下走，所以決定遲幾點鐘動身；明天需要幾個鐘頭把這事情弄明白的。」

今天早晨，我們審問那兩個押翻譯做工去的警兵，昨晚尋他們不着。但我限定「上等兵」非把這兩人帶來不可。他害怕我的堅決，連翻譯本人也找來了。現在事情是很明白的，很清楚的。隊長給行政官帶走有十天了，在他公出期間，那個上等兵濫用了他的職權，違反章程任意徵發人夫做工，而將應給路工和伙子的伙食納入私囊。恰巧此時隊長回來了；這是一個奉了回教的

●我們旅行之初，B對我們說：「你們如是操心於你們的饑寒飲食，那就是自討苦煩了。他們吃的正如你們的伙子放心罷，這些人是不會餓死的。他們到處都有辦法解決這問題；不須你們操心。」

另一個殖民者則給我們這個「忠告」，即是盤中餘菜都要丟掉「否則廚子每次都要多做些菜，爲的食圖這剩餘。你這樣做反而可以大大節省的。」——他對我們說，還有其他類此的話。土人害的病，除了傳染病以外，四分之三是因無以爲生而起的病。

蘇丹地人，法國話說得頗可以，給我們以極佳的印象。我們把全案告訴他，將那個不幸的翻譯付託給他，要他保護這個因同我們說話而受欺的人，免為那個上等兵報復。我們已經把一切通知馬丁了，使得他不能干涉此事。不能容許他庇護濫權行為，即使視若無睹也不行。倘若他自己沒有甚麼可以給人指責之處，那個警兵決不敢如此欺瞞他的。

離開博尙瓜以前，我們又去營盤看了一下。一切都合於條理了：惟有成人在那兒，一羣羣地圍着火，已經不是草火了，而是樹枝燒的火。●但他們是如此膽怯，如此受驚，裝做不懂得桑果話，為的免回答我們的問題（以後不久，我們就證明他們桑果話說得很好。）我給他們香煙，他們也不敢受，親近了一刻鐘漸漸酥熟之後，他們纔敢接去。不能想像比這更可憐的人畜了。

我們又去參觀了一個農業學校，南布稜新設的，青年的M主持校務，我們認為辦得很好。直至下午二時我們纔離開博尙瓜。

在離衙門五百公尺之處渡過烏厘河，居民似乎較有生氣些；沿路許多鄉村底屋子又有牆

●「一切都合於條理了。」但我們終不明白：像博尙瓜那麼重要的衙門為甚麼沒有地方可供政府發發來的工人住宿。這些土人是慣於在屋內睡覺的，他們特別容易害呼吸器病，所有醫生報告都這樣說，讓他們不穿衣服在露天下過那時常很寒冷的夜，并不是好的辦法。這種情形我們以後旅行中時常見到！

了；住的人也比較潔淨；有些人行禮，甚至對我們笑。有些女人頗美，有些男人則很勻稱。我們停歇時，已經五點鐘了。太陽並不怎麼熱，但似乎很兇猛的。以後，忽然染了色，熄了牠的火。未到衙門之前，美麗的大鄉村。衙門所在的鄉村揚達卡拉也是很美麗的，我們在那裏進晚餐，對着那寬闊的廣場。宿舍近旁，有些美麗的灰色花崗石，剛從土裏出來。

晚餐後，又離開揚達卡拉。美麗的月光。「代步」內坐久了，太冷，但我居然在裏面睡着了。一時到一個鄉村，我不知其名；天微明我們又動身走，那時冷得害人，決不在六度以上。路上頗單調；有些作物。

忽然，一個奇蹟：汽車來了，我們已經沒希望牠來的。牠不是從波宗過來。牠是從前面來迎接我們，因為南布稜猜到了；汽車遲來，我們一定不再等待而動身走的。我們從卡諾發的信，通知他我們到波宗的日子，這信未曾直接寄到邦季去，參波先生不知何故把牠寄到蒙棍巴，牠在那裏不得不等待『拉卓號』經過把牠帶走；以此遲到了十五日。若是生病求醫，則此種耽誤將致人於死的。

汽車之後有一輛貨車，裝了三大箱鹽給博尙瓜的。箱子太大不能交給伙子運去，所以我們決定把行李放在下一站頭，等待空貨車從博尙瓜回來搬運。

這站頭宿舍是在一個小村子底盡頭，我不知這村叫甚麼名稱；不遠之處一條小河流着波波河，我們的道路要從此過的。近橋之處，河流彎曲，成了一個深潭，清澈的水，有些小孩子在裏面洗浴。這大量的水流下去，便隱藏在傾斜的大樹遮蔭之下。

有了汽車，這日路程比較不甚令人疲倦。我們放棄了午睡，中飯後又到波波河邊去。一條小徑，在高草之下幾乎看不清楚，引我們向上游走去。樹並不停止在河岸上。牠們傾斜着，在水面上，侵佔河心底地盤，而且好像要渡河一樣，把牠們的枝條伸到對岸去。——一種氣根交織的大網，直伸到水平面。然後展開一個頗寬闊的空間，在那架空的大枝之下，那裏的陰影帶點宗教意味。無數的小土堆，黑土堆成的，中間有一定的距離；好像是墳墓。此地是墳場麼？不是。這是試種咖啡的地方。——失敗了，同這一帶差不多所有其他的咖啡田一樣。

汽車今晚就可以送我們至布加。我們結了帳，辭退了伙子，下午二時又出發了。一個僕歐坐在我們的汽車內。著者，另一個僕歐和那從卡諾跟我們來的伙夫，則極不舒適地擠在貨車內行李堆上。其他兩個伙夫，從步阿跟我們來的，不肯離開我們；他們跟定我們，如同「丁地基」緊抓着牠的槓子。汽車內沒有位置了。不相干，他們徒步走的；果然，我們第二天在布加，又看見他們，他

們連夜走到那裏——他們已經差不多走過一日了。他們要跟隨我們直至福阿參波（至少在那裏找到我們。）如此忠實，令我感動——雖然他們是由於貧窮，非抓緊那有飯可吃的機會不可；一切寄生者都是這樣的。這兩個伙夫本是很醜陋的，他們不懂得一句法國話，從步阿以來我祇有兩次同他們說過話。但沒有殘暴對待他們，已經就夠好了。我給過他們每人一張五佛郎票。但早晨在布加，爲了他們堅持要走到福阿參波去，我又每人給幾個半佛郎輔幣；我明白，袋裏祇有五佛郎票而無零錢，路上一定要餓飯的，因爲沿路所過鄉村沒有兌換之處。這是此地旅行重大困難之一。預先有人知照我們，我們從布拉薩城帶來了幾袋銅元，半佛郎以及一佛郎輔幣。

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巴壇加罕，我們到此吃午飯。奇怪地，坐在汽車上，這路反覺得更長了。慾望是無厭的；沿路更覺得單調，因爲全體比部分更加單調；太快的奔馳使感覺混亂，模糊。

我們企圖於今晚趕到福阿參波，以踐與馬塞爾德可伯同過聖誕節之約言。

夜裏狂奔。風景漸改變，漸漸高貴了。過一林中空地時看見一隻大羚羊，就在我們身邊，汽車停下來也沒有逃；很像聖虎伯底奇蹟。大白鷺。撒拉人的大村莊，夜裏看見的。公路旁邊築起籬牆。

貨車沒有跟上來。必須等牠。

我們停車在公路旁一堆火附近。那些烤火的撒拉人都逃了；以後一個一個回來，而且接受我們的香煙。一張羊皮祇掩着他們的臀部，但把生殖器夾在兩腿之中。他們仍有方法遮恥的。

午夜之後不久到福阿參波。我們喚醒可伯，他準備了一個半夜餐，我們同他直談到天亮。

第七章 福阿參波福拉彌

十二月底

從早晨起，我們給強烈的陽光弄暈眩了。從地獄底另一面來的福阿參波，回教國底邊境，經過巴巴利而與另一種文化，另一種文化明，相接觸。這文化無疑還是很粗獷的，但已經帶來了細膩，帶來了高貴和等級底感情，一種無目的的靈性，一種非物質的滋味。

我們以往所過區域，祇見着一些被踐踏的人羣，被凌虐的，被奴役的，一心所想沒有超過最低級的生活。沒有牧者的愁慘的人畜。到了這裏，我們終於看到真正的居室了，終於有了個人的私產，終於有了「特殊化」。

●重讀至此，覺得這些話說過火了；但當初寫時，我們剛從那區域出來，印象極深。然而這個「無個人差異」的印象，卻可以在烏邦季沙里區最近一通告中幾句話得到證實和解釋。這通告不許土人爲了個別利益而從事任何耕種。其中說：

「惟有土人團體是那些農作物之所有者，這些農作物本是其中分子之集體勞動所經營的。」

在阿參波

土人底鄉村，長方形的蘆籬做圍牆，其中團聚着草屋，一家一家的撒拉人，在那裏面居住。這些繩籬之高，足夠令一個中等身材的人看不進去。若是騎馬經過，則居高臨下看得清楚，連最奧秘之處都看得見。異國情調之總匯。美麗的草屋，屋頂一行行鋪着草織的花紋。好像是昆蟲築成的。在這類圍牆內，都有幾株樹，因得免於每年一次的火災，變成了很美麗的。地上鋪了白的細紗。許多小穀倉懸掛着，底下是山羊底住所，使這小圍地成了小人國底村落。那些攀緣植物，屬於瓜類的，彎曲的籐，寬大的葉子，更在時間過程上增加了遲緩，懶惰和快樂的感情，一種難以言傳的平靜，遺忘和幸福空氣。這些人都是面含笑容的，病人和殘廢的人也是如此。（我記得那個害癩病的孩子，在波宗區底第一個村子；他曾跌進火內，他的美麗面龐整半邊燒得很難看，另半邊則含着笑容，一種天使的笑容。）

我不再記日子了。日子一天一天過去，這裏一切都是一樣的。我們黎明即起身，我直跑到沙里河邊去看日出。天氣清涼。河濱有無數鳥兒；不甚怕人，因為未曾被人捕過或趕過：鷓鴣，鳥鴉，鶯（♀）碧綠的閃光的蜂鳥，小燕子，以及許許多多的灰白色小鳥，同在岡果河濱的相似。對岸，幾羣

大白鷺。我回來吃早餐。粥，茶，乳酪或冷肉或蛋。讀書。拜客。在馬塞爾德可伯衙門進午餐。午睡。做工。在衙門進茶點並修改可伯底譯稿，他譯了本涅特底老婦談騎馬。

奇怪得很，這裏的人對於韻律如此敏感，竟把我們的軍歌唱亂了。調子仍舊，但拍子全變了，至於令人不可復識。

福阿參波底學校。一個愚蠢的土著教員，無知識。差不多有神經病，叫小孩子念道：『四方東，西，南，中。』

● 看見了全殖民地小孩子如此用心，如此渴求智識，而教的人又如此無知——真令人傷心。若有適當的教科書或掛圖之類寄給他們也好，但是教這些赤道區域的小孩子以如下的話有甚麼用處呢？即說：『慢燃的火爐是很危險的。』我在諾拉聽過人這樣教。人家又教這話：『我們的祖宗高盧人穴居野處。』

這些不幸的土著教員，時常是盡力教的，但至少在福阿參波也需要派一個法文教員，能够正確說法國話的。福阿參波大多數小孩常和殖民者往來，法國話說得比他們的教員好得多，這個教員祇能教他們說錯罷了。底下是他寫給本區長官的一封信：

“Mon Commandant:—J'ai vous prier très humblement de rendre compte qu'une

cheval tres superbement ici pour mon grand frere chef de village sadat qui lui portea
moi qui a vendu alors se communique si vous desien sera est je veux même partir chez
vous pourvoir mon commandant est cette chevali rouge comme ton cheval uha le hauteur
dépasse ton cheval peut-être.”

一個銅元在此地值八個藍珠。一個小孩子拿一個銅元買了一大把花生，還找回四個珠子。
我們丟下在布加那兩個伙夫，又在這裏找到我們了，一月一日晚上。

此地的人，同回教接觸之後，便高揚了而且靈化了。他們從基督教祇得到地獄底恐怖和迷信。基督教大多製造了一些飯桶和狡徒。●

布拉薩城通海鐵路消耗了多少人命。福阿參波又派定再送一千名撒拉人去。這區是法屬赤道非洲地土最大人口最多諸區之一，特別被派供給土著勞力。最初幾批送去的人，受了許多

●我的話不是普遍說的，我這裏說的，完全祇對某幾種土人而言。

痛苦，在旅途上受苦，爲了運送船隻設備惡劣，在築路時候受苦，爲了路工居住問題，尤其飲食問題似乎未曾預先籌算好。死亡律超出了最悲觀的估計以外。爲這殖民地未來幸福，還需要再犧牲多少人命呢？行政官所負的責任之中，這徵募「志願路工」無疑是最難辦理的了。但黑人對於馬塞爾德可伯之信任，恰可以從底下一件事情表現出來。黑人覺得可伯是愛他們的。爲了慶祝元旦，許許多多的人到這城裏來看熱鬧，但出去徵募路工的警兵們恰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工人既然送至這地替政府做工，似乎政府必須設法使得他們的運送和給養都能在最好的條件之下進行。

南布稜總督在離那季數公里之處，設立了一個休息和甄選之營。到布拉薩城去的一羣羣土人，可以在那裏找到一些合於衛生的寬闊的屋子，豐足的可飲之水（特別挖了一口井），糧食也是按時供給的。

可惜別人沒有學他做。

沿路，甚至在布拉薩城本身，都是臨時設備起來的。

從那季至布拉薩城（十四五日程），工人坐在無篷的貨船上，這種船井無所謂甲板。裝貨的槍，封閉着，上面蓋着金屬的板。工人無可奈何祇好睡在這種不舒服的板上，以致有些在睡夢中掉下河去。還須說一點，船行時，火花如雨從煙窗落在他們身上，夜裏他們也沒有烤火。露在河霧之中。他們日夜都要淋雨。這一點已經足夠解釋爲甚麼有這許多人害肺炎死了。

「河道交通公司」得到政府幫助，難道不能設備幾隻有篷蓋的貨船麼？這個消費無疑地替警兵們掉換因

回城來，他們走遍了本區各鄉村，帶了一千五百人回來，這些人需經過一次醫生檢查，穆拉醫士將在其中選擇一千人。這些人寄宿在兵營內特殊設備的地方，且由警兵嚴密監視着。馬塞爾德可伯明白他們一定懊惱不能參加慶祝會的，於是下令開放兩日，任他們自由出去遊玩。「我信任你們，」他對他們說，「我計算你們第三日全體都要來聽點名的。」鐵路工作雖然已經死了好多人（因為福阿參波土人並非不知道他們的「兄弟」底悲慘命運，卻沒有一個人逃亡。●無疑這是很好的。但這些不幸的人，將來如何呢？他們的生存比前更有保障麼？否則如此濫用了他們的信任心，道德上是不容許的。可伯一定也是這樣想。但一個行政官有何法可想呢？他須得服從他的上司。然而他曾通告他的上司說：「此次徵募還是可能的……下一次我可不能擔保了。」

在福阿參波

拜訪兩個頭目：貝佐和他的表弟貝蘭加，都是撒拉馬真迦種人。兩人各送長子在福拉彌學校讀書。這兩個孩子剛回到福阿參波來。奇怪的事情：兩人底父親交換兒子。我們問貝佐說：

●剛徵收來的租稅，也是沒有短欠，而且毫無困難

「現在你們兩人都去接自己的兒子了！」

「不，」他回答。「我去接他的兒子，而他去接我的兒子。」

「爲甚麼？」

他對我們解釋：兩個父親各人都害怕對待自己的兒子太慣縱了，太溺愛了。●

絕妙的沙里河濱，在下游。一個人散步，走了很遠（很不謹慎的，——可伯說。）沙洲，長條狀的沙灘，各種不知名的鳥。

重讀齊那●十分快樂。我重讀了開端一段。

我們的文學何等神奇地趨向於人工造作文明進步之讀者，以及克利孟·伏特爾先生，聽了愛彌利這個開場獨話，不知有何感想：

●但如一位優越的社會學家指教我的這事也許是「田權制家庭」一個例子。在某些部落，如塞勒斯人（在塞索加之處耶區）財產和職位不是父傳於子，而是男傳於甥的，會長底權力應傳給他的姊妹底兒子。

●譯者按：齊那是哥方依著的悲劇寫的是奧古斯特皇帝寬恕仇人的故事。

Impatients desirs d'une illustre vengeance,

Dont la mort de mon père a formé la naissance,

Enfants impétueux de mon ressentiment,

que ma douleur séduite embrasse aveuglément

抽象，矯飾，虛偽，反現實（不說反自然）——再不能比這更甚的了。然而我未曾見過比這更好的詩句。這是藝術對於自然之勝利。馬辣默底最晦澀的十四行詩，沒有比這更難懂的，比這崇高的隱語之混合錯綜更難懂的，倘若觀者沒有先得暗示的話。

接着我讀伊非珍妮：●須有哥乃依，纔能說辣辛底「寫實主義」

在福阿參波一月十日

馬塞爾德可伯陞了作德區代理總督，須於五日內前往福拉彌。我們將陪他去。三日以來很熱。太熱了。傍晚我，有點發熱。幾夜很不好過。蝙蝠鑽進我的房間來搗亂，雖然窗口有簾子攔住，門上也糊了報紙。

●譯者按——伊非珍妮是辣辛著的悲劇，寫的是特洛伊之戰希臘聯軍總帥阿加綿農女祭風的故事。

重讀完了伊菲珍妮，我再讀一遍。今天再讀完了，我又要再讀一遍，我愈讀愈加欣賞。今天我覺得這劇本是與其他劇本同樣完美的，並不遜於其姊妹篇，但無疑比其他劇本更難演得好。沒有一角可以放在無足重輕地位，沒有一角可以被犧牲的。甚至可以說：沒有一個主角；伊菲珍妮、阿加綿農、克里琛涅斯特、阿奇爾和愛里非爾，各人輪流做主角，大家挨次希望每人演得最好。阿加綿農底性格，辣辛寫得非常之妙。阿卡士害怕阿奇爾會抗議阿加綿農如此濫用他的名義，總之假冒他的名義，阿加綿農便可恥地回答道：

……阿奇爾不在場。

那種猶豫，那種曲折，寫得極詳細：

去罷，我說，從我自己的弱點之下救她的生命，

但你切不要去……

還有這種慄性：

替我省下了一個狂怒的母親底叫喊。

一月十七日

沙里河順流而下（我應當說逆流而上）——這奇異的河流，牠是愈流愈遠離大海的。

大眾人集合在河岸上，當我們離開福阿參波時候。

『杜塞士號』兩旁有四隻捕鯨船夾着走。我和馬克佔據了右邊兩隻。三時左右開船，在燥熱的天氣之下。

五時

金黃色的大沙帶，純潔得很，遠而又遠，給草地切成片片——河馬和水牛底好牧場。

一月十八日

『杜塞士號』停在離一排非常高聳的花崗石不遠之處。布利吞內傳教團就是在這裏喪命的。太陽雖然將近下山了，我仍禁不住要到這些奇怪巖石近旁看看（我起初以為是些鵝卵石）。我拉着我的夥伴們急步前進，穿過一片很難行的沙地，然後穿過一些卑濕之地。我攀上一塊高石之頂——但我的夥伴們等着我，天也已經黑了。

一月十九日

『有獅子往來』的景致。小棕櫚樹；野火燒過後的荊棘。絕妙的荒野景致。

獵羚羊。可伯殺了三隻。

鱷魚底美麗斑紋。

我沒有時間，也沒有興趣來寫筆記。完全沉沒在觀賞之中。

一月二十日

風景並沒有大改變，但擴大了。趨向於一種沙漠景致，樹木漸漸稀疏。然而還有好多的樹：並非棕櫚樹；樹有時靠近河岸，在那地面比較高，不受定期泛濫之影響的地方。這是一些我不知名的樹，好像大 *nanosas* 和 *tebintinas*。

然後出現了小棕櫚樹，有幾個公里距離差不多沒有別的樹。

但景致之中，點綴的動物，比植物更能引起人興趣。有時沙灘站滿了白鷺，鴛鴦，野鴨，一堆的鳥兒，如此可愛，如此光怪陸離，令人目不能離岸；岸上有時一隻大 *caiman*，於我們經過時候，半醒來了，飛往天空去。

然後兩岸開展去；這是天空侵佔了河岸地盤。靈性的景致。河水平舖如同銀箔。

我要拋棄了替博物館採集的一盒甲蟲標本。我以為拿出來曬曬太陽是好的；這些甲蟲如

此脆弱，其中沒有一隻肢體和觸鬚完全無缺的。

時常擱淺；水手下去推船，如同推汽車一般，水直至半身。時常一個多鐘頭纔能開走。但在如此廣闊，又如此遲緩的景致之中，人是不希望走得快的。

一隻大鱷魚很靠近船。兩槍。牠在河中蹀跳。我們停船。然後，坐捕鯨船回原處去。找牠不着。如此被殺的動物，立刻沉下水去，須過幾個鐘頭之後纔能浮出水面的。

黃昏，差不多已經黑了，我們又看見我說過的（在波薩前）那隻怪鳥，在沙灘上飛。可伯開了一槍把牠打下來了。牠落於河內，阿頓去撈起來。兩根大羽，沒有絨毛，祇有中幹，從翼端長出，差不多垂直於其餘的羽毛。將近有鳥身兩倍長，其頂端有兩個頗大的圓盤，鳥似乎能轉動之。和半暨之，不與兩翼底運動相干。可伯給我這鳥以為博物館之用，他稱之為『飛機鳥』。他說有些博物學家肯出六千佛郎來買的，並非因為罕見，而是因為這種鳥出現時都在入夜時分，牠的怪異的飛行又足以保護牠。

在下印卡

小鄉村。許多織布機，大多數是小孩子在織布。馬克攝了一個小孩子底動作，很年輕而非常

靈巧。他織的帶子祇有幾米寬闊，好像做綳帶之用的。要成一塊布，則須將這些帶子拚合起來（需要拚四十八條帶子纔能縫一條長褲）。織布機是再簡單沒有了：兩個踏板和緯線相交，一個懸梳橫過帶子，每逢梭子拋過之後，即落於緯條之上。緯線在遠處被一個安在地上的扁平籃子拉緊着，籃子上壓了許多石頭，纔能緊貼在地上。小孩子工作下去，帶子愈織愈長，便拿來纏在腿上，一面拉那籃子。他做工時哼着歌，他的恰與梭子往來合拍。

稍遠，在一個蘆籬之內，有七架織機並排列着。無疑，政府要這鄉村供給一定數量的這種帶子。這工作時常是奴隸做的，——人家對我們說，——「高貴的」工作乃是耕種和牧畜。

這種織法很別致，連原料也是土產的，沒有間雜外來的事物。從頭看到底，沒有外來的干涉。人家說起要改良這種織法，爲甚麼呢？再加一點鼓吹，這種「家庭織物」就要成爲市場底珍品了。

一隻鷓鴣，在河中，吞下一條太大的魚，難過得很，掙扎着，用翼作槳，很着急地划向岸上去。

福拉彌。牠的醜陋。牠的不合我意。

除了牠的碼頭設備很好，除了牠佔據沙里河和洛貢河匯流角頂的地位以外，——這城比

雙福阿參波是何等地簡陋！出城，在上游，兩個同樣的高的，塔使人吃了一驚；磚造的大建築物，一定費了不少的錢，但不知道爲了甚麼用場。

土城和法國城相並而立，都與河水平行，兩端各自延長——事實上是兩個城。二者都是污穢的，多灰塵的，如撒哈拉然，恰好可以令人想起阿爾哲里南部某些綠洲——但那些綠洲比這城美麗得多！屋子築牆用的陶土，是粗粒和灰色，都雜有沙或草。居民似乎都是膽小而狡猾的。

據說，這憂鬱的城，人口一天比一天減少，回歸熱和移民。土人不得自由，天一黑便不許開跳舞會，也不許在自己鄉村行走，因之嫌厭這個地方，而逃往他方去。白種人因爲職務而留在這裏的，也嫌厭了，無聊得很。

我帶阿頓到福拉彌醫院去，請X醫生替他檢血，因爲我很擔心，要知道這孩子是否真如拉巴卜所說：已經有了梅毒。

檢驗結果，並沒有毒。那麼在步阿時生的瘡是甚麼呢——簡單的疔子，我們也曾生過的，馬克和我，不過他加上了淋巴腺炎而已。阿頓沒有毒，他絕不以爲驚異。

「我知道，我沒有梅毒。我從那裏過來的呢？」

「但無疑，是在福克南貝時過來的。那晚你不是去嫖了麼？」（拉巴卜也算過，從那晚傳染

起，到那時恰好病發。）

「我從沒有嫖過。我當初就說過了。」

「但是後來你自己告訴我們，那晚你同一個女人睡過覺。」

「我說這話，是因爲你們當時非要我這樣說不可。人家反覆對我說：我一定去嫖過的。我不能說沒有。我說沒有，也沒有入肯信。」

這件小故事不能使一個人相信，祇有令我更加確信：過於不信任人，會受騙的，過於信任人，同樣也會受騙的。

一月二十八日

拋下馬塞爾德可伯在他的新任裏，我們決定沿沙里河下駛直至德湖。明天坐「杜塞士號」走，我們於十五天之內可以回到福拉彌。

一月三十日

景致不偉大。我以爲可以看見沙質的河岸了，可以嘗到沙漠荒涼滋味了。但不許多中等身材的樹很平凡地點綴着河岸。

正在驚訝許久不見鱷魚了，忽然發現了許許多多鱷魚，多得令人難以相信。我算了一羣鱷魚，共三十七隻，在一個長五十公尺的小沙灘上。大大小小都有，有些祇有手指一般長，有些則龐大而可怕。有些有一條條斑紋，有些則一律是灰色的。船走近時，大多數沉重地滑入水中，牠們都是在傾斜沙地上的。若離河稍遠，則四足立起來走。牠們入水時有點好玩。有時太懶了，或睡着了，船到牠們簡直不動。一個鐘頭以來，我們看見的是有百隻以上。

到古爾灰（在喀麥隆）時太遲了；但我們之拜訪蘇丹，若在白天，也許不會留給我們如此異常的迴憶。夜是漆黑的，當我們進入城門時候，這城四面有高牆圍住。我們面前有一堵長而直的牆，其中祇有一個黑洞，蘇丹底下幾個頭目引了我們從這洞進入神祕的黑暗之中，然後一條窄狹的街道，夾在兩個頗高的牆中間，如同一條走廊，彎曲底破損。有時看見一個黑影在一個門洞下行禮，舉手在頭上，細聲問安。忽然，街道寬展了；柴枝架的篷蓋着一種進口，底下有人坐着。白天炎熱時，此地一定陰涼的；稍遠些，牆展開了；那是一個廣場。一株大樹蔭蔽宮殿底大門。

會面是在狹巷內，不大清楚。我們想回來時再來拜訪，我們已經道歉說如此來遲了。（我最難過不會十分恭敬，對於一位回教領袖；他的態度，至少他的姿勢之高貴，比那最誇張的街頭更

能令我肅然起敬。但蘇丹堅請我們進去，我們也爲好奇心所驅使，於是跟了他穿過一些小廳和過道；這一些都是在黑暗中的。最後一個用人帶來了一個燈籠。我們可以看見我們經過的小廳，有許多牆上發出光澤，如同塗了釉，牆上掛滿了圖畫，飾物之類，粗糙的，但相當美麗。我們到了一個廳，比其他的廳稍微大了一點，其中有幾把椅子。蘇丹請我們坐下，他自己也坐下。我的左邊，靠近門口，蹲着一個壯健的小孩子，約十五六歲；那是蘇丹底兒子。傑克杜塞士號一船長替我們當翻譯。我們交換了幾句阿拉伯式的恭維話，然後向主人辭別，他勸我們月亮昇上之後再到村莊去玩。

這次夜遊有甚麼意思呢？再沒有比這城更奇異更神祕的了。這裏，那裏，在廣場上，在街道轉彎之處，有些很好看的樹，無疑是人所崇拜的，至少也是特別保護下來的。城牆內部是一條圓路，然後傾斜下去，很斜，但可以走的。一個大廣場，一個半倒場的堡壘。這一切在月光之下別有風味。人家牆壁之上，看得出圓形的屋頂。我們在一個門口，遇見四個青年人，那也是蘇丹底兒子。他們陪我們走了頗久。我們一定轉了彎的，因爲一刻鐘之後，我們又在他們屋前經過，就在那裏別了他們。

一月三十一日

一陣很冷的風。今天早晨，幾隻大烏龜擡頭水面之外，在船後餘波之中，牠們跟了船走了相當時候。兩岸綠得多了，生滿了有刺的小荆棘。

我未曾說，昨天，在停船四個鐘頭之內必（須臨時）採木，因為沒有預先準備下的柴火，我們在荆棘叢中打獵去了。品達雞多得令人難以相信。我們打到了七隻，失去了三隻，這三隻受了傷，但捉不着。荆棘地很少樹木；大片地方是一半裸露的，光禿之地散佈着 *himosas cassies*，成羣的大羚羊。

漁舟底怪異形狀：大獨木舟樣式，但是幾塊木頭開籐條和細繩拚繫起來的，因為此地沒有產生可以挖心作舟的大樹。這些漁舟底尾部翹得很高，做一張大網底靠點，這網張在兩根竿子上；一種均衡的力能不費力地將網浸入河裏或從水中舉起來。

二月一日或二日

從下午二時起便停在這裏，靠近河岸（右岸）一個鄉村。一大羣小孩子在岸上，但看見我們近來，他們都逃走了。鄉村頗為窮苦。許多藍錠染工（以前諸村也是如此。）

女人們用短棍敲那小棕櫚樹底果子，爲的使那木質的果肉變軟，他們吃這果肉如同咀嚼一種胡椒。黍底收成是不够的；大家覺得一個荒年來了。

熱，尤其光，使人難受。我等待天晚到陸地遊去。馬克和烏特曼攝影去了，阿頓和一個衛兵去打獵，我一個人走不管人家如何勸阻。一種美妙的橙黃色光輝斜照在那廣闊的天然果園之上，我很快樂地在其中走。牛是此地底財富，牛羣走的路在地上留了網痕。許許多多的鳥，因傍晚而陶醉了。那些矮樹，此時大部分枯乾了，我想像牠們春天是一片綠色，開花，樹上滿是鳥巢，蜜蜂飛着，地上長遍了嫩草，蝴蝶在草上飛舞……

夜裏我們又開船走，——約在晨三時或四時，船長要趁月行船。進入湖中之時我們正在熟睡；那時即使我起來了，在這朦朧之下我也不能如願地看見風景底變換。但風颳起來了，迫得我們非停船不可，因之這次提早夜行就沒有作用了，除非是害得我不能看見心裏想看的風景。風颳起小波向我們衝來，到了大船和捕鯨船中間，則上射如噴泉，沖洗了甲板。一時間，所有東西都給水淋濕了。我們急忙收拾起一切破碎物件，摺疊我們的牀。船跳得如此厲害，一張桌子因之四脚朝天，猶如大翻船時的紛亂。而下面的水祇有一公尺半深哩。我們旁邊捕鯨船底跳躍，差不多是很嚇人的，牠們猛烈地衝擊「杜塞士號」船身。我們趕緊尋找一個臨時避風地，在兩大堆紙

草和一種大蘆葦中間。

這段筆記，就是在這草灣裏寫的。我的面前，無窮無盡的水面，猶如北歐碧綠的海，在那一律藍天之下。我的兩旁，一叢大紙草，露出水面很好看，雖然，大部分已經褪色了，——很像「水棕櫚」。我的背後，草和水最奇異的混合，夢想不到地奇異。又是那種廣漠，那種無定形，那種遲疑，無決定，無計劃，無組織，——我在旅行初期便深深感覺到了，而那是這個國土之主要的特性。但這裏，自然界如此繁複，各種原素如此結合和交織，綠湖和藍天，草和水，如此織和，——則是更加奇異的，與我們的故鄉無論何地毫無相似之處（也許除了卡馬格島和愛格穆若干淺湖以外），我的眼睛捨不得離開了。

從日出起拋錨至今，我們必須躲在紙草叢中等待至中午時分，風纔會平靜了一點。其實風並不很強，——比起颶風來，祇能算和風罷了。紙草是絕妙的赭綠色，乍德海則是帶點金栗色的碧綠色。我們旁邊有兩隻捕鯨船解下來，拴在「杜塞士號」尾巴去……

大約船開了三點鐘以後，我們看見對岸底島。紙草和開黃花的矮樹交替，這種樹比紙草高得不多（似乎是 *Papilionaceae*）有時有那大牽牛花在上面攀緣，——還有巨大的蘆葦，很

像我們稱爲「邦巴草」的，上面生有大絨球，是最美麗的。

我欽佩熱帶國許多植物之努力，構成一種對稱的形狀，如結晶體一般；在我們北方國家是想不到，我們那裏波德萊纔可說甚麼「不規則的植物」。

紙草，棕櫚，仙人掌，大戟，都是在一個中軸周圍發展——依照一種確定的韻律。

我們拋錨在一個無人居住的島邊，船長意中的港灣，通往波爾去的，不意閉塞不通了。天快黑。我們上了岸，但沒有遠離登岸之處，因爲短時間，我們的腿沾滿了刺人的果粒，拿指頭拔去時有刺入指頭之危險，刺人很痛，而且斷在肉中，化膿。●景致本也沒有甚麼動人地方，除非說在我們走過的那個廣闊的枯草地上，有一種奇異的植物——一種成了灌木的植物，葉子很寬大，微綠的灰色，很精緻的，厚而有細毛（即是說蓋了一種厚的絨毛。）紅紫色的花很好看，但很小。

夜不很冷，但水手要在大火之旁睡覺，爲了有蚊子。停在一個島上，那裏有很多的白山羊。不

●這種討厭的小草，叫做「克南克南」在福岡參波平原上及何靈區域，都很多，但種籽在木臼中搗過，除去那生了無數小鈎的外皮後，卻可造成一種品質最好的澱粉，叫做「克列卜斯」。

明白，牠們找到甚麼吃，因為地下滿是不毛的細沙，偶然生了些上面說的那種奇異灌木，微綠的灰葉子與山羊底白毛構成一種非常和諧的色調。許多的山羊，一隻腳縛在插入沙內的木樁之上。我相信，這是準備擠奶的，不讓小羊吃了奶去。不遠，有幾幢房屋，寧可說是臨時搭的草棚；幾個土人很窮苦而不和氣的。船長費了好多工夫纔找到一個人替我們引水，穿過諸島中間。然而人家拿給我們四個蛋和一大碗奶。船長拿去了一隻羊；差不多可說他強奪去的；然而他留下了五個佛郎；但賣主要求再付兩佛郎，船長祇好付了。這是第一次，我看見土人堅持他的物價，甚至『自定』他的物價。人家對我們說過：波爾一帶居民是『倔強的』。別處，無論甚麼東西，無論人家給他如何少的價錢，土人總是接了去，而不說一聲反對的話。前天，我們的一個衛兵（隊長）在我們停船的小鄉村，用五十生丁買一隻雞。我對他說，這是戰前的價錢，以後買雞應當給一個佛郎。他聽從了我，同我一道轉回去，補給半個佛郎。他如此聽話，我就擔任了這補付的價；但我拿五十生丁賠他時，他不肯受；我堅持要他受，他便接來送給一個過路的小孩子。

人家既然買一隻雞祇付五十生丁，土人自然看見白人登岸便害怕起來了；他們自然不肯去增進這種虧本的商業。

○「白人來時，甚麼都拿去了，甚麼也不給。」另一個鄉村的人這樣說。他們很驚訝，看見我們拿錢買他們拿來的雞蛋。

我趕緊聲明一句：這些不好的白人是例外，或至少尚有其他白人。當新任大總督安東涅普一九二四年二月巡行這一帶地方時，他認為維持戰前的物價，一隻雞的價錢少於一個佛郎，是不對的，他甚至倍加了「烏鹿」那公司」雇用的漿手、底工錢和口糧。

但我可以舉出事實，證明過路的白人撕破了政府規定最低物價的表單，他們氣憤得很，看見單上物價定得比他們意想中的高些，某些白人對於土人之慳吝，是駭人聽聞的。一夫人福拉彌一個行政官底太太，埋怨說買不到魚。——「這也許是因為你出價太少了。你試照人家索的價錢買着。」那個商人嚇了一驚，她終於肯出兩佛郎買一尾肥大的「船長魚」（那是沙里河中最好的魚。）第二天及以後幾天，漁夫擁擠在她的門口。

這個女人，主人叫她的「五十生丁太太」，因為每逢他的丈夫爲了酬勞，對她說：「拿一個佛郎給某人罷，」她總要到錢袋裏去摸索，結果總是拿出半個佛郎。

就是她，把剩餘的肉丟給狗吃，而不肯留給她的僕歐吃。

在一九二一年，歐洲人在福拉彌每月出五佛郎租一隻母牛。歐洲人若認爲牛奶少了，土人就應當另拉一隻牛。我很高興看見馬塞爾德可伯和我們一同氣憤這種不平等事情。我曾陪他往市場去。

「這魚多少錢？」他問。

「一佛郎。」

「土人買時給多少錢？」

「兩佛郎半。」

「你知道，我不願意你叫我出法國人底價錢呀！」

「呵，法國人賣時，出五十生丁就夠了。」

（見第七章附錄）

我們又遇着「來翁布洛號」，靠在一個小島近旁。在船上，我們看見那個老領港，他從前會帶引容雷過湖。馬克照了他的像。爲了高興，我們給他頗多酒錢，這使得他面露笑容，眼含淚珠。

我們強拉來做領港的那個老頑子，顯然沒有期待酬勞的，因爲當我拿酒錢放在他手裏時，他的面孔本是緊鎖着的，忽然開展了。我嘲笑他的憂鬱神氣；他笑了起來，拿起我的一隻手在他的雙手內，緊握了好多次，很感動地。何等正直的人！何等容易得他們歡心！是甚麼鬼計，甚麼頑固不通，甚麼仇恨和惡意政策，纔能捏造些理由來辯護那些暴行，那些苛斂和那些虐待。●

風一起，大陣的水就來沖洗甲板。我們不知道躲在那裏好。

我放棄了翻譯 Mark Rutherford。我對此書的興趣，始終是有點太特別的。我以最大的愉快，潛心讀第二浮士德。我必須承認，我從未會全部讀過一遍。

島愈來愈大了，也愈高聳出水面了。沙出現，漸漸堆成沙丘。除了紙草，蘆葦和 *Panx-laguerie* 以外，又看見岸出現了 *mimosas* 和棕櫚樹，但特殊地在一個島上，爲甚麼許多棕櫚

●約瑟·康拉在他的黑暗之心，說得很好：「我們必須有異乎尋常的想像力，才能把這些人認做敵人。」

樹都死了呢？是自然死去的麼？爲了甚麼原故呢？也許是土人在樹根下放火，因爲樹下堆滿了枯葉，使人採不着果子？

自從旅行開始，許多死樹或將死的樹，令我大惑不解。

中午時分到了波爾。

衙門小圍牆之奇異樣式；有雉堞，角尖圓鈍，——這一切沒有比一個人高，以致從外面可以探頭於雉堞之間；玉蜀黍糕底顏色。右邊盡頭，有個小堡壘；左邊，甚麼都沒有。

鄉村在右邊，不遠，幾幢窮苦的屋子。很少居民。男和女，差不多都穿了衣服。沙地，僅僅生長那種綠灰色的奇異植物，我終於能看見牠的果子了：●一個大圓餅，兩面殼，中心懸掛着，在一種柔軟而有細線的質體當中有一包種子。這些種子聯成外衣包着絨毛，絨毛作牠們的帽子，使牠們能够飛躍。再沒有比這更巧妙更奇怪的了。種子起初是密密相並着，如同屋上瓦，使人想不到其中藏有絨毛；起初祇看到一種硬殼，類似 *Latetia* 底殼。一壓這殼，就裂開了。種子散開了，露出一大堆的毛絨絨的東西，蒲公英英底絨毛與之相比遜色多了；這是一種銀色的奇物，立刻就澎漲了。

●這種植物學名叫 *Calatropis procera* (Asclepiad)

擴展了，解放出來了，一有風來便要飛散了。

班長布納（非常客氣的）單獨一個人治理這波爾地方。我們請他上船來吃飯。他來這裏已有七個月了；工作忙不過來；然而他煩悶得要死。人家要他做的工作——他說——是超出他的能力以上的。他不够做這工作；他沒有學來做這工作。他現在整日忙着寫字，忙着算那複雜的帳，而他是剛剛學會了讀書和寫字的。「一個比我更有知識的人，二十分鐘可以做完的事，我非一個上午不行。你們試想，我不過是一個班長。波爾地方需要一個軍官來做的。我再做不下去了。」從他的幾句話足見他這人是坦白和誠實。此外，我又從他那裏聽到一種消息，關於嚇人的災荒和糧食價錢的——尤其是黍底價錢；波爾地方土人派定出十噸黍，●但他們沒有，他們不得已到三日路程（還多些）的地方去向布努人買，三四佛郎一「小噸」（二十公斤）而政府祇給他們一個半佛郎。

他也同我們說起了那個陳舊的戶口調查，四年前調查的；現在鄉村還是照此抽稅，居民繼續替那些死者（由於回歸熱，死了很多人）和逃者納稅——逃亡者數一年比一年增加，不

●供給警兵和囚犯食的（平常需要二十噸。）

久以後就要剩下老弱殘廢的了。剩下那些老實的人，他們負擔了三倍以至四倍的稅項，因為要替死者和逃者納稅（牲畜稅亦然）。

『如果再舉行調查，』他說，『如果每個鄉村都按照居民底真實數目納稅，則收稅是毫無困難的，沒有過多的稅，每個土人都願意繳納。沒有一個人想逃亡。』

這些龐大的紙草田，是飄流的，活動的。風一吹，就搬家。一簇又一簇地分開了，隨風而行。然後在稍遠之處重新結合起來。所以湖港往往幾個鐘頭之內被塞住不能進行了。

在雅苦阿

自從杜古以來，我未曾見過如此之多的蒼蠅。

●牲畜調查有時是很困難的，土人迷信，以為計算畜羣數目，將不利於牲畜。『你有幾隻羊呢？』『我若去算牠們，牠們都要死了。』

●譯者按——杜古是撒哈拉沙漠中一個綠洲，紀德以前曾去遊過。

沒有造獨木舟用的木頭。人家用紙草編的很厚的墊做成一種長形的浮板，前面向上翹起。如同威尼斯船底頭部。不能想像比這再奇異的了。行時靠大篙撐動，大篙有時是從很遠地方來的。

然而河岸還是長着那種開黃花的矮樹，即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的。這樹底木料，多孔質，如此之輕，似乎能在雲端浮起的。一個很小的孩子能肩起一根很大的木頭。他騎在木頭上渡過水去。他把肚皮貼在木頭上，用手脚作槳，若風來幫助，短短時間內就可渡過頗寬的湖港了。

在這部分湖水內，有很多的鱷魚，據說：●但奇怪得很，這裏的鱷魚從來不害人，●——也許因為此地魚類很多，肚子吃飽了。牠們撕毀了土人所張的網。此外，由於浮動紙草底障礙，土人差不多完全放棄了捕魚的營生。

沿岸朝東，水仍是看不見的，達不到的，在那紙草和蘆葦構成的稠密屏風背後。草叢中是些

●然而我未曾見過一隻，無論在湖水中，或在岸上。

●至少土人這樣說。但列衛布魯爾叫我不要輕信（見原始心理，第一章第四節。）在土人看來，「偶然」是不存在的。他們甚至沒有偶然這個觀念。『自然是無害於人的，』倘若牠吃了一個人，那是一個巫士叫牠來吃這個人的。

泥潭，人走進去，直陷到膝蓋，陷到腰，甚至全身都陷進去。有時這屏風中斷了，可以讓獨木舟、渡船經過，讓牲畜去喝水。我沒有看見比這再好的牲畜了。起初，在一羣女人旁邊，有一隻淺黃色的牛，與我從前所見的大不相同，也許同埃及某些浮雕相似。牠的大角差不多沒有彎曲，角外線條是延長額骨底線條，而形成頭飾如同埃及的冠冕。不能描寫一條線，但我可以說，這曲線之高貴立刻使我想起了「阿卑牛。」

稍遠一點，我被一個很特異的牛羣攔住了：公牛和母牛都是很柔和的灰色，差不多是白色；龐大的角，不僅超出我以住所見的，而且超出我所能想像的；角非常彎曲，與我早一時所見的剛剛相反，角在額頭上形成一種威嚇，如此可怕，我因為不曉得牠（這是一隻公牛）的性情，寧可向後倒退。以後，同馬克和烏特曼再來時，我纔看出這可怕的怪物是縛了腳的。

許多奇美的鳥。一隻，閃光的藍色，如此可愛，我捨不得殺牠。爲要接近看牠，我終於殺了牠。牠的頭是棕色的。背上的羽毛是一種柔和的蔴藍色；身體下部整個都是淺藍色；兩翼則由這種嫩藍色漸變爲最深暗的藍色，尾巴暗藍色，很長，末梢極尖。再過去一點我又看見七隻黑黃鳥大小如椋鳥，在一隻驢子背上。

我走路，裹在一團雲內，如神仙一般——一團蒼蠅雲。在 *mimosas* 樹上，繁殖一種寄生草 *Opuntia*，同我們國裏的相似，很壯大很多枝，葉子細長，淡灰色，種子紅色，無光澤，細長。

我們沿着彎曲的岸走，直至島底另一邊：我們穿過了島，回船來。很快活，又見到沙上長出的那種「通天草」，即我在俾斯克拉南方沙丘中所讚賞的；但那時是很柔和的淺紫色，如今則不過是枯草罷了，差不多是黑的。

土人從這島到那島，中間經過湖港，有時差不多五百公尺寬，用的就是那種非常輕的 ambatch 木，他們睡在那上面，在水以上，但頭和背仍是濕淋淋的，同泗水的人一般，好像阿黎翁騎在海豚上。●

二月某日

今天早晨我們坐捕鯨船到雅苦阿村去，在隣近一島之上。在第一個島上停了一次船。很好的牛羣，馬克拍了照。人家趕牛羣過一條湖港。牠們的頭靠在那凹形大角上，這角浮在水面如同浮標。

土人非常和氣，高貴；愈向北走，土人似乎精細了，靈化了。一個很老的村長騎馬來迎接我們；

●譯者按——阿黎翁是紀元前七世紀希臘有名詩人兼音樂家，故事相傳，他給海盜拋入海中，但海豚愛聽他的琴，救了他的性命。

他下了馬，讓我們騎；但他比我們更需要馬；何況鄉村並不遠。在沙上走路很困難。村長簡短的接見，他下地來，交換了幾句客套話在一種廠棚之下。老村長底很美而高貴的面龐。他的雙手如同骷髏，皮膚有白斑。他的兩個年青的兒子（或孫子）代他陪我們遊覽全村，因為他祇剩下一口氣了。馬克要攝『風俗片』，而這裏並沒有甚麼有名的風俗。祇好找幾隊人來洒水，尤其女人。這些女人雖然經過了挑選，但並不好看。得不到一種共同動作。人家對我們說，女人和男人同時下水是不合禮的，男人應當比女人先下去十分鐘。此時女人還站在岸上，那些男人忽然害羞了，遮掩起來，束起帶子，穿起褲子。馬克給我說：他們將在入水之時脫衣，他以為這些衣服頂在頭上，不給水淋濕，是很好頑的。但羞恥心力量最大，那些男人寧願讓衣服淋濕了，在太陽底下衣服本容易乾的。如果強要他們脫衣，則他們寧願不幹而走。在棕櫚樹下賭氣。馬克生氣，而這不是無故的。女人洒水。她們也祇肯穿了衣服下水去。她們而且要求，除了我們以外，一切男人，一切旁觀者，都走開，走到遠處去。這一切，爲了他們裝腔作勢之故，做得很不像樣的。中午到了。太陽曬人。我們上了捕鯨船，但恰是逆風。沒有槳，祇有篙，加上此地水是深的，一篙不能到底。我們走不動。最後決定沿岸走，這樣走到波爾，回『杜塞士號』船上吃中飯，那時已經下午二時了。另一隻捕鯨船，到另一個島上『採木』去了。還未回來。我們非明天不能走。

昨天我又出去了，傍晚，肩着我的槍；但我沒有射殺一隻野物。鳥兒如此害怕，使人慚愧不敢開槍。燦爛的晚霞，沙丘雖不甚高，在那上面卻可以俯瞰一個寬大的湖灣，金黃色的落日餘暉映在湖水之內，莊嚴的晴朗，無差異的，不溫柔的。

我們晨五時起錨。天是一種撒哈拉沙漠式的純淨。昨晚又是很冷的，但因沒有風，冷是可以忍受的。

七時左右，我們停泊在一個頗大的鄉村前面，但居民完全逃光了。有些草屋閉得很緊，如同設了防禦工程——表示主人有復回之意。終於發現，一幢草屋背後有個獨眼老太婆蹲着，一身污穢的破衣服。她滔滔不絕地向我們解釋：她沒有跟着大家出走，是因為她太衰弱而且一半殘廢的。此時我們看見，不遠之處，另一幢屋子前面，又有一個老太婆，第一個老太婆說留在這裏正是爲着照料她的。我們輪流問這兩個女人，但她們的話並不符合，我們的問話和她們的答話，阿頓又翻譯得不好。我們問：其他居民走了幾久了？她們則答出村長姓名和沿路須過多少港汊纔能到達其他的人所至之島。這兩個被遺棄的老太婆之多話，令人生厭。她們喋喋不休；她們沒有跟着別人去，也是因爲她們不會泅水；別人去了二十一日了。那個最衰弱的女人，表出這個數目，是用食指在沙上畫了二十一條線。無論人家問她甚麼，她總要做一種計算。用手指頭在沙上畫線。

然後用手板去揩。男人們離鄉去，爲得想辦法去納捐稅，或者爲得逃避捐稅；天曉得。●這些人一定不難完納一種不過分的捐稅，倘若戶口時時調查，倘若每個人不是被迫依照四年前的調查來替三個或四個亡人納稅。

中午又停泊在一個大島邊，頗難上岸，岸上繁生紙草、蘆葦和 *ambach*。我發現水中有許多在游泳的甲蟲，又有一種好看小水藻，使水面微現紅色。這水藻有點像我們的水扁豆，祇有一個葉子，三角形，分裂如同羊齒葉。我們把兩隻捕鯨船首尾相連起來，但還有一片泥沼，必須叫人背我們過去。向島內走了半個鐘頭（總是那樣單調的植物：*minioses*，主要還是那種流白汁的 *bagenmandier*）之後，我們看見了一個鄉村；我們走近去，所有房屋都無人居住。然而我們看見了在一幢屋子前面有一羣人。三個男人看見我們走近來，都逃進荆棘叢中去了。由兩個翻譯——阿頓和一個水手，他有一身強壯的筋肉，面孔很纖細，名叫伊德里薩，我們則喊他做「辛八」——底幫助，我們問留下來的五個女人和三個男孩子——談話。馬克照了相，我們則分發五十生丁輔幣給他們，但須得解釋五十生丁是多少錢，因爲他們還不知道。那個同我們說

● 在德湖島上的牧人，若是一島牧地吃完了，便帶着他們的畜羣到一個鄰島去住幾個星期。
譯者按——辛八是「天方夜談」中人物。

話的大孩子，面上表情何等出羣，溫和而高貴，馬克叫人問他是不是村長底兒子；但不是他的父親是一個簡單的種田人，和本村所有的人一同出門去了。這三個孩子，起初是很害怕的，慢慢纔磨熟了。他們對我們說：有些大人被派三十甚至五十佛郎捐稅，他們自己則派了七個佛郎，雖然兩個小的還不滿十三歲。他們獻給我們以那凝凍在通心草編的盤內的奶，他們非常驚訝，差不多是很感動的，當我給他們每人一張五佛郎票時候，她們說，四天以前，他們又受了區長凱雅拉·可拉彌派來的人虐待過，這些人搶去了羊，捆了一個人，打了他。

（這三十或三十五佛郎捐稅，歸一個大繳納的，也許是連他應繳的牲畜稅在內，——每隻牛應納一個佛郎。）

記了幾條關於在尼哲里亞買牛應納稅項問題（必須走二十日左右路程到馬荷去納稅），以及政府徵發牲畜祇付本價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我們繼續在諸島之間航行。各島是相似的，我不明白船長如何去識認。現時我們可以完全擦縱這隻船牠已經卸了貨（無線電材料，酒，麵粉，各種糧食，運到發達和發耶去的。）我們也不忙，我們就要人家載我們到人多多的島上去。『杜塞士號』又停在紙草和荊棘中間。晚五時，我們走向島中心去。許多牛羊糞，牛糞似乎不是近日的。走了一刻鐘，一個頗大的鄉村，但完全無人。連

一個被遺棄的老弱也沒有還不如我們早晨到的鄉村。但遠處有一羣山羊底白斑點，我們向那裏走去。植物忽然改變了。山羊是在一座頗繁盛的 *Pinnaea* 林子邊緣上吃草。羊羣成了活動的白斑點，在那枝葉交織之中，落日底斜暉射進來。羊羣散開在一個頗大的空間，半陷於林子內。也許有四百或五百隻。牠們都朝一個方向走去，我們也跟着走。果然不久就看見兩幢屋子在深林之中。我開了一槍，射殺一隻品達雞，引起一個老土人走出來，他向我們走來，高舉雙手，跟着一個青年人，很整齊地穿着一件藍衣服，一個女人和兩個很小的孩子。青年人答應領我們經過港汊直到那個島上，零碎鄉村底土人此時正集合在那裏，在區長（恰切點說：區長兒子）周圍他是來收稅的。已經晏了。太陽下山。沒有一絲風；水面是平滑的。我們拋下錨時，夜久已降了。鄉村離此不遠，我們帶着阿頓和伊德里薩——辛八一同去，那個領港走在我們之前，提着一隻馬燈。看哪，區長來了（或至少他的兒子來了，——即人家告他虐待和苛斂的。）他有一個齷齪面孔；鉤鼻子，這在黑臉上特別討人嫌的；輕薄的眼睛，緊縮的嘴唇。過於有禮，差不多是諂諛的。我們不久便同他告別，答應明天再來。這個夜間會面沒有其他目的，祇爲讓地方上的人稍微熟悉一點。尤其是小孩子，我們分發了許多輔幣給他們。在乍德湖一帶地方，小孩子並沒有烏邦季河一帶那種大肚子；但他們的手和腳時常變做奇形怪狀的；手掌宛如海綿，背則遍生鱗片。

回船，吃了飯之後，我們已經準備睡覺了，阿頓來對我們說：剛纔有五個土人來船，要向我們

告狀，船長叫他們明天再來。我們記起了參巴、瓦谷托，想到這夜間密告機會將永遠喪失了，於是趕緊派辛八去追告狀的人回來。然沒，我們在微弱的燈光之下讀書，等待着。（我讀 Mark Ruff herford 和第二浮士德。）過了很久時間，我漸漸愁悶起來，設想辛八一直追到鄉村，雖然找到那五個人，卻洩露了他們的行動，陷害了他們。半點鐘過後，阿頓來說：又有一個人來告狀。這人是從隣近一個島上來的；他看見輪船經過，立刻跳入他的獨木舟趕來，希望能遇到一個白人，可以申訴。他俯下頭來，露出頸背之上很顯著的癩疤。是一處大傷新結成的；脫了衣服，他又露出另一傷痕在兩肩之間。這是區長一個「黨徒」（？）刀刺的傷。他在屋前養了四隻母羊，擠奶餵他的女人和孩子們；那個「黨徒」奪去了他三隻母羊，還要奪去第四隻時，他就出來抗議了，於是那個區長凱雅拉·可拉彌底差人就打他。

不久以後（第一個告狀人剛說完了話）又來了四個土人。一個告凱雅拉·可拉彌竊佔了他八隻母牛，那是他的父親底兄弟死後應遺傳給他的。另一個說他送了凱雅拉·可拉彌二百五十佛郎買村長做，這區長再索取那麼多的錢，他說他家境不好拿不出來，區長便恐嚇要殺他，而且不肯還他當初送的二百五十佛郎。其他兩個，則不堪凱雅拉·可拉彌之虐待，不得不躲到荆棘中去，夜裏纔出來在鄉村近旁找到親戚和朋友送給他們吃的東西。

我描寫不出的，是這些土人眼光底美麗，聲音底悅耳，態度底莊重和姿勢底高貴。同這些黑

人對照起來，白人是何等猥瑣。他們的感謝和告辭時又是何等壯嚴，微帶憂愁和笑意——他們是何等感激對着那個終於肯接受他們的控訴的人。

今天早晨，天一亮，又有告狀人來了，等候我們的恩意。其中一個村長，我們叫他先來說。我從昨晚來的人所得的印象，在這村長身上更加顯著。他的治下一個人陪伴他，當我們請坐時，這人不肯坐卻蹲在地下，在村長底足下，縮在他的袍子中間，如同一隻狗，有時拿頭碰碰村長底膝蓋，表示尊敬，忠誠，但據說也表示親愛。

村長叫我們看這個人背上底癍疤和傷痕。他對我們說起凱雅拉·可拉彌底苛斂，他的村裏的人不堪其暴，逃到隣區去了。法國政府未曾頒布新法令以前，村長不是服從區長命令的，那時一切都好……不，不，他控告的不是法國各級政府。啊，能有更多的白人在此就好！或白人能更知道點下情就好。治理此地的白人，倘能知道可拉彌虐政之四分之一，他們一定能够把此地治理好的。但是可拉彌自己報告他們，或者是那些在可拉彌威壓之下的人報告的。可惜，可拉彌一家人數很多；他死了，他的兒子繼承他，或者他的一個弟弟繼承他，祇有更加糟糕的。我們問這村長，除了可拉彌家族以外還有那個土人可以代替這可惡的區長。於是顯然很謙遜地，毫無虛假，很自然地，他起來自薦。馬克記下他的姓名，也記下了其他告狀者底姓名。這村長個人並沒有甚

慶可申訴的；他是代表本村居民說話。——正當他同我們說話時候，可拉彌自己來了，帶着他的黨，他的衛兵，他的一切侍從。可拉彌來拜我們，同時看看有人來此告他沒有。我們問那村長，害怕可拉彌知道了他剛同我們說的那些話而恨他麼？他擡起頭了，聳聳肩膀，叫翻譯對我們說：他不害怕。

我們很爲難，不知道如何做，纔不至陷害了其他的告狀人。我們想不到甚麼辦法，來嚇嚇可拉彌，來阻止他於我們走後報復那些人。我們決定先接見他，立刻告訴他，我們着急要到他的鄉村照相去。我們匆忙吃了早餐，由那些人護送着走。然而我們在可拉彌背後通知告狀人「中午再來。」

鄉村在沙中。蘆葦築的房屋，相互間距離頗遠。到處是山羊，一大羣一大羣的，大多數是白的。餵奶的羊，足被拴在那剝了皮插於沙中的木樁上。

出了村，我們即同可拉彌告別，不願他送我們至船上，那裏有告狀的人。但不久，好奇心推動他，他又來船上見我們，再告別。——他走了，但留下他的三個衛兵。這三人固執留在岸上，等待我們開船，顯然是奉了命令，記下來見我們的人，去報告可拉彌（這些衛兵正是打人的傢伙）我們叫他們來，問他們有甚麼話說；如沒有話，爲甚麼留在這裏。他們回答說，這是禮節，表示尊敬一位高貴的白人。我告訴他們，我已經記下他們的名字；問他們是否知道新總督上任；對他們說，我急

忙來此，因為我知道這裏發生些『不好的』事情，但一切罪過都要處罰的，他們可以把這話報告他們的區長。他們於是很巧妙地回答說：他們的區長和他們自己全是按照白人長官底命令和指示行事。

（顯然倘若波爾那個班長能幹一點，少忙一點，他便可以監察一切並阻止奇斂。）

還有一羣小孩子，也許是偵探，也須送走。岸上起初約有六十個人，漸漸走光了。我們回到船上，着昨晚和今早四個告狀人。他們求我寫一張字給他們，以防備可拉彌之報復。他肯饒恕他們同我說話的，他們相信，有我寫的一張字就可以阻止人家害他們。我終於留下一封致馬塞爾德可伯的信給他們，用信封封着；如果人家麻煩他們，就寄到福拉彌去。他們顯然感激我替他們做的這一點點事情。其中一個，年紀最大的，抓住我的手，緊緊握着，握了很久。他的眼睛滿含了淚，嘴唇顫動着。這個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感動，使我很難過。他一定也看出我是何等感動的，他的眼光露出感激神氣，親愛神氣。這可憐人是何等悲哀，何等高貴，我願擁抱他在兩臂之內……我們走了。

旅行完結了。我們達到了盡頭。現在已經是回頭走了。我向乍德湖那邊的一切道別，無疑是永別的，不無惋惜。（也許是個機會說說那如此引我到沙漠去的事物。）●我從來未曾感覺比

●也許，但空過了這機會。

此時更好的興致。

靠在一個島旁過夜，在紙草叢中；——有點隱蔽，但這並不能阻止輪船整夜地騷響，鐵鍊聲，捕鯨船衝擊聲，門戶開闔聲，使人完全不能睡覺。

很早起錨，——但接連擱淺了好多次。水沖洗了船後甲板；我們不知道躲在那裏才好，不知道如何保護我們的牀舖和物件。我相信那個勇敢的船長也有點糊塗了；他起初試走一條湖汊，不久證明是走不通的……我們又須轉頭往北走。

最後我們走到流水之上了。起初祇有一叢叢的大蘆葦，地面漸漸高起來。巨大的白蟻穴。

我們沿着左岸走（喀麥隆），岸上忽然繁生樹木，這森林並不很高，但非常茂盛的。大樹之頂，纏繞着葛藤，透不過光線來。這和我們過去所見的都不同。我很願意出甚麼代價，來進入這個神祕的陰影之中，——其實這最簡單沒有了，祇消告訴船長停船，既然說好了我們可以操縱這船。恰好在幾個地方經過，沒有蘆葦，上岸是最容易的。甚麼事情阻止我發這命令呢？害怕攪亂了計劃；害怕甚麼其他的事情；但尤其因為我極端厭惡拿我的慾望壓人，施行權威，發命令。我放過了最好的機會；當最後我去徵求船長意見時，森林離開了，漸走漸闊的一片蘆葦地隔離森林與河岸。船長本要去『採木』的，他說起前面還有一個森林。看哪，這就是我們上了岸。陶士賓的懸

岩，但不很高，我們走着樹根可以爬上去。馬克帶了那個「荷蘭與荷蘭」很好的武器，是阿伯爾·塞華萊借給我們的；我帶了長槍和許多大大小小的子彈。阿頓跟隨我們。這森林可惜比剛纔那個少稠密得多，少陰暗得多了。葛藤更多些或差不多更多些；樹少老些；樹下情景少神祕些。我們在這裏所見的，更使我懊悔我們剛纔沒有登陸。許多不知名的樹；有些很大；其中沒有一株比我們歐洲的樹更高些，但何等有力的分枝，何等寬闊的開展！有些樹生了錯雜的氣根，須在其中鑽過去。許多生刺的籐，且生有可惡的鈎；一種奇異的矮樹，時常是乾枯的，而且脫了葉子，因為此時本是冬季。然而在這荆棘縱橫地面上，人還能行走的，乃是因為有野獸開闢的小徑——多得不可勝數。甚麼野獸呢？檢查一下足跡，再看着留下來的糞。這一堆白如瓷土的是鬣狗糞。那一堆是豪狗糞。那一堆是羚羊糞。那一堆是野豬糞……我們前進如同獵人，差不多是匍匐而行的，神經和筋肉都緊張着。我做開路前鋒，彷彿兇時在辣洛格森林中探險情景；我的夥伴們緊隨着我，因為帶着一枝長槍如此冒險，不是很謹慎的。有時好像在萬牲園中聞着各種獸味。阿頓精於此道。在一個沙地上，指給我們看獅子底足跡，還是新印不久的；我們看見那畜牲在那裏睡過；那個半圓形就是牠的尾巴畫的。但稍遠一點，另一種痕跡一定是豹子留下來的。我們來到一枝枯樹幹底下，那裏有個大洞直通到一個穴口，如此之寬，阿頓能塞半身進去。他進穴去不用說是很謹慎的，因為他開始對我們說：這是豹子窠；果然鼻子嗅着了豹子底氣味。旁邊也有許多種種鳥類

底羽毛，那是豹子食後棄下的。然而我覺得奇怪：『豹子竟有一個窠。但忽然，阿頓叫起來；這不是豹子，這是他不知名的一種動物。他非常興奮。他在地下尋找，終於很得意地拾起一枝大豪豬刺。然而一隻豪豬是不會吃這些鳥類的……再前進一點，我驚起了一隻大鹿，赭色，白斑。然後許多的品達雞，慚愧得很，我沒有一槍打中。我要知道那些是甚麼鳥，我在樹枝下跟了一個時候了。大小如鸚鵡，行動亦如鸚鵡；但樹叢太密不容我開槍。一隻灰色大猴來輕肆地跳躍，然後害怕了，在我們頭上數公尺之處。我們聽到，我們看到高枝在動；一躍，一逃，已經很遠了，轉回頭來看我們，一張灰色小臉，兩顆閃耀的眼睛。有時樹枝散開了；有些林中空地，不久，春天要在其中設下迷魂陣。啊，我願停在這裏，坐下來，在那大蟻穴之旁，那大荊球花樹陰影之下，偷看那些猴子遊戲，長久欣賞着！行獵殺生之念頭，減縮了我的快樂。無疑，自從自然在我周圍重閉合起來這幾分鐘內，我並非不動的。這一切好像我不在旁，而我自己也忘記了在此地，爲的使這奇景祇成爲一種幻覺。啊，說不出的陶醉！很少時候，我如此渴願再生人世的。當我在這不知名的感動中前進時，我忘記了那已經在催促我的『黑影』。牠說：這一切你還可以做的，但這無疑是最後一次。

樹木漸漸稀疏了；野獸開上的小徑也更常見些，不久我們又見到那種草原，與到福阿參波之前幾日所過的相似。

我們回到船上來，祇殺了一隻品達雞。

在那停船之處陶土懸巖中，許多蜂鳥挖的洞，看得見這鳥雙足爬過的痕跡。

日落之前一點鐘停靠在一個很大的鄉村（法屬河岸）——馬尼村——我們又看見了那些小孩子，去時我們同他們廝熟了。蘇丹那個驕傲而無笑容的傢伙，竟不層出來見我們，無疑他因我們對待下人和氣，便認為我們是不重要的人物。但他的年青兒子來在我身邊，坐在我的膝蓋上，在我從船上搬來的靠背椅中——而且表示一種親愛足以抵償他的父親底傲慢。

我不記得日子。作算次日罷。黎明動身。完全純淨的天。冷。這幾天早晨我都是五時半左右起牀，到九時半或十時都還穿着三條褲子，其中兩條是毛線織的。

我們昨天打下的品達雞，肉味極好。我毫不厭倦看沙洲上那些大鱷魚，船過時，懶洋洋地起來，有些在沙上走直至水邊，有些則四足立着，很像洪水前的動物或博物館底標本。

一隻小獨木舟，兩人坐着，趕上我們的船。我沒有看見牠近來；但我們的船停了一會；一個土人走上甲板來，很尊嚴的，雖然穿一件破爛衣服。他攜來四隻雞，是昨日的蘇丹送來的，還有蘇丹道歉的話。他說昨晚就來尋我們了，那時我們正在鄉村散步。蘇丹昨晚已經送了這幾隻雞，但如此之晏，阿頓（很巧妙地）拒絕喚醒我們。「總督睡了。」這一切在蘇丹方面不是很有禮的，我

相信阿頓底拒絕幸而很使得他慚愧，因此立刻派了這個使者趕我們，這是前任村長，他從陸路趕來，橫過一個河灣，趕上了「杜塞士號」爲了賠禮。我們表示尊嚴和寬大；而我潛心去讀第二浮士德。

六時左右停了船去「採木。」我們上岸去（屬喀麥隆）還是很差異的國土。樹林（時常有很好的樹）和乾草地相交替。很多野獸到處開闢了彎曲小徑，我們不難沿着走。天氣好極了。我們起初沿着河岸走，我居然射中了一隻野鴨和一隻品達雞。然後我們同昨日一樣鑽入樹林子去。我們趕起了一隻大野豬，牠隱藏在一個人不能入的低枝叢中，樹枝傾垂於外似泥沼，而其實是一片堅硬陶土面的地方。我們追趕牠一個時候，結果沒有趕上。但我們給一小羣 *antelope* 分心去了。總而言之，我們無所得而回（除了初時射殺的幾隻鳥）——但很歡喜的。我將不會忘記了那株雙幹樹，一種荊球花樹，枝條很低，非常開展，以其黑影子遮蔽一大片無樹之地，以外還有許多其他更小的荊球花樹成一個圓形圍着牠，好像衆子孫拱衛着一個家長。這株大樹比法國任何橡樹都更壯大些，就在那上面有一羣猴子跳躍着，我們走近來，牠們都逃了。全樹纏滿了那種奇異的攀緣植物，葉籐肥大，好像一種仙人掌，籐條向各方面伸出去，一般粗大，如同幾條蛇在樹枝之間盤旋，在樹梢上織成網，然後從各方面垂下來，如同一條織氈底流蘇。

沙洲上鱷魚之多令人難以相信。扁平的，貼在地上，污泥和臭蟲底顏色，一點不動，好像是泥土塑的。一響槍聲，全體都溜走了，如同搭鐵一般流入河水中去了。

回到古爾灰。我們到時已經是黑夜。蘇丹仍來拜我們，但我們對他說，明天再去回拜他。入夜時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不舒適。天並不太熱，差不多是涼爽的；然而我窒息着。這是一種煩悶，非服藥安眠不能消除。我第一次試嘗 *sonneri*（『滑石和澱粉』馬克看見仿單上說，）這藥不久就發生效力了。但捕鯨船拿牠的布篷衝擊我的蚊帳，恰巧在我耳朵近旁。這是一種不停的小騷響，不堪忍受。我起來三次，將牀搬移至聽不見這聲響的地方。天未明以前好久，嘈雜底鳥聲把我吵醒了；我辨別得出品達雞底叫喚和野鴨底高呼。就在我們近旁。我終於忍不住了；我摸索着穿了衣服。阿頓也是給這嘈雜的鳥聲喚醒的，他來拿長槍和子彈。我們兩人偷偷出去。開了三槍射殺五隻野鴨。最後一槍差不多是向暗中開的，我十分驚訝，看見一隻野鴨倒地，三隻小鴨仍留在那裏。第二隻鴨走了一點路死於河中；其他的飛開了，——而我看見了這非常的情景：一隻鴨飛走又飛回來了，到牠的死友身邊，在水上，起初遠一點，害怕，然後漸划漸近來，不管我再開的槍，這槍沒有打中。又開一槍，纔把牠嚇走了；很不情願地，因為牠又回來，在牠的死友近旁盤旋着——這次，直待獨木舟去尋死鴨時纔把牠確定地趕走。馬克也來了，我把長槍交給他，他還射殺

了四隻，在日出之前。

回來洗臉，吃早餐；但蘇丹已經攜帶他的侍從來了。我們放下布蓬，爲的換衣服，穿得漂亮些。一個白人（不純白，因爲這是一個馬丁尼格人）來了。這是洛貝醫院預防科派來的約翰·巴卜雷斯特。他對我們說，他到這裏來，每天差不多打了六百針。此地遭受腦睡病底大事。

我們又進這城去；上次去時在夜裏，我們覺得牠如此奇異。今天在白日之下，牠仍不減其奇異，我們對於牠的觀念可見是不錯的。古爾灰是十分神奇的。蘇丹引我們直至他的住所。一重重小而低的廳房，硬土築的；進去時須經過許多轉彎曲折的過道。經過一些院子——這一切都是很小的。但時常有方法表現得闊大，如同很原始的住屋。牆非常之厚。這更使人想起了奧維陀和求細地方愛脫魯斯克入底墳墓。我們在其中每轉一個灣，或到一個院子，則另一端就有婦孺狂奔，躲到更深祕的地方去。很像拉福格的沙樂美。一些大級梯子逸到屋頂陽臺上去。參觀過後，馬克從椅子上去攝影片。一個時候，蘇丹曾讓我們在一個小廳之內坐，開了摺椅，燒了火接待我們；他自己進去換了大禮袍。他再出來華麗得很；然而是很樸實的，快樂的，露出小孩子般的笑容。他留下一個叔叔（已故蘇丹弟弟）和他的兒子陪我們，——一個壯健的青年，謹慎而靚，同姑娘一樣。這兩人都穿得很好。蘇丹公子特別着一條大綢褲，灰色，繡了藍花（據說是從特

里普里丹來的。這兩人戴着通心草編的小帽，帽上繡了各種顏色的毛線。彬彬有禮而又和悅可愛。

我們中午開船走。

三時左右停靠在另一個喀麥薩鄉村。

我們近來時發生大紛擾。男女小孩子四散奔逃，躲藏起來，如同野獸。我們捉了幾個，用來馴服其他的人。不久全村都給我們征服過來了。這些小孩子之中有幾個是很可愛的，他們不久便掛在我們的臂膀上，用一種柔情依附我們；但我們走近船時，他們趕緊辭別而去，因為他們還害怕全被我們拉到船上去。

我們表示要近一點看看鱷魚。人家拴了一隻獨木舟在「杜塞士號」船尾，兩個此村的人坐在那上面。四時左右停靠在法屬河岸。我們趕緊坐上獨木舟，橫過寬闊的沙里河到對面一片大沙灘上去。但來得太遲了，看不到鱷魚。我們於是乎同阿頓和兩個船夫鑽入荆棘叢中去。我們沒有走三百公尺，馬克就殺了一隻白斑大鹿。再走一百公尺，我們看見一個大洞。照土人描寫的語看來，住在其中的動物，大約是「食蟻獸」。但現在食蟻獸讓給另一種大動物了，我們看見

●不是這是一種「地豬」。

牠的嘴在洞之深處。在我的位置看不見，但馬克看見了，向牠描準；槍開不響。野豬——因為這是一隻野豬——跳出洞外，跟着另外兩隻很大的豬，還有一羣小豬。這一切都從我們腿間竄過；我不明白我們爲甚麼沒有一人被撞倒的。第二槍射中了三隻大豬中的一隻，阿頓笑得站不起來，因爲一個船夫嚇得要往後退，腳絆着樹樁在地下打滾。又因爲一隻野豬直向我衝來，直到離我不及二公尺之處，——我未曾有一時覺得危險。至少我要說，我顯然看出那畜牲是想逃，而不想攻擊人。然而我等著讓牠撞倒的，因爲牠身軀壯大，比剛纔馬克殺的那隻還大些；但在最後瞬間，牠跳到旁邊去了。我們繼續行獵，非常興奮，但祇獵得一隻品達雞。很清楚聽到獅吼；土人說此地有很多獅子。這一隻一定離我們不遠。太陽下山了，開始黑了。我們不得已回頭走。地上獸跡和獸糞之多，超出人所能信的程度。有些看是纔留下不久的，有野豬的，有各種羚羊的，有猛獸的，有猴子的。然而我們不願拋棄了那獵獲物，我們撇下在遠處，且留了一個人守着，免爲鬣狗或豪狗受用去。那野豬非常之重，四足兩兩綁着，兩個船夫用一根長樹枝來擡，費了好多氣力纔擡到獨木舟上。阿頓把那隻大鹿背在兩肩之上，牠同阿頓一般重。至於野豬，則應有貝洛底重量。

坐獨木舟回船；黑夜渡過河，衝着水，接近水，很可疑的均衡。

回到福拉彌。這次到波爾的旅行，一共費了十一日。

我們的僕歐自從跟我們到這荆棘地來，天天都有肉吃。烏特曼說：「我們是快活的，當我們吃得好時候，因為吃得好就不思想。」我們問他：「思想甚麼？」他便轉了話頭，說他的夥伴：「阿頓，如果吃得不好，他就想阿伯舍地方，想他的母親。如果吃得好，甚麼都不想。」

法國郵件來，但沒有信。

我從笑報上錄下這段笑話，但插圖畫得很不高明。

「看哪，孩子，我早同你說了：你若不喝酒，就可昇班長。」

「不錯，回營長的話，但我喝了酒，我自以為是團長哩！」

丁地基忙着捉蜚蟥，雙腳捉得滿滿地，拿來咀嚼，如同發狂。

研究了地基底倫理學和美學。牠的動作，自衛，避藏底特殊樣式。每個動物都曉得實行自己的樣式，否則以為必無幸的。

在福拉彌二月十六日

昨天，阿頓靜靜地睡在一家土人屋子裏。兩個白人來了；一個排長和一個班長。他們來要一

●我想這是白蟻成蟲，生了翅的。

個女人，他們以爲人家藏匿起來，或不肯交出。阿頓起初不做聲，裝做睡着了，但看見這兩個下級軍官點火在乾草上繞屋時，就出來干涉了。——「這個醜態黑鬼多管閒事。你放一個屁，就把你關進牢內去。」——「不錯，」阿頓說，「你放火燒人家房子，而我去坐牢。」那個排長立刻捉了他，重重打他一鞭，今天早晨他背上還留着鞭痕。放的火引了好多人來，其中有查拉，檢察官女人，和阿爾發，可伯底僕歐，——他懇求阿頓不要抗辯。

今晚我聽說這事還有下文。一篇長報告呈給可伯，裏面本地行政官堅決要求軍事機關加以制裁。

一批定貨，買無線電機件的，一九二三年定的以爲一九二四年公務之用——至今尙未寄到，我們動身時在福拉彌也未會聽說要到的消息……這類遲到，據說是由於手續複雜。凡殖民地政府定貨應當先集中於殖民部之手，由一個特別局經營，其中有專門人員負責去同廠家交涉。這類人員腳未曾踏過殖民地，卻注意，即隨他們特殊的估計，修改那些定貨單，毫不注意特殊的需要。●

拜訪別谷，談了很久。他是獸醫，一個可注意的人。他告訴我，我在卡諾森林中屢次放過的紅蝴蝶，是特別希罕，特別有人要的。我何等懊悔！我相信，我見過的（五六次）紅蝴蝶，有兩種或至少有兩個頗不相同的變種。不很大，極好看的鉛丹紅色，有點深暗。

我們將於二日後動身。

在普斯定雇了八十名伙子，我們將坐「烏庵那那公司」底捕鯨船到普斯去。

爲要好好分配重量並檢查一下行李，馬克開了所有的箱子。我們發現從布拉薩城運來的十二箱麵粉（每箱十公斤）中，沒有一箱不給打包的釘鑿了孔的。這些白鐵箱子本來小心密封着的，但有了鑿孔，蛀蟲就進去了；濕氣也損壞了一部分麵粉。●

●在路上，我們還看見更駭人的事實。某行政官（我不舉其名，怕害了他）收到三十二個手車輪子，但不能得軸和螺絲來裝這些輪子。另一個行政官（一個重要衙門的行政官）收到五十個門窗機關，但沒有金屬把手來裝這些機關；他報告上去，後來他又收到一批貨，仍舊是機關而沒有把手。第三個行政官收到一個可以拆的保險櫃，但人家忘記了寄螺絲給他裝這拆散的櫃子。

●再沒有比這種疏忽和敷衍更令我氣憤了，若在戰時，這將轉勝爲敗的，以爲靠得住的事情，反出了毛病。這種疏忽，普通是有擔腰的人做的，被害者無可奈何他們。倘若我是在撒哈拉沙漠中央發現了我從布拉薩城帶來的麵粉

不能用，則我祇好在破箱子之前挨餓了。但蜜麵粉給我，又替我打包的那位老板，仍然得了貨價。其餘的事情，他不管。後來的人仍舊照顧他的生意，仍舊管了同樣的滋味，然而他發財了。

由於打包不夠，從法國寄來的物件，到這裏有四分之三破爛了，損壞了。

二月二十日

我們坐三隻捕鯨船福拉彌。這是踏上歸途了。從此我們一天比一天更加接近維爾城。

附錄

感謝卜燕·培里斯勒先生給我如下指示：

佔領了乍德區之後，軍人除了軍需處發的糧食之外，每月祇能預支四十至五十佛郎薪餉。這個辦法可以避免銀子底輸運——這在那時是很困難的——可以強迫軍人節省消費——他們回國時在布拉薩城支領全薪——但也就迫得他們不付土人以土產品真實的價錢。

起初，這些物品並沒有用銀子規定的行市，甚至全沒有行市，但還沒有甚麼大弊端，大弊端開始於那個時候，此時商業利得已經確實可靠了，進口貨品已經在乍德區市場上出賣了，船來品之取得已經不僅限於土人頭目了。甚者在戰前，在佛郎跌價以前，便已沒有甚麼共同標準，施行進口貨和土產品之間——土人消費者必須購買或願意購買進口貨，同時又必須依照別人所定的價錢出賣其土地上或手藝上的產品。於此就有弊端。「食便宜」本是法國人最牢固的習慣，他們既然有權力自定價錢尤其要堅守這個習慣。從一九一八年舶來品不斷漲價時候起

直至一九二六年爲止，沒有一個人存了這個念頭（卽有也視如不快意之思想而拋棄之）認爲付予土人之價錢應當增加。在福拉彌一帶，土產品底價錢差不多同十年前一樣的，牛一隻二十五至五十佛郎，羊一隻一佛郎半至二佛郎半，零賣的肉一公斤二十至二十五生丁，蛋一隻或兩隻五生丁，雞一隻二十五生丁至五十生丁，黍一公斤五生丁，牛乳一公升十生丁，花生油和牛油一公升七十生丁。——此時，在歐洲人看來生活顯然是太便宜了，但非生產者的土人，必須在市場買糧食的，也覺得謀生不難。上面的比較是以土產品爲限的。但佛郎跌價之後，不公平之事就愈來愈甚了。一九二五年底，拿銷行最多的舶來品來說，每碼棉布值十佛郎，而在一九一八年至多祇值七十五生丁。其他舶來品也是依此種比例漲價。

有利害關係的歐洲人要維持着很低的土產品價錢，感謝他們，土人纔能過便宜的生活，主要的食糧，黍，每公斤賣五生丁，每公擔賣四佛郎，比本價低得多。生產者是受了損失的，土人消費者則享受了歐洲人任意規定價錢之利益；歐洲人首先想到如何過便宜的生活，而這個念頭阻礙了一切推理如同阻礙了一切公平。

一九二五年底，發生了一個新因素使得問題更加複雜起來。黍到處歉收，好多地帶完全無收。十二月間，有幾噸黍到福拉彌市場來，奉政府命令不得以降低於喀麥隆市之價出賣，於是福拉彌全無黍賣了，——直至正式公布「貿易絕對自由」之日起，纔又有黍出現於福拉彌市。

場之上。每個市場都有黍出賣，分量也是够居民之用，但價漲得很快，終於停止在每公斤一佛郎半價錢至幾個月長久。土人底生活指數忽然從一倍增到二十倍，如果不是更多的話。在此時期以前，歐洲人食用的土產，在福拉彌已經微微漲了價，在鄉下還是同一九一八年一樣。在福拉彌，當黍價高漲時，雞一隻賣七十五生丁至一佛郎，肉一公斤賣一佛郎，蛋一個賣十生丁。對於歐洲人，比起一九一八年，生活平均貴了百分之一五〇，對於土人，以銀錢計算則黍一項貴了二十倍，至於舶來品到貴了百分之一五〇。換一句話說，一九一八年，祇消三隻雞就可換得二十公斤黍或一碼以上的花布；一九二六年初，則須賣出三或四隻雞纔能得到兩公斤黍，須用十隻雞纔能換得一碼棉布。還可以從其他方面來證明，但結果是一樣的，是頗撲不破的。

馬塞爾德可伯總督到任，防止了一種災禍，因為地方政府正起意要徵收黍稅，——這念頭是很簡單的，又是不能實行的。這種辦法如果實行，所有市場都立刻不是黍底踪影了；即使鄉村有人囤積也須用武力去徵發。但既然沒有人囤積，這個辦法就是沒有實際效果的，他方面還要造出麻煩禁止土商往喀麥隆和尼西里亞去販賣。因為貿易自由產生了許多商販，可以說，正為有這些商販，福拉彌一帶纔沒有大饑荒發生。他們拿五佛郎銀幣去販黍，因各地銀佛郎兌價不同（十個五佛郎銀幣可換二十至三十紙佛郎），他們每公斤黍約須付一個紙佛郎。除本錢以外，還有獨木舟運費，牛運費，人運費，途中意外消費，到福拉彌市場上來，每公斤賣一佛郎半是不

算多的。

可見，土產品對於歐洲人之漲價是絕對必然的，即非可伯先生做總督也不能反對，除非他違反了公平。這裏可以指出，土人一般並未濫用他們新得的自由。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公斤牛肉或羊肉在福拉彌賣二佛郎，一個蛋賣二十五生丁，一隻雞賣二佛郎半至四佛郎，牛油和花生油一公升五至五六佛，牛乳一公升半佛郎。平均一般增加，以一九一八年價格做標準計算，約為百分之六〇〇或七〇〇——這是無足為怪的，倘使顧念到這一事實，即是在一九一八年，價錢是政府規定的，並未徵求生產者同意，而官價和市價之間頗有差別。

因貿易自由而起的普遍怨望，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薪俸沒有照此比例增加。這是實在的，但此種不平等，法國本國也有（除了公務員，那是政府要賣好的，以為選舉目的，譬如小學教師。）殖民地頭等行政官，未婚的，一九一七年時在巴黎可支領八千佛郎，如今則可支領二萬四千六百佛郎。政府給底下辦事人錢少，——永遠是這樣的，因為辦事的人太多，——他們自然抵抗不住誘惑，到了權在手，就不肯慷慨付予土人物價。

還可以說一點有利於乍德區貿易自由的，即是在我們的一切領地之內，這種自由乃是代替另一種自由而起的——以前歐洲人「自由地」規定他們要買的物價。他處，貿易自由是一步一步實行的；在乍德區則因環境需要——歉收，必須讓土人能有資源購買高價的，黍——必

須用某種強暴手段。這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好的；人們迅速習慣於新的制度。惟有根據個人利益和不顧一切公理纔能庇護這種制度。

唯一缺點，就是土人在他們的鄉村，他們的駐地，他們日常生活底瑣細習慣之外，便要失卻規準和判斷。他們自古以來習慣於受頭目專制統治，一旦得到自由，可以在商業領域上和白人平等交易，將徬徨無措了。爲了保護土人生產者，也許是利於替他們規定適宜的物價，列成價目單，隨時可以修改，而強迫他們照此物價出賣。

在黑人國土，尤其在信奉了回教的部分，權威，若是與公平相輔而行，則比那種最好的手段都還好些，這種手段在土人看來，以爲是含有一部分懦弱，以爲是一種放棄權利，權威尤其是必要的，當這幾年來白人在乍德區之聲望特別低落，——尤其在下沙里地方，我們的統治不過是名義上統治罷了，我們若非立即恢復一種已爲頭目及其屬民所漸次遺忘的威權，則我們將很快走到無政府狀態和一些不快意的事變。固然應當關心於土人，愛他們，但他們若是覺到了統治他們的人底懦弱（太明顯的好意，常會被他們視爲缺乏魄力），則他們心目中不久就不認此人爲他們的統治者了。

我正要出版這本書時候，某人送了一期巴黎雜誌（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給我，其中蘇代先生看得起我，抗議我寫的幾行字，即這本遊記第五章末了那一段。

無需要回答。但讀者也許忘記了我暗示的那幾句話；請蘇代先生允許我把他當初寫的那段話轉錄於下罷。

「……你迷戀於布里壇尼季麼？固然此書做得很好，寫得很好，但乃是用泰因竭力排斥的那種宣演式和學院式的文筆寫的。而感情也是粗淺的。那綺士那段膾炙人口的臺辭，轉移奈龍意向的，根本上好像一個妻子激怒她的丈夫去反對她的婆婆所說的話：「她在你背後嘲笑你，她自誇能牽着你的鼻子走」……這並不是巫士……這部悲劇，我覺得遠遜於哥乃依諸歷史悲戲，遠遜於齊那，甚至遠遜於尼哥默德。辣辛首先是寫愛聖手，他的傑作乃是安德洛馬格，巴札傑特，費德爾。他有一種詩才，甚至例外地發揮於阿塔莉之中，在宗教熱情影響底下。但在布里壇尼季之中，既沒有詩情又沒有思想。」

行 旅 果 岡

一筆隨途旅一

角 二 元 一 價 實

原 著 者 安 得 烈 紀 德

譯 者 綺 紋

發 行 所 長 風 書 店
上海九江路210號405室

分 發 行 所 長 風 書 店 昆 明 分 店
昆明武成路保和巷七號

代 售 處 光 明 書 店
上海四馬路

正 風 書 店
上海極司非而路百樂市場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版 初 月 五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 有 所 權 版 ▶

7
7 26 24

